

周禮正義

詒澤題

九

周禮正義卷五十八

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

周禮備也則開鑿之川澤之阻則橋梁之

疏

掌九州之圖者即大司徒職所謂天下土地之圖此官掌案圖以攷其險要形勢及道路遠近云九州者西河險達道路之事及要服而止九州以外不必徧及也九州詳職方氏疏云

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者必說文圖部云阻險也國野險阻有守禦者及道路所通皆致圖以知之管子地員篇云凡兵主者必先審知地圖轅之險濫車之水名山通谷經川陵

陸已阜之所在草林木蒲葦之所茂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廢邑困地之地必盡知之地形之出入相錯者盡職之然後可以行軍襲邑卒錯知先後不失地利此地圖之常也注云

周禮備也者司會注同云達道路者山林之阻則開鑿之者賈疏云謂若馬鑿諸門之類云河澤之阻則橋梁之者說文木部云梁水橋也合方氏注云津梁相濶不得陷絕是也賈疏云謂若十

月車梁成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為阻固皆有守禁而達其道路五溝遂溝洫治之類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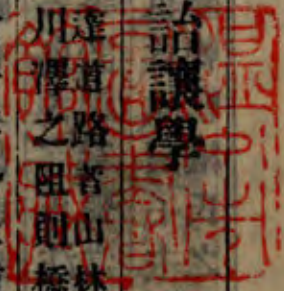
涂道路也樹之疏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為阻固者說文言部云設施也惠士奇云林作藩藩也管子度地篇曰水之出於山流於海曰經水水別為他水曰枝水山之溝一

有水一無水者曰谷水水之出於溝流入大水及海者曰川水出地而不流者曰淵水此五水考因其利而注之因而阨之乃迂其道而遠之以勢行之是為司險所設之五溝其設之法先具

備水之器簡雷板築土車兩蓋於里中以事之已其作之也以事未起大為堤小為防地不冬少

草者必為之蓄夾水四道禾稼不傷歲增之樹以刺棘以固其地雜之以柏楊以備決水民得其健是為流蓄令其地之民守之往往而為界司險職所謂樹之林以為阻固其大略如此注

瑞安孫詒讓學



02617

云五溝... 上有... 林以... 注谷... 也又... 徐總... 人之... 賈所... 治之... 術有... 固疏... 也疏... 也疏... 故凡... 子王... 大札... 高注... 也

掌疆

侯人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以設候人

之詩云... 傳明其... 人各... 士二... 格除... 遂假... 館章... 不居... 館以... 內以... 內為... 也賈... 禮受... 之官... 傳曰... 人出...

又文部云象服也經典借降為象言出師征討圍其城邑有自服下者則就而受之引春秋傳曰齊人降鄆者莊三十年經文殺梁慶云降猶下也鄭紀之遺邑也引之證降圍邑之事

挈壺氏掌挈壺以令軍井挈轡以令舍挈春以令糧鄭司農云挈壺以令軍井謂為軍穿

望見知此下有井壺所以盛飲故以壺表井挈轡以令舍亦縣轡於所當舍止之處使軍望見知當舍止於此轡所以駕舍故以轡表舍挈春以令糧亦縣春於所當稟假之處令軍望見知當稟

假于此下也春所以盛糧之器故以春表稟軍中人多車騎雜**疏**挈壺以令軍井挈轡以令

會謹駕號令不能相聞故各以其物為表省煩趨疾于事便也**疏**挈壺以令軍井挈轡以令

在軍憲令之事此官掌轡在軍或縣挈器物以布舍故并使掌之財練子戰威篇云夫勤勞之

師將必先已晏不張蓋寒不重衣險必下步軍井而後飲軍食孰而後飲軍學成而後舍然則

令軍井者以資飲令軍糧者以班食令軍舍者以表壺舍也**注**鄭司農云挈壺以令軍井謂為

軍穿井井成挈壺其上令軍士眾皆望見知此下有井者挈轡持也詳彼官疏云壺所以盛

飲故以壺表井者故官注云壺盛水器也盛飲壺水義同云挈轡以令舍亦謂軍井止宿之處與大

處使軍望見知當舍止於此者天官彼官注云舍行所解止之處此舍亦謂軍井止宿之處與大

司馬義引字書云轡馬縶也所以牧車馬也家語執轡篇注云轡繫軾前者釋名釋車云轡

經音義引字書云轡馬縶也所以牧車馬也家語執轡篇注云轡繫軾前者釋名釋車云轡

拂也牽引拂反以制馬也轡所以駕車軍止則車舍不駕故縣轡以表舍止之處也云挈春以令

糧亦縣春于所當稟假之處令軍望見知當稟假于此下也**注**鄭司農云挈春以令糧亦縣春

米部云糧穀也後漢書張禹傳禹上疏求入三歲租稅以助郡國稟假李注云稟給也假貸也軍

士當稟給假貸糧穀故縣春以表儲糧之處也云春所以盛糧之器故以春表稟也者說文由部

云春耕屬蒲器也所以盛糧公羊宣六年何注云春草器若今止所量穀者是也齊人謂之鍾又

左傳宣二年杜注云春以萃案為之屬屬列于黃帝篇云商丘開假糧荷春之子華之門是春為

盛糧之器故以表稟假軍糧之處也云軍中人車騎解會諸器號令不能相聞故各以其物為

表者煩趨疾于事便也者于亦當作於明經挈壺轡春令軍井舍糧各假物以表事所以省號令

之煩也眾疾見也案賈大司馬疏謂周時無輕騎法曲禮前有車騎孔疏亦謂當

是周末時禮若然注云車騎亦據後世法言之周時軍中實止有車徒無騎也**凡軍事縣壺**

以序聚糧凡喪縣壺以代哭者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鄭司農云縣壺以序聚

擊糧兩木相敲行夜時也代亦更也禮未大斂代哭以水守壺者為沃漏也以火守壺者夜則視

刻數也分以日夜者異晝夜漏也漏之箭晝夜共百刻冬夏之閒有長短焉大史立成法有四

八刻凡軍事縣壺以序聚糧者序經例用古字當作殺石經及各本並誤縣壺者以校時刻為

要也要大記謂大夫代哭無縣壺彼據侯國之臣言之天子大夫四命禮視子男豈亦有縣壺故

比國中宿五樓者先鄭云樓謂行夜擊樓野盧氏云若有賓客則守塗地之人聚樓之司農云
擊樓後鄭從之此文與脩閭氏同有行夜者故此不從先鄭宿者自擊之是以官正云夕擊樓而
此之注云行夜以此直宿者先鄭云樓或守者所擊也是亦為行夜者所擊也云代亦更也者亦
上更聚擊樓也廣雅釋詁云代更也云禮記大戴記云要狄人出壺司馬縣之乃官代哭大夫官代哭
不數崩日自五日至七日皆代哭也喪大記云要狄人出壺司馬縣之乃官代哭大夫官代哭
更不也此擊壺氏所掌也屬司馬司馬也未禮記其器士喪禮則小斂云乃代哭鄭注云孝子始有
親喪悲哀憔悴禮坊其以死傷生使之更哭不絕聲而己人君以官尊卑士賤以親疏為之三日
之禮也凡喪未大斂則有代哭也云不絕聲諸侯以上則以漏為代哭之節大斂畢則殯既殯
則朝夕哭無時可以絕聲無代哭也云以水守壺者為沃漏也者漏晷夜下水不息恐其乾涸則
其正也云以火守壺者夜則視刻數也者夕須視刻數以傳五夜故以火守壺為明也云分以日
夜者異晝夜漏也者晝夜漏也云若至則晝夜晝夜晝夜晝夜晝夜晝夜晝夜晝夜晝夜晝夜晝夜晝夜
同須分之故云異晝夜晝夜晝夜晝夜晝夜晝夜晝夜晝夜晝夜晝夜晝夜晝夜晝夜晝夜晝夜晝夜晝夜
營篇云晝夜晝夜晝夜晝夜晝夜晝夜晝夜晝夜晝夜晝夜晝夜晝夜晝夜晝夜晝夜晝夜晝夜晝夜晝夜
案周秦無十二辰加時之法而別分日中至隔中十二時見左傳昭五年杜注則以百刻分晝十
二時其得數同也又漢書哀帝紀建平二年詔漏刻以百二十為度則每時正刻十刻其法尋即
十刻除故鄭仍據百刻為說云冬夏之間有長短焉者賈疏云馬氏云漏凡百刻晝夜各五
不見者晝日長者日見之漏五十五刻於四時最長此與馬義異以其馬云春秋分晝夜五十刻據見者晝日
見之漏四十五刻於四時最長此與馬義異以其馬云春秋分晝夜五十刻據見者晝日

未見日晡後五刻晝五十五刻晝夜四十五刻晝夜四十五刻晝夜四十五刻晝夜四十五刻晝夜四十五刻
五刻晝夜三十五刻晝夜三十五刻晝夜三十五刻晝夜三十五刻晝夜三十五刻晝夜三十五刻晝夜三十五刻
前二刻晝夜為明日入後二刻晝夜為今日入後二刻晝夜為今日入後二刻晝夜為今日入後二刻晝夜為今日入後二刻
史所誤皆云夏至晝六十五刻晝夜三十五刻晝夜三十五刻晝夜三十五刻晝夜三十五刻晝夜三十五刻
減亦如之從秋分至冬至晝漸減初未審知率九日增減一刻和帝時待詔霍融始請改之
減刻數有少多不可通而為率漸減初未審知率九日增減一刻和帝時待詔霍融始請改之
鄭注書緯考靈曜仍云九日增減一刻和帝時待詔霍融始請改之
刻不意馬融為傳已減之矣因馬融所減而未覺誤也又載王肅難鄭云知日見之漏減晝漏五
至夜刻以冬晝短此其所以誤耳案孔所述晝刻數同於乾象惟日長刻數所減過多晝
象麻正同鄭書注晝短日長刻數並與馬異其晝刻數同於乾象惟日長刻數所減過多晝
三刻日出前三刻皆屬晝晝晝晝晝晝晝晝晝晝晝晝晝晝晝晝晝晝晝晝晝晝晝晝晝晝晝晝晝晝晝晝
五刻不見之漏四十五刻晝晝晝晝晝晝晝晝晝晝晝晝晝晝晝晝晝晝晝晝晝晝晝晝晝晝晝晝晝晝晝晝
者並氏以日出之後日出之前損夜晝晝晝晝晝晝晝晝晝晝晝晝晝晝晝晝晝晝晝晝晝晝晝晝晝晝晝晝晝
刻漏者每氣兩箭續漢律志云永元十四年詔曰今官漏以計率分昏明九日增減一刻違失
世實太史待詔在融上言不與天相應今下晝晝晝晝晝晝晝晝晝晝晝晝晝晝晝晝晝晝晝晝晝晝晝晝晝
千四十八箭賈疏云此據漢法而言則以器盛四十八箭箭各百刻以晝晝晝晝晝晝晝晝晝晝晝晝晝晝晝
之水每八箭則為一刻四十八箭則為二十四氣也詩東方未明孔疏云以晝晝晝晝晝晝晝晝晝晝晝晝晝
四氣每箭之周又分為二通率七日強放冬則以火鑿鼎水而拂之而沃之鄭司農云冬
半而易一箭故周而用箭四十八也

故以火炊水沸以沃之謂沃漏也疏注鄭司農云冬水凍漏不下故以火炊水沸以沃之者說文燬部云燬炊
沃之謂沃漏也疏注鄭司農云冬水凍漏不下故以火炊水沸以沃之者說文燬部云燬炊
火燬之事云燬人出木角雍人出鼎鄭波注云木給燬冬漏以火燬鼎沸而後沃之燬此則以
也者說文水部云漢灑灌也沃灑之水左傳傳二十
四年孔疏云沃灑灑水也沃灑亦謂灑水以澆沃漏壺

射人掌國之三孤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其摯二公執璧孤

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禮曰公升即位於席西鄉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

東上士立於西方東面北上大夫射亦疏夫掌治朝之禮司士正朝儀之位並同射人掌以官宰

殺其位與彼二官為官也凡天子三朝其一在路門內謂之燕朝其朝位大夫僕掌之其二在路

門外謂之治朝其朝位射人與宰夫司士人僕共掌之其三在庫門外泉門內謂之外朝其朝位

射人掌公卿大夫其初命見於王則其位如朝儀位而有摯康成謂將射始入見君之位非也

射也金梅云射人掌三公孤卿大夫之朝位故並明其所執之摯不書士者士之朝位與摯司

非常朝也朱大詔云官祭以射人名而射法特職中之一務首但著三公孤卿大夫位與摯之不同

職賈疏云三公特北面者君南面答陽臣之北面答君三公臣中最尊故屈之使北面答君之義

孤東面者西方賓位以孤無職尊而賓客之故在西也卿大夫西面者以其皆不職者在東近

於內臣位尊故屈之其餘諸侯孤卿大夫皆以地道尊右故尊者東面卑者西面於外朝諸侯東面

圭注云公案孔說與崔賈異是也亦詳司士疏云三公執璧者與子男之摯同大宗伯六瑞公執桓

圭之常秩也若有功德加一命為東西二伯與二王之後同大宗伯所謂九命作伯也成王之

初周公為大傅召公為大保三公之職也公羊傳云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

之是又為東西二伯也二公分陝作伯始於武王時金縢言武王克商二年周公禘於三王而秉

圭則三公九命得執圭案金說也通典謂天子三公執璧為臣之屈與子男同非經義也杜預

又云佐王論道理取圓足以璧為飾不必飾以蒲穀今致三公八命者命數加於子三等疑亦執

君之璧杜預無節恐未精云大夫執鴈者舊本並執執字今據唐石經校增注云位將射始入見

於此亦以賓射為說賈疏云士無祭無所擇不得自大射得與君大射故司儀云大射不書射士

也按下文士軒侯之三則士大夫行賓射是謂朝位之法未嘗言射位也下云以射法治射儀乃

同經文明言掌國之三孤卿大夫射位也蓋司士掌之射人唯掌卿大夫故不言士也引燕禮

鄭賈之事耳此說朝位不及士者士賤其朝位也蓋司士掌之射人唯掌卿大夫故不言士也引燕禮

曰公升即位於席西鄉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士立於西方東面北上者于

於儀禮皆作于席注例或當皆作於各本于於並錯出誤賈疏云引燕禮者欲見天子諸侯朝燕

射三者位同之故據禮經補言之明天子大射亦當然也案黃說是也燕禮卿大夫士位木與此

齊與疏若有國事則掌其戒令者此蒙上諸侯在朝而言國事注以為專屬祭祀然亦當廣助

其薦獻者也者李光坡云司士職云凡祭祀掌士之戒令詔相其灋事彼雖掌士而文掌其治

與此同故以此國事當祭事也云戒令告以齊與期者賈疏云齊謂散齊期謂祭日也

達謂諸侯因與王射及助祭而有所治疏達之王王有命又受而下之則與掌復逆者無以異

案盧說近是元說同蓋陸本作逆賈本作達工木不同而治逆於養較長此猶宰夫云殺宰吏

之治以待賓客之命諸臣之復萬民之逆大僕云掌諸侯之復逆此官掌朝位而諸侯在朝有復

逆之事則亦為達之王與大僕為官聯也凡復逆通謂之治詳小宰宰夫疏注云諸侯因與

王射及助祭而有所治受而達之於王王有命又受而下之者明此亦蒙上諸侯在朝為文也賈

疏云如鄭之意則治達之中非直諸侯有治於王王之有治亦下達於諸侯也案依陸本作逆則

鄭以受下正釋逆字先鄭大僕注云逆謂受下奏是也但此治逆並舉則當為復逆之逆其義則

當如小宰注以為通但此亦當廣賅眾事言之鄭唯以射及祭祀為釋說仍未備也

言於經注義亦得通但此亦當廣賅眾事言之鄭唯以射及祭祀為釋說仍未備也

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

二容樂以狸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

士以三耦射豕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射注王射之禮治射儀謂肆之也鄭司

所蔽也九節析羽九重設於長杠也正所射也詩云終日射侯不出正分二侯熊約也豕侯豕者

獸名也獸有豕豕豕虎豕謂三侯者五正三正二正之侯也二侯者王正二正之侯也一侯者二

正而已此皆與賓射於朝之禮也考工梓人職曰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遠國謂諸侯來朝者也

五采之侯即五正之侯也正之言正也射者內志正則能中焉蓋五正之侯中木次白次蒼次黃

文居外三正損玄黃二正去白蒼而畫以朱綠其外之廣皆居侯中參分之一中二尺今家云

四尺曰正二尺曰鵠鵠乃用皮其大如正此說失之矣大射禮豕作干讀如克豕豕獄之豕豕胡

犬也士與士射則以豕皮飾侯下大夫也大夫以上與賓射飾侯以雲氣用采豕如其正九節七

節五節者奏樂以為射節之差言節者容侯道之數也樂記曰明乎其節之志不失其事則功成

而德立疏以射禮治射儀者此明天子以下大射禮樂器數之等差射法即射人之官法射儀即

於義故使射人以射禮選其德行即謂此也大射儀云射人戒諸公卿大夫射鄭彼注亦引此經

是諸侯大射亦以射人掌其儀與天子同云玉以六耦射三侯者王大夫射以諸侯為六耦大司馬

云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大言獲獲得也射講武田之類是以中為獲也三獲皆以一人居之以待獲鄭

言乃大射之禮而士之得大射可見矣案孫說是也士大射亦以其臣為三耦與孤卿大夫同司
 卿大夫引劉昌宗亦讀為雞小宗伯辨儀注云射儀統大射燕射言云治射儀亦謂肆習其禮儀也鄭司農云三
 侯熊虎豹也者熊虎舊本作虎熊今從宋余仁仲本及宋注疏本此據司農云王大夫射則共虎侯
 熊侯豹侯先鄭以此治射儀亦屬大射故據彼皮侯為釋其說最堪後鄭則以此為賓射采侯與
 多依彼文以改此注非也詳彼疏金鷄云此經有犴侯而大射儀有犴五十其為大射甚明司農
 正合王大夫射則其虎侯所蔽也者服不氏云射則黃張侯以旌居乏而待獲又車僕云大射與
 三注云即此三容也鄉射禮之參侯道注云容謂之乏所以為獲者御矢也爾雅釋器云容謂之防
 制從廣七尺以牛半鞣漆之鄉射記云旌各以其物無乾則以白羽與朱羽糝長三仞以鴻雁
 設於長杠也者此謂獲旌也鄉射記云旌各以其物無乾則以白羽與朱羽糝長三仞以鴻雁
 則以翻旌獲白羽與朱羽糝於郊則以旌獲於竟則龍旆大夫各以其物獲士翻旌以獲注云國
 中城中也謂燕射也於郊謂大射也析羽為旌於竟謂與鄰國君射也通帛為旆案依鄉射記則
 諸侯燕射以翻旌獲唯注羽而無帛大射以旌獲蓋用大旆而注羽實射以龍旆獲亦用大旆
 而不注羽天子三射獲旌無文疑當與諸侯同唯易大旆為大常耳先鄭意此經九節七節五節
 皆據旌羽重數而言天子諸侯大射雖以旌獲而大射經諸侯無七節之意且段令九節等是
 正旌經當次於三獲等之下不當繼射樂言之故後鄭不從也云正所射也者二鄭並以正為射
 長以周云先鄭意王三侯五正亦謂虎熊豹三侯之正皆五采詒讓案先鄭說正謂之制較後鄭為
 長詳司農疏但此經五正二正則當為樂節二鄭皆未得其義詩大雅賓之初筵孔疏引賈

遠云正五重賈說正謂與先鄭義異然似亦以五正為射正與賈鄭同李善注引此經說之云以布畫取五
 張大侯制五正語本此經蓋亦釋五正等為射正與賈鄭同李善注引此經說之云以布畫取五
 方正色於大侯之正也亦依後鄭義而微異未審得平子意否引詩云終日射侯不出正者齊
 風猗嗟文以證正為所射物之名也云二侯熊豹也者亦據司農文先鄭不釋孤卿大夫侯者金
 無驅先鄭牽連舉之耳金鷄云卿大夫士同一侯而士必著犴侯之名蓋司農未言士其犴侯恐
 其混同於卿大夫之樂侯故特著之樂侯已見於司農故也一侯者二正而巳此詳見之法也云玄謂
 三侯者五正三正二正之侯也二侯者三正二正之侯也一侯者二正而巳此詳見之法也云玄謂
 禮也者鄭以此為賓射采侯故破先鄭大射皮侯之說而別以五正三正二正之侯釋之小臣注
 云賓射與諸侯來朝者射是也王常朝在路門外之治朝故與諸侯射亦於此互詳大司農疏金
 鷄云司農引司農若字為轉語因此說自確又下文云若王大夫射則以下果是別出大射則上文當有
 賓射之文今但云射法射儀安見必指為賓射乎且賓射惟天子諸侯得有之非大夫士所得有又
 賓射張采侯安有犴侯乎鄭必指為賓射誤矣黃以周云鄭以六耦射三侯為五正三正二正之
 侯下以經云王五正而後鄭則云有三正二正更覺支離案金黃說是也云考王梓人職曰張五采
 安且經云王五正而後鄭則云有三正二正更覺支離案金黃說是也云考王梓人職曰張五采
 之名故引梓人職以證義但經五正三正文承射樂鄭說與經究不合故繼公云鄉射之歌五終
 而鼓五節其三節先大夫與士同姜兆錫孫希旦莊有可蔣載康說並同金鷄云教說視鄭注為長
 諸侯七節三節先大夫與士同姜兆錫孫希旦莊有可蔣載康說並同金鷄云教說視鄭注為長
 但王五節諸侯四節先大夫與士同姜兆錫孫希旦莊有可蔣載康說並同金鷄云教說視鄭注為長
 先以聽諸侯四節先大夫與士同姜兆錫孫希旦莊有可蔣載康說並同金鷄云教說視鄭注為長
 鄉射禮賈疏尊卑樂節雖多少不同四節先以聽皆西節拾將乘矢如此射方與樂節相應尊卑亦
 七節三節先以聽卿大夫士五節一節先以聽皆西節拾將乘矢如此射方與樂節相應尊卑亦

有差然則所謂正者非射之樂乃聽之樂節聽之審欲得其正故謂之正也竊疑經文二正二字當為一字之誤五正三正一正皆降殺以兩尊卑之差等也亦大詔說略同林德云如注疏言正是侯中之物經當連侯言之不應彼於樂以鳴虞之下今曰九節五正七節三正五節二正射之正者經所云正歌備也大射未射之前工歌鹿鳴管新宮及射而奏唯首此諸侯之三正也鄉射未射之前合樂二南及射而奏騶虞此大夫士之二正也推之天子五正蓋升歌一正笙入二正而五正三正合樂四正及射而奏騶虞是為五正然則九節七節五節者天子以下樂節疏數之差而五正三正二正則其用樂多寡之等案金林諸說並從故以正為射樂較鄭為長而義復小聽為正於經說與拾發乘矢之節不相應蓋深中其夫而金說破經文二正為一正又謂射節以先節明射節不得為正樂林說惟七微有未合竊謂此五正三正二正自據射前正樂言之與九節七節五節文不相蒙也天子五正者一金奏二升歌三下管四閒歌五合樂也諸侯大射無閒歌士二正疑當為閒歌合樂鄉射禮止有合樂者或文不具或侯國大夫之禮殺於王制大夫士皆未可定也此經眾說咸是非錯出故具述而辨證之至射義引逸詩云會孫侯氏四正俱舉大戴禮記投壺篇亦同彼詩云侯氏則是諸侯射禮鄭射義注釋為正備四行與此經入于五正諸侯三正非不相涉也云云正之也射言內志正則能中焉者梁義云故射者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鄭彼注亦云正之言正也謂之言也言人正直乃能中也此注訓正為內志正與訓直相成是也大射儀注又云正為題肩鳥名非云畫五正之侯中朱次白次蒼次黃次居外三正損玄黃二正去白蒼而畫以朱綠者皆依聘禮記線藉而言三采者朱白蒼之採人注義亦同惟彼注說五采以黑居外此云玄者玄黑也賈疏云朱以下皆以相剋為次向南為首故先畫朱知三正去玄黃二正朱綠者皆依聘禮記線藉而言三采者朱白蒼二采者朱綠也云云外之廣皆居侯中參分之一者賈疏云此亦約採人云參分其廣而居一焉九步者侯中丈八尺七十步者侯中馬彼據大射之侯若實射之侯亦當參分其廣正居一焉九步者侯中丈八尺七十步者侯中

丈四尺五十步者侯中一丈也云云二尺者謂畫朱者也時齊風猶嗟孔疏云鄭言中二尺是中央之采方二尺以外準其采之多少正之廣狹均布之以至於外畔也又云侯身一丈八尺者正方六尺侯身一丈四尺者正方四尺六寸大半寸侯身一丈者正方三尺三寸少半寸正以綵畫為之其外之廣雖則不同其內皆方二尺金鶚云所謂中二尺者專指九十步五采之侯中二尺朱色其外四色合為四尺案金說與孔不同竊謂鄭以正雖大小不同而中皆二尺蓋據詩疏傳傳二尺曰正之文則似孔說為長若依金說正中二尺專指九十步之侯則七十步之侯中丈四尺正當得四尺六寸大半寸正中當得一尺五寸少半寸正中亦居正三分之一其說亦可通始兩存之云今儒家云四尺曰正二尺曰鵠者詩賓之初筵疏引賈逵云四尺曰正五重鵠居其內而方二尺是也賈逵即釋此五正之義金榜云大射之侯棲皮為鵠外以采畫之以為正天子五重鵠乃用皮其大如正此說失之矣者此駁賈說也梓人注亦云正之方外如鵠蓋鄭以棲皮曰重鵠乃用皮其大如正此說失之矣者此駁賈說也梓人注亦云正之方外如鵠蓋鄭以棲皮曰鵠大射用之畫布曰正賓射用之正鵠各異而大小同不得如賈說正六鵠小實則正鵠本無大射賓射之分而有大小之別司裘先鄭注謂鵠大正小最得其實賈說固非後鄭亦以為得也云本作禮如誤此以周禮正儀禮字也儀禮注曰干讀為紆從周禮易字也案空刻宜讀詩小雅宛篇文毛詩紆作岸釋文引韓詩作紆同此兼按正大射經段說也是也云紆胡犬也者巾車注同云士與士射則以紆皮飾侯下大夫也者大射儀注云紆侯者紆鵠紆飾也然則此紆侯亦當氣以紆皮為鵠鄭止言飾者文不具司裘注謂士無大射天子賓射士又不得與故此云士與士射以紆飾侯又不畫朱綠是下大夫也今故此紆侯即士大射之侯說文矢部說大射之侯云士射鹿豕為田除害也此亦謂士有大射而所射之侯別於鄉射記為說與此經不合疑不足據士有大射詳司裘疏云大夫以上與賓射飾侯以雲氣用采各如其正者梓人五采之侯注云其侯之飾又以五采畫雲氣是也賈疏云鄉射記云凡畫者丹質注云賓射之侯兩畔飾以皮故鄭直言賓射以為飾必先以丹采其地是賓射大夫以上皆畫雲氣其大射之侯兩畔飾以皮故鄭直言賓射

燕射賈鄉射記疏云若實射之侯天子九十步侯朱白蒼黃玄五正者遺畫此五色雲氣於其側
七十步侯朱白蒼三正者遺畫此三色雲氣於其側五十步侯朱白蒼黃玄五正者遺畫此五色雲氣於
其側以爲飾也詒讓案後鄭謂實射燕射大夫以上侯畫雲氣用采各如五正三正二正之數梓
人采侯鄭謂即五正故直言五采畫也云九節七節五節者奏樂以爲射節之差者鄉射禮云司
射命樂正曰請以樂樂于賓賓許司射遂適階閒堂下北面命曰不鼓不釋注云鄉射之鼓五節
射五終所以將八矢一節之閒當拾發四節四拾其一節先以聽也此即卿大夫士五節之樂天
子諸侯節數增多而拾發以四則同賈疏云九節者五節先以聽七節者容侯道之數也者賈疏云謂
節以聽尊者先聽多車者少爲差皆得四節以乘矢拾發云言節者容侯道之數也者賈疏云謂
若九節者侯道九十弓七節者侯道七十弓五節者侯道五十弓也案賈疏司裘注說大射天子
諸侯大夫侯道之數如是白虎通義謂天子射百二十步說與鄭異不足據也詳司裘疏引樂記
曰明乎其節之志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立者賈疏云證侯道遠近亦爲節若王大射則以
也此射義文云樂記者誤也詒讓案此疑是河閒樂記逸十二篇文詳樂師疏若王大射則以
釋步張二侯鄭司農云釋步謂一舉足爲一步於今爲半步玄謂善搏也也行則止而獲度
十弓五節者五十弓之制長六尺大射禮曰大侯九十步參七十步五十步是也三侯者司裘所
共虎侯能侯約侯也列國之君大射亦張三侯數與天子同大侯熊侯也參讀爲穆穆也雜者
約鶴而藥飾疏前射三日張侯設之欲使有事者豫志焉是也金榜云射人先設其侯大射儀注云
下天子大夫疏若王大射則以釋步張三侯其非異侯可知金鶚說同朱大詔云史記大宛傳徐廣
職王與諸侯承上經三侯五正言張三侯其非異侯可知金鶚說同朱大詔云史記大宛傳徐廣
爲大射禮文承上經三侯五正言張三侯其非異侯可知金鶚說同朱大詔云史記大宛傳徐廣
曰若產養狗及也謂及王大射則以釋步張三侯其非異侯可知金鶚說同朱大詔云史記大宛傳徐廣
以若爲轉語故解上經爲實射梓人注亦據此文云若王大射以對上文賓射爲分別之辭非經
之意也注鄭司農云釋步謂一舉足爲一步於今爲半步者小爾雅廣度云陸一舉足也倍陸謂
之步說文垂部云陸半步也讀若陸同陸聲相近先鄭蓋以經云釋步則與步之倍法不同故

以一舉足之陸爲釋爾雅釋宮邢疏引白虎通云人踐三尺法天地人再舉足曰步陰陽通差
三尺爲陸卽一舉足再舉足乃成步是陸於六尺之步爲半先鄭此義與鄉射禮量侯道以弓不
合故後鄭不從黃以周云先鄭意解射量侯道可用常法大射君與射遠之不能至的近之又
見鵠故用釋步法連釋者陸之借字一舉足謂之陸再舉足謂之步而侯中之廣亦各取數於侯道
減半云玄謂連善搏者也行則止而獲度焉其獲是也量侯道之字當以擬爲正作儀者段借
字也此後鄭不從先鄭釋步爲半步而依本字釋之此量侯道之器卽準度野六尺之步也說
文垂部云連伏獸似羆大射儀注亦云連之何物每舉足者止視遠近爲發必中也是以量侯道
取象焉義與此同云侯道者各以弓爲度九節者侯之所取數宜於射器也天子大射侯九十九
節侯五十七弓大夫大射侯七十弓士大射侯五十弓鄭外諸侯大夫十弓參侯七十弓
狩侯五十弓大夫大射侯七十弓士大射侯五十弓鄭外諸侯大夫十弓參侯七十弓
節五節者明侯道與樂節相應也云弓之下制長六尺爲射儀注亦引弓人下制以
證連步六尺與此義同鄭節知必取下氣者小司徒注引司馬法云六尺爲步弓之下制與步相應
故也云大射禮曰大侯九十步七十步五十步是也者引以證上九步外諸侯大夫十弓參侯七十
三侯者司裘所共虎侯熊侯約侯也者上所引大侯參侯千侯並幾外諸侯大夫十弓參侯七十
侯不同故又據司裘明天子三侯之制也侯約侯則止有二侯幾外諸侯大夫十弓參侯七十
謂幾外諸侯也據司裘明天子三侯之制也侯約侯則止有二侯幾外諸侯大夫十弓參侯七十
同亦詳司裘疏云大侯熊侯約侯也者明幾外諸侯不得射儀注義並同說文米部云糗以米和羹也重文
與天子熊侯約侯同云參讀爲糗難也者以下大射儀注義並同說文米部云糗以米和羹也重文
糗古文糗從參案古文糗從參聲故鄭讀從之陸爲以米和羹引申之雖飾亦謂之糗云雜者
豹糗而樂飾下天子大夫者賈疏云以司裘從之陸爲以米和羹引申之雖飾亦謂之糗云雜者
近侯已用軒則大侯不得用虎侯明大侯用幾內諸侯熊侯約侯卿大夫藥侯幾外不得純如天子
兼此二侯乃稱糗約於樂明以豹爲糗以藥爲飾其不純用豹藥者下天子大夫故也王射

則令去侯立于後以矢行告卒令取矢鄭司農云射人主以矢行高下左右告于王也大射禮曰大

射正立于公後以矢行告于公下曰留上曰揚左右曰方杜子春說以矢行告白射事于王

則執矢也杜子春說不與禮經合疑非是也卒令取矢謂射人令當取矢者使取矢也玄謂

射曰司馬命獲者執旌以負也疏王射者亦蒙上射非也但賓射燕射事亦同耳注耦之射賈

云射人主令人去侯所而立於後也者于注例當作於各木並誤下並同服不氏云射則贊張侯

以旌居乏而待獲此人即服不氏及其徒二人分居三侯者未射則負侯將射則令去侯而居乏

也詳服不氏疏立於後謂射人自立於王後云以矢行告于公下曰留上曰揚左右曰方也者

此據大射儀為說也引大射禮曰大射正立于公後以矢行告于公下曰留上曰揚左右曰方也者

也證大射儀及以矢行告之事鄭彼注云若不中使君當而改其度留不至也過去也司射以主

射禮實皆一官也彼為諸侯禮故云告于公王大夫射則射人以矢行告是王未射以前以射事告白王

使王執矢先射以告矢行之事大射儀有明文杜說與彼不合故不從也云杜子春說不與禮經合疑

非是也執矢先射以告矢行之事大射儀有明文杜說與彼不合故不從也云杜子春說不與禮經合疑

又命取矢如初是使其事也彼命取矢者為司馬正而此命取矢者為射人彼取矢者為小臣而此

人令當取矢如初是使其事也彼命取矢者為司馬正而此命取矢者為射人彼取矢者為小臣而此

取矢者為射人故射鳥氏云射則取矢在侯高則以井夾取之皆天子諸侯禮異也云玄謂

命去侯者命侯所射不當獲也即其事也引鄭射曰司馬命獲者執旌以負侯者賈疏云先鄭云射人

主命人才侯所射不當獲也即其事也引鄭射曰司馬命獲者執旌以負侯者賈疏云先鄭云射人

司馬命獲者執旌以負侯者賈疏云先鄭云射人主命人才侯所射不當獲也即其事也引鄭射曰司馬

為之故也案獲者即服不氏之徒詳服不氏疏祭侯則為位祭侯則為位為侯服不受獻之位也

北面拜受爵疏注云祭侯服不負以祭侯者據大射儀文必獻服不者為其負侯也凡

北面拜受爵疏注云祭侯服不負以祭侯者據大射儀文必獻服不者為其負侯也凡

北面拜受爵疏注云祭侯服不負以祭侯者據大射儀文必獻服不者為其負侯也凡

北面拜受爵疏注云祭侯服不負以祭侯者據大射儀文必獻服不者為其負侯也凡

北面拜受爵疏注云祭侯服不負以祭侯者據大射儀文必獻服不者為其負侯也凡

已上乘之知車之政鄭云卒副也有大賓客則作卿大夫從王見諸侯疏有大賓客者賈
 僕云掌王卒車之政鄭云卒副也有大賓客則作卿大夫從王見諸侯疏有大賓客者賈
 言會同則是秋多親遇并春夏受享在廟之時從王見諸侯也案司士疏謂此雖云會同明會
 同與賓客同與此疏說異彼疏為允注云作者選使從王見諸侯者此亦謂作爲使也王還卿
 大夫之賢者從見諸侯以戒大史及大夫介命善其當行者其禮曰諸公奉饗服加疏史及
 備使令此官則作使之戒大史及大夫介命善其當行者其禮曰諸公奉饗服加疏史及
 大夫介者大史亦下大夫特言之者以大史有錫命之事諸大夫則爲介其事不同故也賈疏云
 此謂王有命使三公命諸侯及衣服就館賜之時則射人成大夫及大夫與諸公介注云戒成
 其當行者者大史與大夫非一人考其大當行者則戒之也引親禮曰諸公奉饗服加命書于其
 上升自西階東面大史氏右者親禮載王賜侯氏車服之事禮今文經大史氏右作大史是右鄭
 彼注云言諸公者王同時分命之而使賜侯氏也右讀如周公右王之右是右者始隨入於升東
 面乃居其右古文是鄭氏也此引之者禮大賓客當饗成大夫也賈疏云大史氏右者謂於西階
 東面之時大史在大喪與僕人遷尸作卿大夫掌事比其廬不敬者苛罰之僕人大僕也
 公之右命侯氏也大喪與僕人遷尸作卿大夫掌事比其廬不敬者苛罰之僕人大僕也
 俱掌王之朝位也王崩小斂斂遷尸于室堂朝之象也疏大喪與僕人遷尸者謂王要五
 弓曰扶君卜人卿扶右射人扶左射人以藥以藥舉謂詰問之疏日小斂七日大斂此官與大僕
 同遷尸相與爲官職也詳小宗伯疏云作卿大夫掌事者賈疏云謂王要宜各有職掌論案
 此則左多有后世子之喪與上遷尸雖據王要小異云比其廬不敬者苛罰之者賈疏謂若宮正
 所云親者苛罰之亦即此之事春官世婦云大妻比外內命婦之朝莫哭不敬者苛罰之與此
 也不敬者苛罰之亦即此之事春官世婦云大妻比外內命婦之朝莫哭不敬者苛罰之與此
 事相類蓋世婦比命婦此官比命男內外職掌互相備也賈疏云見大僕掌內朝射人掌正朝掌事是周禮
 人大僕也僕人與射人俱掌王之朝位也者賈疏云見大僕掌內朝射人掌正朝掌事是周禮
 又更無僕人職故知是大僕語讓案大射儀有僕人正僕人師僕人士相王當是大僕又左襄三
 年傳國語魯語晉語並有僕人杜預以爲御僕蓋僕人者通舉官長徒屬之稱大僕與御僕同官

所掌故鄭唯云王也賈疏云始死於北牖下遷尸於南牖下又云小斂於戶內是遷尸於室小斂
 訖遷尸於戶外又遷尸小斂大斂於階大斂訖又遷尸於西階以入棺是遷尸於室也云朝之
 象也者常朝皆在廷此大小斂在堂室雖不在廷以臣見君尸亦有朝象鄭言此者欲見射人與
 大僕遷尸亦因同掌朝位故使爲辦事也引檀弓者證射人與僕人遷尸之事射人下盥木毛本
 有師字案檀弓亦有鄭彼注云扶君謂君疾時也卜當爲僕輩之誤也僕人射人皆平生時贊正
 君服位者君薨以是舉不忍變也彼舉即謂遷尸故彼又云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畢未出戶
 亦是也云詩謂詰問之者黃雅譯詰云何詰問
 也詩何聲近字通互詳宮正及春官世婦疏

服不氏掌養猛獸而教擾之
 習使之馴服王者之教無不服疏人冥氏冥氏捕取生獸以

與此官養之亦相與爲官職也注云猛獸虎豹熊羆之屬者說文犬部云猛犬也引申爲野
 獸健者之稱云接馴也者大宰注義同云教習使之馴服者古有教擾猛獸之術史記五帝本紀
 云黃帝教熊羆貔貅虎列子黃帝篇云周宣王之牧正有役人梁犛者能養野禽獸與牧人牧師養家豎不
 庭之內雖虎狼鷓鴣之類无不柔者柔與馴擾義同彼牧正兼養野禽獸與牧人牧師養家豎不
 同疑即此官及固人之屬云王者之凡祭祀其猛獸謂中膳蓋者獸人冬獻疏凡祭祀其猛
 教無不服者兼釋官名服不之義凡祭祀其猛獸謂中膳蓋者獸人冬獻疏凡祭祀其猛
 固人爲官職也注云謂中膳蓋者謂若膳夫云蓋用百有二十品及庖人六獸共王及后世
 子之膳蓋中有猛獸之內賈疏云上云養猛獸則猛獸皆養之此言祭祀所共據其食者故鄭云
 謂中膳蓋引獸人多獻蓋者證猛獸亦中膳蓋也庖人注說六獸有狼引春秋傳曰熊豕不孰者左
 宣二年傳釋靈公不君宰夫廡熊豕不熟殺之引以證熊豕中膳蓋亦猛獸之一也庖人六獸先
 鄭注有熊釋賓客之事則抗皮鄭司農云謂賓客來朝聘布皮帛者服不氏主舉之抗讀
 文云歸掌也賓客之事則抗皮鄭司農云謂賓客來朝聘布皮帛者服不氏主舉之抗讀

注鄭司農云謂賓客來用馬或布皮者服不氏主舉藏之者觀禮云四享皆束帛加璧唯國
 所實皮則攝之毛在內而東彼注云皮虎豹之皮凡君於臣臣於君拜受幣士受皮者自後右客
 之事也郊特牲云抗讀為亢其辭之亢者賈疏云讀從僖二十八年城濮之戰子犯云昔惠食言
 以亢其辭引之者取亢舉之義也段玉裁讀為為如云讀如今本作讀為誤也此擬其音耳
 不若馬質注用亢禦義也丁云抗從亢聲梓人故抗而射汝大禮作充云云為抗者若聘禮
 曰有司二人舉皮以東者聘禮說受聘賓介私觀事後鄭以此抗皮與射則贊張侯以旌居
 彼舉皮義同賈疏云後鄭引聘禮者增成先鄭義二人者即服不氏也

乏而待獲 贊佐也人射禮曰命量人中車張三侯杜子春云待當為持書亦或疏射則贊張
 射而言與射人為官勝也云以旌居之而待獲者所蔽玄謂待獲待射者中舉旌以獲疏射則贊張
 乏以待獲終則以旌居也云毛獲旌以大夫亦兼有謂旌之屬詳司常疏注云贊佐也者外宗
 注義同引大射禮曰命量人中車張三侯者鄭彼注云巾車於天子宗伯之屬掌裝衣車者亦使
 張侯中類會釗云大射請侯禮射人職曰以是步張三侯是張侯射人掌之蓋諸侯官省故以
 巾車量人同兼攝王朝官備故仍歸射人案曾謂此官射人是也鄭引大射亦證張侯非一官
 耳非必謂天子諸侯禮同也杜子春云待當為持書亦或為持者徐養原云持為字之誤與儀禮
 公食大夫左人待者杜破待為持蓋謂執持獲旌與御僕持髮義同射人三容先鄭注云容者乏
 疏云持獲者所蔽者杜破待為持蓋謂執持獲旌與御僕持髮義同射人三容先鄭注云容者乏
 也待獲者所蔽也先鄭蓋亦不從杜讀詳彼疏云云謂待獲待射者中舉旌以獲者此不從子春
 破待為持也大射儀云司馬命侯者執旌以負侯侯者皆適侯執旌負侯而侯又云司馬
 正命去侯侯皆許諾以當趨直西及之南又謂以商至之聲止授獲者退立于西方獲者與共
 而侯又及乃射獲者坐而獲舉旌以當趨直西及之南又謂以商至之聲止授獲者退立于西方獲者與共

負侯獲者也天子服氏下士一人徒四人掌以旌居之待獲槐羽為旌大侯服不氏負侯徒一
 人居之相代而獲參侯千侯徒負侯居之不相代坐而獲坐言獲也案大射所云獲者即服不之
 徒主唱獲者也王及幾外諸侯大射皆也侯侯各一乏各以獲者一人居之射人所謂三侯三
 獲三容是也依此大射注約之則王大射未射時則服不執旌負侯而立則令其徒一人居熊
 侯而適之其虎侯以旌授其徒而居熊侯之乏其徒三人各以旌居虎侯侯之乏射中則居之
 者各舉旌而唱獲蓋非侯服不負侯射則其徒代而唱獲虎侯侯則先負侯後唱獲即
 以服不徒一人兼之不相代其賓射亦三侯燕射一侯侯制不同負侯待獲事則一也

射鳥氏掌射鳥 鳥氏謂中膳蓋者疏注云鳥氏謂中膳蓋者庖人掌其王及后世子之膳羞內
 品其禽皆使此官射之云鳥氏謂中膳蓋者庖人掌其王及后世子之膳羞內
 云其禽皆使此官射之云鳥氏謂中膳蓋者庖人掌其王及后世子之膳羞內
 之鳥也入人家內要說所賦鳥是也其肉甚美可為羹膳又可為炙案說文肉出尺也疑當作
 肉中炙裁即謂中膳羞也莊子齊物論有鴉炙爾雅釋鳥別有鴉鴉鴉乃小鳥即鴉也與單
 名別祭祀以弓矢為鳥氏賓客會同軍旅亦如之鳥氏善射也疏祭祀以弓矢為鳥氏賓客會同軍旅亦如之
 若別祭祀以弓矢為鳥氏賓客會同軍旅亦如之鳥氏善射也疏祭祀以弓矢為鳥氏賓客會同軍旅亦如之

靖本及明汪道昆本正阮元云釋文作歐按歐从攴說文之古文驅也與受部之歐純不同唐石
 經大課案阮說是也此經歐字凡七見占夢云歐疫此職云歐鳥為方相氏云歐疫歐方良冥氏
 云以靈鼓歐之庶氏云歐靈壺派氏云以炮土之鼓歐之占夢之歐字釋文無音唐石經亦損缺
 無以攴其異同此職及方相氏冥氏庶氏盭派氏諸文釋文並作歐音起俱正十二反則皆古文
 歐字也唐石經並作歐張參五經文字音一曰反與釋文不合殆不足據又案此經歐字並作
 歐馬字又並作歐若大司馬田僕之驅逆大僕小臣之前驅大歐之逐驅之是也此如攝風讓
 祀之例同一字而錯出蓋此經字例與說文不同也云凡賓客會同軍旅亦如之者賈疏云以
 其會同皆有盟詛之禮殺牲之事軍旅亦有斬牲巡陳之事故須歐鳥為

然則此國老即君子者老亦謂卿大夫致仕者也大司樂國子兼有命士之子則此國老當兼合
 元士之老故孔下兼士言之其庶士以下則與庶人同為庶老國老養於國學之東膠庶老則養
 於國學也此國老亦兼三老五更羣老言之故漢書禮儀志劉注引盧植云選三公老者為三老
 卿大夫中之老者為五更是老更即卿大夫之老故鄭注亦謂皆老年更事後仕者也國老之內
 以老更為尤尊王祭義皆云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相而制牲執爵而饋執爵而酌是也羣
 老蓋卿大夫之不為老更以及元士之老雖與老更同處而三老五更則尤非庶老也禮傳云春秋入學坐國老于
 則養於虞庠其尤卑可知而禮漢禮儀志注引月令章句云三老國老也五更庶老也金鶚云羣
 老亦國老庶老不得與三老五更同食至五更則尤非庶老也禮傳云春秋入學坐國老于
 隔前執爵而饋之所以明有孝也國老即三老五更此五更為國老之確證蔡氏以五更為庶
 老非也案金說是也外禮酒正橋人云饗耆老並養地殊禮異而獻鳩助生氣惠宜普及經惟舉國
 政之老與此國老義異但四等之老同時並養雖地殊禮異而獻鳩助生氣惠宜普及經惟舉國
 老者文不具耳其養老之時月令仲秋云養耆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特牲云養孤子秋食
 者老彼並謂秋養老此經養國老以中春者王制云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
 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注云兼用二備除陽也凡飲養陽氣凡食養陰氣陽用春夏陰用秋冬
 疏引熊氏云天子視學之年養老一歲有七謂四時皆養之故鄭注陽用春夏陰用秋冬是四時
 為六又按文王世子云凡大合樂必送養老世子注云凡視學必送養老是禮為七也孔氏又駁熊說云
 或鄭因春而言夏因秋而見冬周冬夏不養也又春合養秋合養是春秋各再養老故為一年七養也去冬夏更
 無養老通季春大合樂有三養老也熊氏以為春秋各再養老故為一年七養也去冬夏更
 五養實可疑黃氏以周云王制周人養老用燕饗食鄭注以為備用養陽春夏養陰秋冬是一歲
 四舉也而羅氏仲春養國老月令仲秋養耆老舉入學禮禮者言鄭注文王世子凡大合樂必送
 養老據大胥文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頌學合聲為言先鄭注大胥亦引月令仲春上丁仲丁以禮
 然大胥春合舞秋合聲本無與養老之事而文王世子大合樂之養老自指羅氏仲春養國老月

合聲天子視學而送養老與鄭注合外又有大合樂之養也保傅盧注云仲春舍菜合舞仲秋班學
 令仲秋養老之月非四時養老外又有大合樂之養也保傅盧注云仲春舍菜合舞仲秋班學
 兩仲月不關季春之事也月令三養老合樂與鄭注合外又有大合樂之養也保傅盧注云仲春舍菜合舞仲秋班學
 孔疏季春大合樂亦養老一歲三養老合樂與鄭注合外又有大合樂之養也保傅盧注云仲春舍菜合舞仲秋班學
 樂為七並非鄭意其實以學禮言止有仲春仲秋兩養老而已案黃說是也熊氏謂春入學釋菜合舞
 老蘇複無理孔氏已駁之矣文王世子云凡大合樂必送養老注云大合樂謂春入學釋菜合舞
 秋頌學合聲於斯時也天子則視學焉遂養老者謂用其明日也是鄭謂一年止有春秋二養老
 之明文與傳春秋入學之文亦正合此中養國老即春入學合舞時之養老月令仲秋養老
 老及郊特牲秋食者老即秋頌學合聲時之養老蓋春養用饗禮秋養用食禮即所謂周兼修三
 代之禮也但月令季春大合樂與中春合舞事相成不必有比月養老之禮二禮經注亦並無季
 春養老之文孔謂一年有三養老尚當刪其一耳其養老有四種及春饗秋食之義詳外禮疏
 注云春鳥鵲始出者若今南郡黃雀之屬者惠棟云御覽郭恭恭志云黃雀肥絕美江夏
 竟陵常給獻大官詒讓案續漢書郡國志江夏與南郡同屬荊州故物產略同云是時鵲化為鳩
 鳩與春鳥變為新宜以養老助生氣者應化為鳩月令仲春令文此獻鳩者以為養老之庶羞
 呂氏春秋仲秋紀高注云禮大羅氏掌獻鳩以養疑傳會此經獻鳩為鳩杖不為典也賈疏
 云此文仲春行羽物案司裘職云仲秋獻良裘王乃行羽物彼注云仲秋鳩化為鷹仲春鷹化為
 鳩順其始殺與其將止而大羽物若然則一年二時行羽物云行
 謂賦賜者司裘先鄭注云行羽物以羽物飛鳥賜祭吏此說與彼同
 掌畜養鳥而阜蕃教擾之 阜猶盛也善蕃息也鳥之可養 疏注云阜猶盛也者大率注
 徒注同云鳥之可養使盛大蕃息者謂鷦鷯之屬者此謂家鳥也鷦鷯即鷦鷯六牲 祀其卵鳥
 之雁附雅釋鳥云舒雁鵝舒鷺郭注云鷺也鷺鷥等並民間常畜養之 祀其卵鳥
 其卵可 疏祭祀共卵鳥者與牧人雞人為官也釋文云卵劉本音卯案劉本蓋傳寫之
 薦之鳥 疏誤注云其卵可薦之鳥者亦謂家鳥鷺鷥雞之屬淮南子本經訓高注云鳥未敢

曰野薦謂薦於宗廟王制庶人春薦非以野王祭祀蓋亦有薦卵之法歲時貢鳥物鵝雁之屬

疏引陸璣疏云漢供御物各隨其時唯鵝冬夏常施之以其美故也案據陸說鵝冬夏常有

四時來也鵝詳射鳥氏疏以其膳獻之鳥鵝及鵝夫庶羞二十豆亦謂之膳是也膳夫膳用

六牲為正饌與此義別膳羞散文亦通對文則異詳膳夫疏注云鵝及鵝駕之屬者亦謂野鳥

也公食大夫禮上大夫庶羞二十加於下大夫以雉兔鵝駕鄭注云駕無母內則載諸膳之目亦

有雉及鵝駕又云鵝羹醞之麥爾雅釋鳥云鵝駕郭注云鵝駕屬又云駕鵝母郭注云也青

州呼鵝母據公食禮內則爾雅及鄭郭諸說鵝駕為二物淮南子時則訓高注云駕鵝也公食禮

賈疏亦據莊子田鼠化為鴽月令作化為鴽謂鴽鴽一物非也

周禮正義卷五十八終

周禮正義卷五十八終

周禮正義卷五十九

夏官司馬下 周禮 鄭氏注 瑞安孫詒讓學

司士掌羣臣之版以治其政令歲登下其損益之數辨其年歲與其貴賤周知邦國

都家縣鄙之數卿大夫士庶子之數損益謂用功過也書版為班鄭司農云班者縣鄙鄉之屬故疏掌羣臣

其政令者謂凡政教戒令施於羣臣者若黜陟計比徵召之事皆是賈疏謂即下損益之數等非

也云歲登下其損益之數者此官掌官吏之數與司民數同司民云歲登下其死生注云下

在任及年齒多少大夫已上貴士已下賤也案賈疏謂年齒兼辨其任之年者亦為或以久奠食

也貴賤謂世秩次凡官吏版籍蓋備記姓名居里壽秩年齒其品式與今官吏書履歷略同云周

知邦國都家縣鄙之數卿大夫士庶子之數者賈疏云邦國謂周之千七百七十三國也都家謂

天子畿內三等采地大都小都家邑是也卿大夫士者即謂朝廷及邦國都家縣鄙之數也王引之云弟二數字

蓋因上下兩數字而衍司士但稱羣臣之數非如大夫司徒辨邦國都家縣鄙之數也王引之云弟二數字

在下不當有數字當以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數用器械之數大夫士庶子之數作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小司

徒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上下兩之字相承為義正與此同賈疏釋之數字明

甚唐石經始誤衍案王校是也朱人謂說同此司上掌羣臣之版云周知邦國都家縣鄙卿大夫
士庶子之數猶司民登民數云辨其國中與其都鄙及其都野也大宰施典于邦國而建其牧以
下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以下施于官府而建其正武以下此羣臣之版蓋無不該而詔王廢
置亦與大宰相贊二官為職事也但大宰施禮官府正武以下此羣臣之版蓋無不該而詔王廢
官亦不著於版其名籍蓋散藏百官府而總著於司長之版亦尊卑之異也朱大宰云邦國之士
庶子掌於宮伯都家之士庶子掌於諸子而馬家司馬都大夫縣鄙之士庶子掌於掌固其凡則總
於司士案朱說是也凡庶子總掌於諸子而馬家司馬都大夫縣鄙之士庶子掌於掌固其凡則總
亦沿鄭宮伯注之誤詳宮伯及敘官疏注云通稱士其未命者則謂之庶子賈謂士庶子分適庶
功過黜陟者也案賈說未咳經云歲登下其損益之數則謂每歲之中凡有功而過者則謂之
信書之不必三年大比也其無功過而以彼遷攝或辭退物故者亦在損益之內注約舉其略耳
云縣鄙都遂之屬者宰夫注云六遂五百家為都五都為縣遂之屬今案經凡言縣鄙者皆當從姜兆
錫說為公邑非六遂之屬也鄭以此職云都家縣鄙都宰夫云都縣鄙都家公邑而不及都遂者
舉外以包內文不具也鄭以縣鄙兼都遂賈疏謂專指六遂內包六鄉並失之詳宰夫疏云故齊
版為班部司農云班書或為版者徐養原云借人應許鄭大夫讀許為判杜子春讀許為版說文
反部版判也儀禮士虞禮記明口以其班稱今文班為許是班版判判古字互相通也云版名籍
者宮正注義同左傳二十三年傳云策名委質史記索以詔王治告王所當進
應引服虔注云古者始仕必先書其名於策版即策也

明此詔王亦謂進退爵祿之事即下以德詔爵等是也

奠食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疏以

詔爵以功詔祿者與典命司勳司祿為官職也詔爵詔祿謂命士以上以命受爵得正祿者也
疏云據賢者試功之後其德堪用乃詔王授之以正爵有功乃詔王授之以命受爵得正祿者也
以典命司勳司祿為官職也詔爵詔祿謂命士以上以命受爵得正祿者也
正爵謂家詔事者未命爵先試之以事也士冠禮記云古者五十而後爵注云周之初禮年未
也奠食者未授爵先試以大夫之禮也此詔事莫食亦謂鄉遂公邑之吏及不命之士庶子等若燕禮
士旅食亦是也其大學論秀亦以德能命爵詔事故文王世子云凡語於郊者必取賢斂才或
以進食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注云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升諸司馬曰進士謂此矣緣而論之周
則有公卿大夫之子弟教於大學學成而仕者也次則鄉遂公邑之秀士其長吏以資與費能貢
於大學而大司馬選之及府史等亦有積年校勞而馴至通顯者大宰八統之有達吏小司寇八辟
也又次則不命之士及府史等亦有積年校勞而馴至通顯者大宰八統之有達吏小司寇八辟
之有議勳皆是其立賢本自無方要皆以德功能久四者為選舉放課之本而爵祿事亦
各依常典不容逾濫此官所秉以贊司馬而詔王者咸以是為科非故經特著之矣又案大戴禮
記禮記云古者天子孟春論吏德以足相證此不德者為有德能行德也注云德謂賢者大
者為有德能成德法者為有功與此文足相證此不德者為有德能行德也注云德謂賢者大
司徒十二教云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小者爵以小官賈疏云即大司徒云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
德之殺也注云德大者爵以大官德小者爵以小官賈疏云即大司徒云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
與賢者能者鄭云賢者有德行者能者有道藝者云食稍食也者宮正均其稍食注云稍食祿粟
案稍食謂不命之士及庶人在官者之食與命士以上之正祿異詳宮正疏云此二者互見
之能者事成乃食之者明與祿相將事與食相將也自命士以上之正祿異詳宮正疏云此二者互見
事自古以來事任之者皆試乃爵之則賢者有先試之以事乃後詔爵能者既試有功亦授之
爵所以賢者先言正爵能者先言試事者欲見尊敬賢者故先言正爵卑退能者先言試事故鄭

云賢者既爵乃祿之能者事成乃食之也引王制曰司馬辨論官材者鄭彼注云辨其論官其材
 觀其所長賈疏云司馬使司士分辨其論官其材之法云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者
 注云各署其所長案依王制鄉舉之法凡鄉大夫所教於學者為俊士由學升於司馬者為進士鄭意周代選
 于而升其名於司徒者為選士由司徒升於學士由學升於司馬者為進士鄭意周代選
 舉當如彼法而此經唯謂大夫有資與賢能之禮其升學升司馬經無其文故據王制補其義明
 司士為司馬之屬所詔爵等即贊司馬論進士之法也大戴禮記千乘篇論司馬之職云四方
 諸侯之遊士國中賢除秀與閔焉餘即小司徒之除子秀即下制之秀士其貴遊子弟不舉於鄉
 者亦多由大學而升雖與秀士有殊而司馬論賢當無二法此經所舉固足以咳之矣又月令孟
 夏云命大尉辨賢俊選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必當其位鄭彼注謂大尉辨官即周司馬蓋亦
 承周法也五詳鄉大夫疏云論定然後官之者注云使之試守案即以能論事之云云任官然後
 之者即以功詔祿之事鄭引之者明事與爵亦相因也唯賜無常賜多少由王不
 明此承上詔祿食為文特賜無常法式者則王自行之非司士所詔與也賈疏云按司動云凡
 賞無常輕重視功彼謂有勳勞功大小與之賞此不據功但時王有恩而賜之故多少由王不
 由功大小也云自如祿食有常品者祿依命數為等差詳內史疏 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
 差皆有常品也自如祿食有常品者祿依命數為等差詳內史疏 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
 等王南鄉三公北而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
 右南面東上大僕大夫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 此王曰視朝事於路門外之位
 者未嘗仕雖同族不得在王宮大右司 疏 正朝儀之位者此亦天子治朝之朝位也與射人所
 右也大僕從者小臣祭僕御僕隸僕 疏 正朝儀之位者此亦天子治朝之朝位也與射人所
 其儀敘亦與宰夫射人大僕為官職也云王南鄉者當宇負屏而立也云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
 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者並與射人同此朝位在治朝之廷國語楚語所謂位也周語作位著

字通左昭十二年傳云朝有著定杜注云著定朝內列位常處是也爾雅釋宮云門屏之間謂之
 宇而禮孔疏引李巡云正門內兩塾間曰宇孫炎云門內屏外入君視朝所宇立處也案荀子大
 略篇淮南子主術訓並云天子外屏諸侯內屏鄭郊特牲注從之曲禮疏謂外屏在路門之外而
 近應門今按天子五門皆當有屏始門外之屏當近路門孔謂近應門非也孫云門內屏外據應
 門內距路門之屏言之自屏南出至應門內凡朝位所布列之處通謂之宇位是宇位者君與臣
 其之者也金鵠云曲禮天子當宇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宇有南面北而東面西面之位
 不出宇位之外矣云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大僕大夫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
 面西上者此路門左右之位也彼官虎賁氏之屬有虎士八百人此在治朝蓋虎賁氏帥虎士之
 直守路門者居之非八百人盡列於此也門左門右禮經云門東門西俞正變云門以外向為
 用東為左西為右司士朝位在路門外故士虎士在路門右南面東上大僕大夫右大僕從者在
 路門左南面西上者近中為尊右以東上西為右也左以西南面東上大僕大夫右大僕從者在
 亦居左召公大保居右內史中大夫居左大史下大夫居右其顯證也鄭又注待牲禮云凡鄉內
 以入為左右鄉外以出為左右也案俞黃並以此經據出路門鄉外為文左為東右為西是也但
 尊而居門左是鄉外之位尚左也案俞黃並以此經據出路門鄉外為文左為東右為西是也但
 九棘孤卿大夫在右而卿大夫在左則又尊右者賈射人疏謂別依西方賓位為尊今攷朝士云左
 尊而在西其例正同則賈義自得通也詳射人及小司徒疏注云此王曰視朝事於路門外之
 位者即宰夫云掌治朝之禮以正王度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大戴禮記盛德篇說天子路寢
 云待朝而言也但彼外朝斷獄弊訟并三詢之朝有諸侯在焉諸侯既在西方右九棘之下孤遊
 外朝而言也但彼外朝斷獄弊訟并三詢之朝有諸侯在焉諸侯既在西方右九棘之下孤遊
 在東方羣臣之位西面也其餘三公卿大夫等仍與此位同也案天子三朝詳朝士疏云王族故
 士故為士者穀梁襄九年范注云故猶先也左昭十二年傳蔓成然故事蔡公杜注云故猶舊也

故士猶言舊士謂先時仕而為士者文王世子云公族其朝於外朝則以官司士為之據記文則王族在外朝本無專位官為孤者則在孤位為卿大夫者則在卿大夫之位惟故為士者乃別為位路門右故經於王族特云故士明見為士者自入羣士之班不別列路門之右也賈疏謂此云故為士對新升試士未得正爵者為新士不得留宿衛注並無此義云晚退留宿衛者賈疏謂此右也賈疏云宿衛之人皆不得與凡平羣臣同時出宿衛故亦列於朝位而與虎士同在路門之明王族故士為舊爵為士今則衰晚已告退也既已告退何以仍有位於朝故又有留宿衛之說大非鄭義案俞說是也云未嘗仕雖無爵者亦得入宿衛宮伯士庶子是也云大右司右也衛故唯故士得入王宮其貴游為國子雖無爵者亦得入宿衛宮伯士庶子是也云大右司右也者賈疏云按司右掌祭者此云大右是右中之大明是司右也云大僕從者小臣祭御僕謀者四官並大僕之屬故謂之大僕從者即小宰六屬舉邦治云大事則從其長是也大射儀有小臣師從者亦即謂小臣之屬官諸侯或無大僕以小事為僕人之屬官諸侯

司士擯 詔王出揖公卿疏注云詔王出揖公卿大夫以下朝者擯之或體說文也此亦謂告導也雅釋詁云詔導也賈疏云知擯是詔王出揖公卿大夫以下朝者以共王迎諸侯為擯是大宗伯及小行人肆師之等非司士之職此上文云公卿大夫以下朝者以共王迎諸侯夫士等朝事下文云三揖此中開云司士擯明為詔王出揖之事也

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

旅揖士旁三揖王還揖門左揖門右 特揖一揖之旅眾也大夫爵同者眾揖之公及孤卿士大夫之屬發在其位羣士位東而王西南鄉而揖之三揖者士有上中下三揖在王揖之乃就位羣士及故之皆遠逝既復位鄭司農云卿大夫士皆君之所揖禮春秋傳所謂三揖在下

疏 孤卿特揖大夫已上皆待王揖乃就位也惠士奇云王過七十不俟朝王揖之則退不待朝畢其餘揖之乃

就位論讓案司儀王見諸侯士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注云揖之者定其位也此朝儀揖孤卿大夫等亦是定其位但彼諸侯各立位王乃揖之此孤卿大夫皆未就位王揖之乃各就本位士則亦先立位以待王揖何為其屈尊也案班所云面揖即此旁三揖也略揖疑即此旅揖其說與此經絕異未知何據云王還揖門左揖門右者皆大夫士無孤卿蓋亦或旅揖或三揖也

而王族大僕等立於屏外之左右故在其後觀禮侯氏出自屏南適門西遂入門左蓋自門東繞屏南至門西而入案焦說也是也此王位正當屏南故揖門左右須還面向後但屏上有屋蓋當是邪向之不正面屏也

注 云特揖一揖出食屏揖卿大夫說乃遠一面微向後而揖門左門右則推手詳司儀疏賈疏云對旅眾揖之也孤得揖乃就西方東面位卿得揖乃就東方西面位大夫得揖乃就卿後西面位云旅眾也者天官敘官注同云大夫爵同者眾揖之者賈疏云序官有夫旅揖注不云揖數賈則云爵同者眾揖之爵同中大夫止并得一揖尚不若上中下士總得三揖似非其差也以禮經致之凡人眾大總致敬者多以三為度鄉飲鄉射禮獻眾賓王人而南而三拜眾賓眾皆皆壹拜注云三拜示獨也少率饋食禮云主人三拜饗者注云三拜族之示徧也特牲饋食禮三拜眾賓注亦云旅之以此推之疑大夫二等王每等各總三揖之士三等則并總三揖之禮異而其為三揖則同也賈說似尚未得其義云公及孤卿大夫始入門右皆北面東上王揖之乃就位羣士及故士大夫西面北上大射亦云則凡朝燕及射臣見於君之禮同故知孤卿大夫始入門右皆北面東上士揖之乃就位羣士及故士大夫西面北上大射亦云則凡朝燕及射臣見於君之禮同故知臣即詔揖諸公卿大夫諸公卿大夫西面北上大射亦云則凡朝燕及射臣見於君之禮同故知此朝禮節故賈疏云此王臣無正文約燕禮大射諸侯禮卿大夫皆始入門右北面東上揖揖乃

就位羣士發在其位故知王臣亦然是以郊云王揖之乃就位羣士及故士大夫之屬發在其位
者若在外朝士後東方西面也黃以周云此以天子射位與朝位同射時未就位前公卿大夫北
面東上其朝禮亦當然故約燕大射禮文補言之云羣士位東面王西南鄉而揖之者羣士位與
孤同東面而位遠在下近應門故王必西南鄉乃得揖之也賈疏云但上經不見羣士位鄭知羣
士位東面者亦約燕禮大射諸侯之士西南東面而知且約故士位東面王西南鄉而揖之者羣
宿衛者東面可知位既東面明知旁三揖者西南鄉揖之黃以周云此鄭約燕大射禮為文明公
孤卿大夫始入門時皆北面不登即位故王得正鄉揖之其羣士登在西方不與並列何
君非朝位也燕禮卿西面而天子治朝之位羣士分列東南西南鄉而遠處孤卿大夫之下不與並列何
以知之可也此云士旁三揖凡言旁者或曰旁或兩旁皆不止一方考工記國旁三門司儀旁一
於其下則東方之官甚多而西方無人殊不礙况王朝之大夫士最聚於一方亦恐不能容
矣案黃度金鵠說雖於禮無徵亦足備一義又案喪大記孔疏釋旁三拜云旁猶而也士賤不可
人妻禮朝夕哭門外東面南三拜也其釋面字之義甚瑣彼疏又引別說云旁猶而也則非是致
士人禮而夕哭門外東面南三拜也其釋面字之義甚瑣彼疏又引別說云旁猶而也則非是致
竊謂無東面拜也彼三面還拜無與主人正對與否通謂之旁是證旁三拜亦非取不正對之義
三侯故少大夫與卿同特揖士乃旅揖也此天子臣多於大夫亦旅揖亦是也士旁三揖亦是也
之則亦可謂之旅士喪禮主人拜賓大夫旅揖也此天子臣多於大夫亦旅揖亦是也士旁三揖亦是也
人特拜命婦祀拜眾賓於堂上注云尊者特拜拜士與其妻皆旅之則旁三拜即旅拜也又曰
祀拜言不主於一人也要禮之拜與朝禮之揖雖拜揖不同而以特旅為等差則一與此經亦可

五禮云王揖之皆遠遜者鄉射禮主人降階上北面拜賓少遠注云少遠通也蓋羣士既發
在其位見王揖則少遠遜位以示敬也鄭注三禮凡退辟並為遠通說文走部云遠復也通還也
說文以復訓遠復當為復復即退字據釋漢鄭固碑云遠通還蓋還延讓辟之兒司儀注又作
遠巡義並同云既復位者賈疏云謂得揖乃皆復位也若然上文別三公位及此經不言三公直
言孤卿者亦舉輕以明重孤卿尚特揖在下者賈疏云哀二年左氏傳初衛侯遊于郊子南僕公曰余
無子將立女不對大夫士引之者證所揖尊卑不同案孔疏引服虔說同服又據司儀士揖庶姓時
屏注云三揖不對大夫士引之者證所揖尊卑不同案孔疏引服虔說同服又據司儀士揖庶姓時
揖異姓天揖同姓為釋是謂卿大夫僕前朝之位疏注云前正王視朝則前正位而退入亦如
夫士揖法高下亦不同未知是否大僕前朝之位疏注云前正王視朝則前正位而退入亦如
明從本文引大僕位在正視朝之左南面可知也王入內朝皆退王入內朝皆退王入內朝皆退
掌焉玉藻曰朝服以且視朝於內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聽
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謂諸侯也王日視朝皮弁服其禮則同疏注云王入
疏云王視朝詔王入路門於路寢聽事其羣臣等各退向治事之處江永云司士言職治朝之儀
但揖見羣臣而已揖畢王即退適路寢聽政而諸臣反其官府治事之處匠人所謂外有九室九
異故下文舉朝士外朝及玉藻內朝以見義賈疏未憐黃度讀王入內朝指治朝與路寢廷之燕朝
燕朝也蔣載康說同案依黃說則內朝不指治朝而言故亦稱內朝也賈疏謂鄭欲見天子諸侯皆
文鄭言此者欲見此實治朝以對朝士之外朝而言故亦稱內朝也賈疏謂鄭欲見天子諸侯皆
有三朝之意亦非鄭指引玉藻曰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者謂彼注云朝服冠玄端素裳也此內
朝路寢門外之正朝也天子諸侯皆三朝此引之者見彼注云朝服冠玄端素裳也此內

者則以官亦足申此無爵者從昭穆有爵帥其屬而割牲羞俎豆制牲制體也蓋進也疏帥其屬而割牲

云此不言祭祀享食之事則凡有割牲及進俎豆者皆為之制台拱云少牢以司馬同士分掌羊豕彼謂大夫之官亦其象類注云割牲制體也者廣雅釋詁云制斷也王注云制斷也是割

禮運云腥其俎孰其殺體其犬豕牛羊之類鄭注云腥謂制骨體義為神備賈疏云若據祭祀則殺謂體解而爛之若據饗則左氏傳云王饗有體薦燕有折俎是也案制骨體之法詳內饗及小子

使多執而薦之若據饗則左氏傳云王饗有體薦燕有折俎是也案制骨體之法詳內饗及小子疏云蓋進也者膳夫先鄭注同少牢饋食禮司士凡會同作士從賓客亦如之作士從謂可

升豕魚膳于鼎又實俎執設之並羞俎豆之事也凡會同作士從賓客亦如之疏注云作士從謂可

疏注云作士從謂可疏注云作士從謂可疏注云作士從謂可

以王命使也介大夫之介也春疏注云士使謂自以王命使也者釋經作士適四方使也鄭知

秋傳曰天王使石尚來歸厥疏注云士使謂自以王命使也者釋經作士適四方使也鄭知疏注云士使謂自以王命使也者釋經作士適四方使也鄭知

之物而奉之又虎賁氏云適四方使則從士大夫此文例與彼二職同故以與為介分別釋之

賈疏云此即行夫職云惡而無禮者即有使士特使法即使士與行夫等共行是以引石尚之

事為證云介大夫之介也者亦明為介與為天子聘諸侯蓋亦然故聘禮云君與卿圖事遂命使者

既圖事戒介又玉藻云司馬戎眾介鄭注云眾介者士也士屬司馬周禮司馬之屬司士作士適

四方使為介又玉藻云司馬戎眾介鄭注云眾介者士也士屬司馬周禮司馬之屬司士作士適

夫公士為賓謂作介也賈疏云謂聘禮大夫為次介其餘皆士介天子使大夫下聘諸侯亦使士

為介若使卿大夫則射人作之故射人云有大賓客作卿大夫從注云作者使從王見諸侯彼雖

不云會同明會同亦與賓客同可知也引春秋傳者定十四年經文公羊傳云石尚者何大喪

天子之士也何注云天子之士以名氏通此引以證士自以王命使之事歸屬詳掌蜃疏大喪

作士掌事疏注云作士掌事者射人云大喪作卿大夫掌事故此官掌作命士以下疏注云作士掌事者射人云大喪作卿大夫掌事故此官掌作命士以下

期月半年薦新遷廟祖奠犬遺奠等皆是未葬已前無尸不忍異於生皆稱奠作六軍之士執

葬後反日中而虞有尸即謂之為祭此經直云事不云祭祀明據奠斂之屬也作六軍之士執

披子謂使之也披極車行所以披持棺者有紐以結之謂之戴鄭司農云披者扶持棺險者也天

二東喪大記曰君棺披六大夫披四前纁後玄士二披疏注云作六軍之士執披者士唐石經誤事

用纁人君禮文欲其數多圍數兩旁言六耳其實旁三疏注云作六軍之士執披者士唐石經誤事

士也非謂執披有七萬五千人也案遂人注云用紼六軍者以天子千人出自六軍故號六軍之

於紐出其餘帷之外是披與紐及棺束交互連結相持以爲固也故既夕注云披棺束者乃結於
結於戴賈彼疏云戴兩頭皆結於柳材又以披在棺上絡過然後貫穿戴之連繫棺束者乃結於
戴餘披出之於外使人持之案據鄭賈說是披結於戴戴於棺各屈處爲紐三束有六紐今穿
戴謂用縵帛繫棺紐著柳骨也棺橫束有三者每一束兩邊輒各屈處爲紐三束有六紐今穿
戴於紐以繫柳骨故有六戴也縵披亦用縵爲之以外別有棺束又別有紐戴之中出一頭於帷
外入牽之每戴繫之故亦有六也案依孔說是戴之外別有棺束又別有紐戴之中出一頭於帷
束與此注義違非也又據賈說則帛一條而爲二披披與棺束相值故先釋天子以下棺束之數
知孰是云天子諸侯載柩三束大夫士二束者以結披與棺束相值故先釋天子以下棺束之數
此束並謂衡束也禮云天子棺束二衡三衽每束一喪大記云君三衽三束大夫二衽二束
士二衽二束孔疏云衽謂燕尾合棺縫際也束謂以皮束棺也棺兩邊各三衽每當衽上輒以牛
皮束之案鄭意喪大記之君三束即棺束也載柩明注疏亦並作載柩據賈疏釋注此條兼引喪大記注載字
同其設披之處即當三衡束也載柩明注疏亦並作載柩據賈疏釋注此條兼引喪大記注載字
說解似賈所見本亦作載然載柩於義不順今從字本及嘉靖本載柩者謂載於棺以爲固之束
別於將葬祖載時載於車之束也引喪大記曰君三衽披六大夫披四前衽後玄士二披用縵者證
先鄭說天子以下披數之誤彼文云大夫載前衽後玄披亦如之無披四之說也則以意增之
云人君禮文欲其數多固數兩旁言六耳其實旁三者亦破先鄭天子旁十二之說也則以意增之
謂通兩旁周圍數之兩旁六則一旁三也賈疏云其盛車柳材與中央棺束數等入君三大夫士
二大記云君三衽披六大夫披四披者皆是禮文故固數兩旁言六言四也士禮小無文故據一旁而
言二若然大夫亦圍數兩旁也凡士之有守者令哭無去守可守官不疏注云守官不可守也
四直云人君若據尊者而守也凡士之有守者令哭無去守可守官不疏注云守官不可守也
政者通官守地守言之賈疏云此文承大喪之下令哭無去守則大夫士有使役守當雖同爲天
子亦衰不可廢事空官故令哭不得去守也案此與下文亦並據命士以下而賈兼及大夫未
允國有故則致士而頒其守則非喪疏注云故非喪則兵災者賈疏云知非喪者以上文已

云大故謂王崩及寇兵也司險注云有故喪災及兵也則通言之凡喪事亦爲有故今此文已
有大喪之文而別以有故作更端之語明此有故不兼喪事則必專指兵災可知故云非喪則兵
也凡邦國三歲則稽士任而進退其爵祿任其所疏凡邦國三歲則稽士任而進退其爵祿
之三歲者與大宰三歲大計時相當也注云任其所掌治者呂氏春秋誠廉篇高注云任職也
掌治即當官之職事故謂之任賈疏云此言稽士任文承邦國即是邦國之卿大夫士總曰士也
疏其所任治而進退其爵祿但諸侯之臣進退應是諸侯當爲之今於天
子司士而言者但司士作法與之使諸侯自黜陟耳非謂司士自黜陟也

諸子掌國子之倅掌其戒令與其教治辨其等正其位故書倅爲卒鄭司農云卒讀如物
士之子也燕義曰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其周官諸子職同文立謂四民之業而士疏
者亦世焉國子者是公卿大夫士之副貳戒令致於大子之事教治脩德學道也位朝位疏
子之倅者此官掌庶子與司士掌士互相備也云掌其戒令者以下燕義文並同謂凡戒具徵令
施於羣子者此官皆掌之也云辨其等者辨燕義作別案辨別聲近義同賈疏云等謂才藝高下
等級也燕義孔疏云謂分別其貴賤之等案賈孔二說亦足互相備注云故書倅爲卒鄭司農
云卒讀如物有副卒之倅者段玉裁改讀如爲讀爲與燕義注合是也說又見車僕經作倅者後
鄭從今書與先鄭讀同也燕義倅亦作卒鄭彼注云卒讀皆爲倅與此注同云國子爲諸侯卿大
夫士之子也者師氏大司樂注略同賈疏云王制云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
子皆造焉則王太子王子亦曰國子不言者彼不據諸子職而言故含有王太子王子亦以四術
成之故文王世子成玉猶在學學君臣父子長幼之禮也此據諸子主國子致與大子使用故不
得通王太子王子也案詳師氏疏云燕義曰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之官與周官諸子職同文者
燕義云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之官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官與周官諸子職同文者
鄭彼注云庶子猶諸子也周禮諸子之官司馬之屬也國子諸子也庶禮有庶子之文記人欲釋燕禮庶子
以爲說賈疏云彼燕義本釋燕禮之事但燕禮有庶子執燭及獻庶子之文記人欲釋燕禮庶子

於紐出其餘帷之外是披與紐及棺束交互連結相持以爲固也故既夕注云披棺束者乃結於
結於戴賈彼疏云戴兩頭皆結於柳材又以披在棺上絡過然後貫穿戴之連繫棺束者乃結於
戴餘披出之於外使人持之案據鄭賈說是披結於戴戴於棺各屈處爲紐三束有六紐今穿
戴謂用縵帛繫棺紐著柳骨也棺橫束有三者每一束兩邊輒各屈處爲紐三束有六紐今穿
戴於紐以繫柳骨故有六戴也縵披亦用縵爲之以外別有棺束又別有紐戴之中出一頭於帷
外入牽之每戴繫之故亦有六也案依孔說是戴之外別有棺束又別有紐戴之中出一頭於帷
束與此注義違非也又據賈說則帛一條而爲二披披與棺束相值故先釋天子以下棺束之數
知孰是云天子諸侯載柩三束大夫士二束者以結披與棺束相值故先釋天子以下棺束之數
此束並謂衡束也禮云天子棺束二衡三衽每束一喪大記云君三衽三束大夫二衽二束
士二衽二束孔疏云衽謂燕尾合棺縫際也束謂以皮束棺也棺兩邊各三衽每當衽上輒以牛
皮束之案鄭意喪大記之君三束即棺束也載柩明注疏亦並作載柩據賈疏釋注此條兼引喪大記注載字
同其設披之處即當三衡束也載柩明注疏亦並作載柩據賈疏釋注此條兼引喪大記注載字
說解似賈所見本亦作載然載柩於義不順今從字本及嘉靖本載柩者謂載於棺以爲固之束
別於將葬祖載時載於車之束也引喪大記曰君三衽披六大夫披四前衽後玄士二披用縵者證
先鄭說天子以下披數之誤彼文云大夫載前衽後玄披亦如之無披四之說也則以意增之
云人君禮文欲其數多固數兩旁言六耳其實旁三者亦破先鄭天子旁十二之說也則以意增之
謂通兩旁周圍數之兩旁六則一旁三也賈疏云其盛車柳材與中央棺束數等入君三大夫士
二大記云君三衽披六大夫披四披者皆是禮文故固數兩旁言六言四也士禮小無文故據一旁而
言二若然大夫亦圍數兩旁也凡士之有守者令哭無去守可守官不疏注云守官不可守也
四直云人君若據尊者而守也凡士之有守者令哭無去守可守官不疏注云守官不可守也
政者通官守地守言之賈疏云此文承大喪之下令哭無去守則大夫士有使役守當雖同爲天
子亦衰不可廢事空官故令哭不得去守也案此與下文亦並據命士以下而賈兼及大夫未
允國有故則致士而頒其守則非喪疏注云故非喪則兵災者賈疏云知非喪者以上文已

禮記卷之九 卷之九 八

之義故取天子諸子職解庶子諸庶俱訓為眾天子之諸子諸侯之庶子皆掌卿大夫士之適子適子眾多故云諸或言庶諸庶通名故天子諸子為庶子也案燕禮之庶子即宮正之士庶子此諸子則掌庶子之官以諸庶義通天子官名諸子請侯官名庶子與燕禮庶子不同也鄭彼注誤謂庶子即此諸子官費孔兩疏遂謂天子官名諸子請侯官名庶子與燕禮庶子不合非也且詳彼官及宮正疏云文謂四民之業而士者亦世焉者賈疏云此齊語桓公謂管仲曰成民之事若何管仲對曰四民無使雜處公曰處士農工商若何管仲曰昔者聖王之處士就開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士之子亦入庠色也按王制大夫不世今亦有庠入世者以大夫有功德亦世故詩云凡周之士不顯亦世也云國子者是公卿大夫士之副貳者依先鄭讀卒為副停之伴而申其義燕義注亦云諸子副代父者也案依二鄭說則國子即是父之副停經不宜云國子之副且其下文存遊伴之文不合竊謂此伴當從故書為卒而讀為卒與遊伴義正同國語齊語管子曰令夫七萃萃而州處韋注云萃集也穆天子傳云賜七萃之士戰郭注云萃集也聚也皆萃集有智力者為王之爪牙也此國子之萃萃即聚集部隊之名蓋國子造學及備宿衛皆萃聚曹輩自為部分故特設此官以掌之猶宮正掌宿衛士庶子等注謂使之輩作學及國子所學道德即師氏職三德三行并保氏六藝者是也治讀案經教並當分為二事治謂政治司士掌國中之士治與戒令與此治義同都司馬云掌都之士庶子及其眾庶車馬兵甲之戎令以國法掌其政學此教治即彼之政學也鄭合教治為一燕義疏以治為治身並失之云位朝卑以為等級故有別其等正其位也案孔說是也賈疏謂朝太子時依父位高下為列亦通國

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天子唯所用之若有兵甲之事則授之車甲合其卒伍置

其有司以軍灋治之司馬弗正

軍法百人為卒五人為伍弗不也國子屬天子司馬雖有軍事不賦之

疏國有大事則帥國

於經例當作于石經及各本並誤以下燕義文亦同彼帥作率字通詳樂師疏天子即世子此經例稱世子唯此職稱天子詳膳夫疏賈疏云大事下有兵甲之事則此大事謂祭祀也故左氏傳云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此經二事當之也案賈說未核左閔二年傳云天子或守或從國子皆共其役此大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則凡王巡守會同出行在外天子或守或從國子皆共其役此大非事當亦兼大會同大軍旅大喪之等士庶子有戒守之事詳宮正疏但此文已略軍旅下又云若有兵甲之事者蓋於大事之中別舉兵事以其有授車甲合卒伍等不可略也賈謂唯據大祀非經義云若有兵甲之事則授之車甲者燕義兵甲作兵車甲上有以字此謂巾車車僕授車司甲授甲此官則共治其事相與為官聯也亦當與司兵授兵經不云兵者文不具也云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灋治之卒伍置立之以有司謂立主將使統領之用軍旅之法治理之治讓案置元年楚公子商臣以宮甲圍成王又僖二十八年楚王以東宮之卒從子玉蓋皆士庶子之受兵甲者也凡事有專職者謂之臣也宮正即同宮諸子即庶子燕禮西階之燭司宮執之則知宮正掌西宮禁兵豫機密親近之臣也宮正即同宮諸子即庶子燕禮西階之燭司宮執之則知宮正掌西宮也昨階之燭庶子執之則知庶子掌東宮也內宰職正歲憲禁令于王之北宮而糾其守則內宰掌北宮明矣西宮者王宮北宮者后宮東宮者太子宮國有大事諸子帥國子而致之太子唯所用之若有兵甲之事則授車甲而合卒伍在國則國子守王宮也授車甲合卒伍以軍灋則太子有監國撫軍之事在軍則國子守遷主在國則國子守王宮也授車甲合卒伍以軍灋則有司存或守太廟或守貴宮貴室或守下宮下室皆諸子致之內宰宮正注云伯分掌之而太子弗與焉云司馬弗正者惠士奇云以為是宿衛之親軍故司馬之征弗及注云軍百人為卒五人為伍者據殺官文燕義注亦同賈疏云軍法從五人為伍至萬二千五百人為軍有六節今注直云百人與五人殊舉之耳云弗不也者燕義注及廣雅釋詁同公羊桓十年何注云弗不之深也云國子設如宗社宗社先示威威明顯見辨爵集德是以母弟官子咸有臣志官子即國

子或以其屬大子故有臣志矣云司馬雖有軍事不賦之者燕茂注亦同此讀正為征也凡此經征
賦徒役之事徵調不及於國子賈後疏以為兵賦不誤凡國正弗及
唯加田無國正同亦不當讀為征謂司馬以外凡征役皆不及即鄉大夫國中貴者舍征之法也王
制秀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注云不征不給其絲役此與彼略同賈疏
云上文云弗征謂兵賦此云國正謂鄉大祭祀正六牲之體正謂此
又燕禮大射儀注謂庶子與膳宰膳夫即內外養之長也大射儀說庶子設賓組又設御組
明是此二事也詒讓案此者以七出牲體於鼎也吉祭用燕祭用桑士昏禮注云七所以別出
牲體也士昏禮作此七字同故大僕御僕注並作七較今儀禮經注七凡樂事正舞位授舞
器位凡樂事正舞位者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樂師教國子小舞是凡樂事與舞事亦皆
是也云授舞器者亦授羣子舞器與司兵司戈盾為官也賈疏云并授舞者之器文舞則
授羽籥武舞授干鉞之等注云位位處者祭統注云位位依位數正其進退之位大
皆云以六樂之會正舞位是也御覽樂部引五經通義云何以言舞在庭後神契曰合折之樂
於堂白虎通義禮樂篇亦云合歡之樂舞於堂四夷之樂陳於門是舞位皆在堂下庭中也穀梁
傳五年傳云穀梁子曰舞天子八佾諸侯用六佾大夫四士二佾夏天子至諸侯皆用八
佾公羊說與穀梁子同左傳眾仲曰天子用八佾侯用六佾大夫四士二佾夏天子至諸侯皆用八
佾數不同而天子八佾則無異說白虎通義禮樂篇云八佾者何謂也佾者列也八佾為行

並同左傳孔疏引服虔說則謂用六為六八四十八大夫用四為四八三十二士二為二八十六
穀梁范注及論語八佾集解引馬融楚辭招魂王注通典引月令章句呂氏春秋察微篇高注國
語得語章注並謂八人為佾列宋書樂志傳隆議亦駁此說謂八音克諧然後大喪正羣子之
成樂故必以八人為列如預說至士止餘四人豈復成樂足明其說之非矣

服位會同賓客作羣子從
王從於
疏大變正羣子之服位者大變亦謂王及后大子之喪也賈
為王所喪與父同故雖記大夫之子得行大夫禮也云會同賓客作羣子從者象言云凡作事王
之下事庶子也注云從於王者與司士會同作士從同大司馬云大會同則帥士庶子而掌
其政令是會同

凡國之政事國子存遊倅使之脩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攷其
藝而進退之

詩書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疏
凡國之政事國子存遊倅者以下燕義文亦同彼遊倅游倅即游之俗詳師氏疏國子未任職事又
不其征役故存於遊倅也賈疏云謂國內有絲役之事皆是也此國子存遊暇無事之倅中云使
之脩德學道者德即師氏之三德三行道即保氏之六藝六儀此官兼掌教事與彼二官又大司
樂為官職也云春合諸學秋合諸射者賈疏云謂於大學之中使之學使在射宮習射也云以攷
其藝而進退之者燕茂攷考考攷考古字詳大宰疏賈疏云考攷才藝長短才藝長進與官
爵才藝短者退之使更服傳受業也注云遊倅倅之未仕者燕茂注義同墨子七患篇云仕
者持祿游者養使明游為未仕者也賈疏云倅是副代已未仕者在仕復云游游是游暇亦是未仕
之稱案賈說倅為副代非也此倅亦當謂為幸遊即師氏所謂費遊遊倅謂費遊遊子弟自相與為
遊倅也國語齊語云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蓋國子之學而未仕者就閒燕而羣萃斯謂之
遊倅左襄三十一年傳云鄭人游于鄉校杜注云鄉之學校明遊倅即寓正注所謂羣作羣學矣
云學大學也者燕茂注同賈疏云周禮若言異代之學則舉其學名即成均瞽宗之類今此直言
學明是周之大學也周禮云大學在國中即夏后氏東序在王宮之左也金鶚云經典單言學者

字或以其屬大子故有臣志矣云司馬雖有軍事不賦之者燕茂注亦同此讀正為征也凡此經征
賦徒役之事徵調不及於國子賈後疏以為兵賦不誤凡國正弗及
唯加田無國正同亦不當讀為征謂司馬以外凡征役皆不及即鄉大夫國中貴者舍征之法也王
制秀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注云不征不給其絲役此與彼略同賈疏
云上文云弗征謂兵賦此云國正謂鄉大祭祀正六牲之體正謂此
又燕禮大射儀注謂庶子與膳宰膳夫即內外養之長也大射儀說庶子設賓組又設御組
明是此二事也詒讓案此者以七出牲體於鼎也吉祭用燕祭用桑士昏禮注云七所以別出
牲體也士昏禮作此七字同故大僕御僕注並作七較今儀禮經注七凡樂事正舞位授舞
器位凡樂事正舞位者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樂師教國子小舞是凡樂事與舞事亦皆
是也云授舞器者亦授羣子舞器與司兵司戈盾為官也賈疏云并授舞者之器文舞則
授羽籥武舞授干鉞之等注云位位處者祭統注云位位依位數正其進退之位大
皆云以六樂之會正舞位是也御覽樂部引五經通義云何以言舞在庭後神契曰合折之樂
於堂白虎通義禮樂篇亦云合歡之樂舞於堂四夷之樂陳於門是舞位皆在堂下庭中也穀梁
傳五年傳云穀梁子曰舞天子八佾諸侯用六佾大夫四士二佾夏天子至諸侯皆用八
佾公羊說與穀梁子同左傳眾仲曰天子用八佾侯用六佾大夫四士二佾夏天子至諸侯皆用八
佾數不同而天子八佾則無異說白虎通義禮樂篇云八佾者何謂也佾者列也八佾為行

王閑 舍王出所止 **疏** 軍旅會同亦如之者謂行時亦將虎士先後王而趨以卒伍也云舍則

王在道止宿之處此義與彼同云闕楹者說文門部云闕也廣雅釋詁云闕也又天官敘官注云舍

行所解止之處此義與彼同云闕楹者說文門部云闕也廣雅釋詁云闕也又天官敘官注云舍

杜子春以爲行馬後鄭云行馬再重者以闕楹有內外列校人職養馬曰闕是其闕與楹極皆禁

衛之物故以闕 **王在國則守王宮** 衛周 **疏** 王在國則守王宮者鄭儒行注云宮謂牆垣也謂

也注云爲藩衛也詳掌舍疏 **國有大故則守王門大喪亦如之** 非常之難 **疏** 王門者司士注

王宮爲藩衛也詳掌舍疏 **國有大故則守王門大喪亦如之** 非常之難 **疏** 王門者司士注

云故非喪則兵災王門謂王宮之門別於王城十二門爲國門屠師氏云守王之門外此官與彼

爲官職也但彼注以守中門之外據司士常朝之位虎士在路門之右則自路門至泉門並虎

士守衛所及不徒路門中門也國語魯語草注云虎賁王在國則守宮門即本此經云大喪亦如

之者大要謂王及后世子之妻亦當有戒守事書顧命成王之妻呂伋以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

門之外魯孔傳云後爲天子虎賁氏蓋時方守路門故因使迎嗣王也注云非常之難要及

在門者宮正注云有敵凡非常也王門衆所出入有難則戒守尤嚴故此官帥虎士守之 **及**

葬從遣車而哭 遺車王之魂 **疏** 奠遺送車之車 **疏** 魂所馮依者賈疏云遣車者將葬所包

葬從遣車而哭 **疏** 奠遺送車之車 **疏** 魂所馮依者賈疏云遣車者將葬所包

數詳巾車疏 **適四方使則從士大夫** 使者 **疏** 以王命使者也賈疏云天子有下聘諸侯

法大行人所云歲偏問之等時則使虎賁從行也注云虎士從使者者明經士大夫即使者也

依鄭大宗伯大行人注義則諸侯聘天子及自相聘皆大聘使卿小聘使大夫則天子聘諸侯當

亦然若然此經大夫者小聘之使士者 **若道路不通有徵事則奉書以使於四方** 不通泥水

歲時小事之使不及卿者文不具也 **若道路不通有徵事則奉書以使於四方** 不通泥水

春書徵師役也春秋隱七年 **疏** 則奉書以使於四方者於經例當作于石經及各本並誤注

冬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疏** 亦以簡書徵師役於四方矣賈疏云若兵寇則徵師若泥水則徵役引春秋隱公七年冬戎伐凡

伯于楚丘以歸者證 **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八人右八人車止則持輪** 夾王車者其下士也下士

兵寇道路不通之事 **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八人右八人車止則持輪** 夾王車者其下士也下士

疏 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者從王備守衛公羊哀十三年何注云驂薛俠殺而趨此官夾王車

蓋亦夾兩殺史記商君傳云持矛而操闕戟者勁車而趨戰國時封君亦僭設旅賁也又司

具云車止則持輪者文選東京賦薛注云持扶也持輪亦謂立輪旁若扶翼維持之也荀子正論

備云天子乘大路三公奉輶持納諸侯持輪與先馬彼持輪與此義同挾夾字通挾與亦即此

夾車而趨也注云夾王車者其下士也下士十有六人中士爲之帥焉者賈疏云見序官云旅

賁氏中士二人下士十有六人此經左右十六人故 **凡祭祀會同賓客則服而趨** 服而趨也

知是旅賁氏之下士也中士是官首明之帥也 **凡祭祀會同賓客則服而趨** 服而趨也

會同賓客王亦齊服服玄端 **疏** 王注云服而趨亦服其服此服而趨者明此經與上文互見備上執戈盾夾

冠也云黃金四目者壽黃金為目者四級之面開若後假面具也云執戈揚盾者象以兵擊伐
 之禮即驅之古文唐石經作殿宋注疏本亦作殿或誤後文殿方良同詳射鳥氏疏太平御覽禮儀部
 引禮記外傳云方相氏之官歲有三時率領羣隸驅疫之氣於宮室之中亦撰送之義也案
 百隸即司隸所掌五隸之民眾言之故謂之百隸也注云蒙冒也者說文艸部云蒙玉女也又
 一部云蒙覆也冒蒙而前也經與皆借蒙為家小爾雅云蒙冒也說文艸部云蒙玉女也又
 逐疫鬼也猶疫書禮儀志劉注引漢舊儀云頤頤項氏有三子生而亡去為疫鬼一居江水是為
 鼓一居若水是以赤丸五穀播洒之獨斷說同是難善驚人小兒方相帥百隸及童子以桃弧棘矢土
 引風俗通云俗說凶人魂氣飛揚故作鬼也存之亦謂之鬼也然盛大也或謂也者御覽禮儀部
 方語也高注云類頭也方相氏黃金四目衣赭稀世之類說非生人也但其像耳目字又作棋荀子
 醜也西施天下之至姣也衣之俱注云俱方相也又引韓詩云天子乃難惟天子得難諸侯亦不得
 非相也西施天下之至姣也衣之俱注云俱方相也又引韓詩云天子乃難惟天子得難諸侯亦不得
 俱者賈疏云按月令季春命國難命有國者難仲秋云天子乃難惟天子得難諸侯亦不得
 冬云乃命有司大難言大則及民庶亦難惟有此三時難為證也案月令孔疏說亦與賈同然非
 之也若然此經所難據十二月大難而言是以鄭引季冬為證也案月令孔疏說亦與賈同然非
 鄭指也注引月令季冬命國難者蓋兼用季春命文論語鄉黨篇鄉人離月令疏引鄭彼注亦謂
 十二月命方相氏索室中逐疫鬼獨斷及御覽禮儀部引禮緯說並以方相氏時難在十二月呂
 氏春秋高注亦引此經以釋季冬有司大難蓋並以冬難禮最廣故舉以證義實則鄭釋經時難
 明云四時難月令春秋兩難鄭注亦並云命方相氏則此經不獨據季冬難可知矣云索度也者

說文一部云索入家搜也此索即索之段字方言郭注云索也案度即搜字漢書趙廣漢傳
 索私屠酤顏注云度讀與搜同謂入室求之也案索室猶下入墓墳以戈擊四隅六藝流別引尚
 書大傳十二月並有索祀四正四隅之禮此難索與索祀義蓋略同月令注大喪先驅葬使疏
 引王居明堂禮云季春出疫于郊以攘春氣然則索室敵疫亦送之於郊與大喪先驅葬使疏
 大喪先驅者亦謂王后世子之喪也注云葬使及墓人墳以戈擊四隅方良也方良也
 之道者大司馬注云先驅道也亦敵除凶邪之意及墓人墳以戈擊四隅方良也方良也
 兩也天子之尊柏黃腸為裏而表疏注云墳穿地中也者喪祝先鄭注義同云方良也方良也
 以石焉國語曰木石之怪夔罔兩疏注云墳穿地中也者喪祝先鄭注義同云方良也方良也
 歲小兒赤黑色赤目長耳美髮案罔兩即罔兩之神也莊子達生篇云水有罔象野有方良身釋文引司
 大難敗厲云腦方良薛綜注云方良草澤之神也莊子達生篇云水有罔象野有方良身釋文引司
 馬彪本罔象作無傷注云狀如小兒赤黑色赤爪大耳長臂方皇狀如蛇兩頭五采案司馬彪
 說無傷與說文說罔兩狀同但莊子以彼為水怪則與國語不合而野有方皇則似與木石之怪
 略同方皇與方良音亦相近疑皆一神請說咸說怪不經莫可究詰故鄭亦不詳也又封氏見開
 記引風俗通云周禮方相氏葬日入城驅罔象罔象好食亡者肝鬻應以方良為罔象說與鄭異
 以方良為是罔兩非罔象鄭意當與平子同云天子之椁柏黃腸為裏而表以石焉者賈疏云亦
 見有罔兩之義故引漢法為證又檀弓云天子柏椁以端長六尺言椁柏則取柏之黃腸為椁
 之裏故漢依而用之表之以石焉雖無言漢亦依古而來蓋周時亦表以石故有罔兩也臧琳云
 喪大記君松椁大夫柏椁正義曰君松椁諸侯也盧云以松黃腸為椁庾云黃腸松心也大夫
 柏椁者以柏為椁不用黃腸下天子也漢書霍光傳光薨賜便房黃腸題漆各一具注蘇林曰以
 柏木黃心致累棺外故曰黃腸如酒曰漢儀注天子梓宮柏黃腸題漆此皆鄭所本也引國語曰木石之
 下治黃腸題漆使房如禮劉注引漢舊儀曰梓宮柏黃腸題漆此皆鄭所本也引國語曰木石之
 怪夔罔兩者魯語仲尼曰木石之怪曰夔罔兩水之怪曰龍罔亦聲類同左宣三年傳螭罔罔兩杜
 精好微人聲而迷惑人地罔兩史記孔世家作罔罔亦聲類同左宣三年傳螭罔罔兩杜

注云周兩水神案杜氏屬誤以罔兩與罔為一又漢舊儀說罔兩為顛項子居若水者獨斷說同並鄭所不取

大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服王舉動所當衣也位立處也出入大命奉命所奏行

從容若司服弁師所掌冕弁冠諸服是也必正之也詩小雅都人士彼注云古者長民衣服不從容有常書顧命云甲子王乃洸頌水相被冕服

大僕即正服位之事賈疏云謂王所服有九隨事舉動而衣大僕親近王所之官故王之衣服及位處恐非不正故皆正之也

時此服不得兼言九也案會說云此視朝服耳祭禮賓客要紀則下經言之燕服則小臣掌之時所立之位若曲禮云天子當依而立當寧而立是也

大部王之教也左右謂之位從人立此並以下所效也淮南子主術訓高注云教令也謂以王所

於范無字皆出教令之事僕人僕大夫並即大僕詳敘官及射人疏云入大命奉命所奏行者賈

命報奏者皆是也王掌諸侯之復逆

之復萬民之逆先鄭云復謂也逆迎受王命者立謂復之言報也後鄭云不從至於王謂於朝廷奏事

彼後鄭云自此而說先鄭云復謂奏事即彼後鄭云復謂朝廷奏事一也此先鄭云逆謂受下奏即

命與宰夫注迎受王命之訓亦同賈謂先鄭兩解殆失其情至宰夫後鄭注訓逆為上書則與先

諸侯故改從先鄭說而賈氏乃謂先鄭此注受下奏之訓與宰夫後鄭注訓上書者是一則又非

如之前正位而退道王既疏王既朝則前正位而退者謂既治朝則大僕正其位與宰夫同

入路門也此官亦隨王而入而正位退就本位也注云前正位而退道王王既立退居路門左者

畢在路門之左今進前正位退還退在本位故云退居路門左也云待朝

門外而掌其政大僕路門也其門外則內朝之中如疏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者大射儀有

周縣之鼓也國語吳語云載常建鼓草注云建謂為之極而樹之明掌位云夏后氏之鼓是也

而王樂之鼓也程頤字通此經云建路鼓則亦用鼓也故建之於王之所也惠士奇云建路鼓

天子躬後世闕左懸登附鼓人有窮寃則擗鼓公車上奏其事焉注云大變路寢也者月命孟春

燕寢小寢也左襄二八年傳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路寢爾雅釋詁云路大也故路寢亦謂之入寢對

子云其朝於內朝羣臣辨色始入彼諸侯禮天子亦然若據文王世子亦得謂之外朝故文王世

朝其實彼外朝也如今宮殿門下天子諸侯皆內朝二外朝一既以三槐九棘朝為外朝一明此內

門記注云洛陽有端門蓋端門下即殿正門外之廷與周大寢門外之正朝相類故鄭注以洛陽宮

舍記注云洛陽有端門蓋端門下即殿正門外之廷與周大寢門外之正朝相類故鄭注以洛陽宮

伯路鼓云御庶子者蓋以御僕有下士十二人分之為御庶子也沈彤云御庶子即宮
 王宮其數甚多其直左右於王者則曰御庶子也庶子與小臣寺人內豎皆分日直事文王世子
 云內豎之御者可以類推也且經文明言御僕與御庶子斷不可合為一又御僕亦不可得無
 言庶子者班秩並在十下與庶人在官者略同不得以御僕下士十二人分之為御庶子也此經凡
 之士庶子乃卿大夫士之子弟入宿衛者因給事於宮中即更迭侍御於王故謂之御庶子路鼓
 在王庭庶子史記扁鵲傳有號門下中庶子亦通謂之御庶子周書祭公篇云汝無以嬖御上疾莊十
 有門庭庶子史記扁鵲傳有號門下中庶子亦通謂之御庶子周書祭公篇云汝無以嬖御上疾莊十
 三年矣御庶子即御郎門也直御庶子亦通謂之御庶子周書祭公篇云汝無以嬖御上疾莊十
 傳王御士御十即宿衛士庶子愆期即單伯之子也杜注傳云周禮王之御士十二人注成德
 云御王車者蓋亦以御僕及僕夫當之不知御僕下士十二人豈能禦大夫家亦有此官矣士庶
 武春秋長見篇有公叔堅御庶子公孫鞅史記商君傳作中庶子則卿大夫家亦有此官矣士庶
 子互詳官伯疏云大僕聞鼓聲則速迎此二官當受其事以聞者亦破先鄭說也小宰注云祭
 逆迎受之謂大僕聞鼓聲則速迎此二官當受其事以聞者亦破先鄭說也小宰注云祭
祀賓客喪紀正王之服位詔禮儀贊王牲事
 要紀在喪皆有拜立之位服則祭祀賓客六冕要紀喪經此官皆正之也云詔禮儀者亦冢上祭
 祀等為文憑者通舉其禮典儀則節文之細別若射人云以射禮治射儀是其義也注云詔告
 也者大宰注同云牲事殺制七載之屬者賈疏云言殺據祭祀之時王親自射牲故司弓矢云其
 王射牲之弓矢注云射牲示親殺殺性非尊者所親惟射為可殺時大僕及射人太宰等皆贊之
 知有制牲者郊特牲云君肉袒親割敬也注云割牲體禮器云君親割牲夫大薦酒注云親割
 能進牲孰體時祭統亦云君執鸞刀羞磨彼據諸侯明天子亦然云七載者按易震卦象云震驚

百里不娶也注云雷發聲百里者諸侯之象人君於祭祀之禮七牲為粢而已其餘不親彼諸
 侯親也明天子亦然是以大僕得有贊牲之事少宰不親七下人君故也特牲親七者士卑不嫌
 也案賈疏是也周易集解引鄭易注亦云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前驅如今道引也道而
 升率於組君七之臣載之七載詳諸子疏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前驅如今道引也道而
 也亦有疏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前驅如今道引也道而升率於組君七之臣載之七載詳諸子疏
 車右馭疏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前驅如今道引也道而升率於組君七之臣載之七載詳諸子疏
 也考道引猶小司寇注所云奉引也詳彼疏云道而居左自馭則中更無馭者左與右止二人是不參乘
 居左與馭居中及右為三今大僕別乘車而居左自馭則中更無馭者左與右止二人是不參乘
 為中以辟于車也黃以周云大僕居則在左左右行則乘王之副車凡乘副車者從王後而大僕
 為王道引則在前驅者多步行在塗而大僕驅以車與小臣之前道異故曰馭明非徒行也乘
 副車者多參乘而大僕乘王路之次路空辟王與有爵者乘車異故曰自左馭明不敢曠左
 亦不敢參乘也曲禮曰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左必式專為乘君次路者言與此相發明自左馭
 正當式左也若乘車不必自馭故馭夫乘馭武車從車明乘副自近是副車即十二乘之馭車亦
 與戎右注合是也此經注不必自大僕乘何車黃以為副車於義亦近是副車即十二乘之馭車亦
 即停車又即鄭書顧命注之次路凡五正路王自乘其一餘四路從行皆以其路之右充之非大
 僕所乘也乘五路者必自左馭依曲禮自是常法乘副車者本不必居左自馭大僕以前驅特自
 左馭非常法也互詳戎右疏云亦有車右焉者賈疏云以車右恐車傾覆非常雖無尊若亦空
 有車右勇力者也詒讓案此明雖不參乘仍貳乘有車右也戎右云會同充革車注云會同王
 乘余路猶以革路從行也充之者謂居左也依彼注說則乘五路者亦不參乘而以右居左馭凡
 居中而虛其右此大僕前驅則居左自馭右仍居右而虛其中二者小異要其不曠左則同也凡
軍旅田役贊王鼓
 案賈疏是也田役即謂王大田獵起徒役與他役事不同以大役無王親鼓之法也詳大宰鼓人
 疏注云王通鼓者賈疏云謂王親將軍眾待王樂乃擊之謂鼓人云金鐸通鼓之類也詒讓

案王通鼓謂王先鼓一面為倡贊者傳達獨鼓之詳鼓人疏云佐擊其除面者賈疏云按大司馬云王執路鼓路鼓四面鼓將居鼓下則前面不得擊之惟有三面今之此大僕佐擊一面戎右亦云贊王鼓則亦擊一年左傳侯叔夏御莊縣房為右富父終錫駟乘彼注云駟乘四人共車與則駟乘按文十一年左傳侯叔夏御莊縣房為右富父終錫駟乘彼注云駟乘四人共車與此同也案賈謂兵車有駟乘之謂鄭意蓋當如是但此經無與王同車之文况路鼓身長及面廣尺度輒人記雖無文以意推之當不減於晉鼓以車輿廣六尺六寸廣深四尺四寸算之無論橫建直建其地幾及隨之半而以四人共乘復同擊多面鄭賈之說按之事理殆不可通竊疑大僕於軍旅田役亦如王出入左馭前驅當別乘副車不與王同車其贊王鼓者亦謂別自擊鼓佐王號令諸軍帥非與王同擊一鼓也詳太司馬疏

救日月亦如之 非日月食時春秋傳曰**疏**救日月亦如之者日月官亦贊之禮詳鼓人疏注云日月食時者經惟云救日月不云食故注補之引春秋傳曰非日月之嘗不救者左莊二十五年傳文引之者證救日月用鼓之事亦詳鼓人疏

大喪 始崩戒鼓傳達于四方空亦如之 戒鼓擊鼓以警眾也故書戒為駭鄭司農云空謂葬下棺似寢讀如慶**疏**大喪始崩戒鼓傳達于四方者賈疏云言大喪謂已要始崩戒鼓謂擊鼓以警封祀祭之祀**疏**戒擊戒眾入傳達于四方謂以鼓聲相傳聞達四方案此當亦含母后及王后之喪賈說未咳云空亦如之者謂葬棺下室時亦戒鼓傳達之要人記云君以鼓封注云擊鼓為縱舍之節是也注云戒鼓擊鼓以警眾也者說文廿部云戒警也大喪擊鼓以非常大變警告眾人故亦謂之戒鼓云故書戒為駭者段玉裁云大司馬詩序云鼓南該孝子相戒以養蓋以戒訓該日駭此傳達四方無取疾急故不從故書徐養原云毛詩序云鼓南該孝子相戒以養蓋以戒訓該也凡戒聲亥聲多通用案段徐說是也穀梁莊二十五年傳云既戒鼓而駭眾是戒鼓義小異與大亦作駭是駭駭通用案段徐說是也穀梁莊二十五年傳云既戒鼓而駭眾是戒鼓義小異與大司馬注可互證鄭司農云空謂葬下棺也春秋傳所謂日中而備禮記謂之封皆謂葬下棺也音相似者鄉師送人注義並同日中而備禮本傳附釋音本岳本及葉鈔釋文宋本疏引春秋

傳並作備今據校改案字當為朔朔凡从崩者皆說字並詳鄉師疏云空讀縣喪首服之灋于如慶封祀祭之祀者慶封祀祭襄二十八年左傳文段玉裁云縣其音也

宮門 百服之法謂免髮并總廣狹長**疏**縣喪首服之法謂免髮并總廣狹長小宗伯為官也注今字作法也十喪禮眾主人免于房鄭彼注云免之制未聞舊說以為如冠狀廣一寸要服小記曰斬衰髻髮以麻免而以布此用麻布為之狀如今之著髻頭矣自項中而前交於額上卻繞綉也又喪服經云妻為夫妾為君女子子室為父布總箭筓衰三年傳云總六升長六寸箭筓長尺吉筓尺二寸注云此妻妾女子子室之異於男子者總束髮謂之總者既束其本又總其未箭筓篠竹也髮髻紛也男子之括髮斬衰括髮以麻則髮亦用麻以麻者自項而前交於額上繞粉如著髻頭為小記曰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髮總六升者首飾象冠數長六寸謂出紒後所垂為飾也是免髮并總之制也賈疏云按小宗伯已云縣衰冠之式于路門之外注云紒色宜齊同彼云冠專據男子云衰則兼婦人此云首服明無衰與男子冠直是婦人首服故知惟有免髮并總三年將齊衰以下者始死男子笄纓深衣婦人麻髮并總是以要服斬衰章云女子笄箭筓髮衰三年將齊衰以下者始死男子笄纓深衣婦人麻髮并總是以要服斬衰章云蓋象冠廣一寸婦人笄齊衰榛木斬衰箭筓為之也案免為男子首服髮并總是以要服斬衰章云是婦人首服未斬云縣其書於宮門示四方者謂書其品式於方版縣之宮門外也賈疏云小宗伯云縣于路門也

掌三公孤卿之弔勞 往**疏**掌三公孤卿之弔勞者弔謂弔勞也賈疏云此宮門亦路門也

等皆王合親往今使大僕者或**王燕飲則相其灋** 相左**疏**王燕飲則相其灋也亦於路寢夫有主人酌酒獻賓飲謂與諸侯燕若公三燕侯伯再燕子男一燕之等或與羣臣燕之等皆注之賈疏云此燕飲謂與諸侯燕若公三燕侯伯再燕子男一燕之等或與羣臣燕之等皆注之左右者謂左右贊助云昭相導左右**王射則贊弓矢** 贊謂授**疏**注云贊謂授之受之者按大射禮助也謂左右贊助昭相導左右**王射則贊弓矢** 贊謂授**疏**注云贊謂授之受之者按大射禮

云大射正執弓以授公小臣授矢於公既射大射正受弓天子之禮則大僕所授受其法與彼同必知此禮大射禮者見小臣職云賓射掌事如大僕之法則知大射此大僕所授受其法與彼同必

授受可知 **王抵燕朝則正位掌摯相** 燕朝人之嘉事則燕朝 **疏** 王抵燕朝則正位者江永

朝也又云玉藻言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親大夫每日常朝既畢君自始文書於路寢臣自始文書於路寢

於官府無所議者也若有所議則入內朝成六年左傳晉人謀去故絳獻子從公立于寢庭此

悉數之乃留更僕求可也注云掌摯相者亦謂其儀法如治朝則正服位掌摯相更之者為久將倦使之相

代若然王視燕朝則此官下大夫二人更相代直事與御僕同也注云燕朝則於路寢之庭者

內朝主燕謂之燕朝對外朝主治謂之治朝也朝士注云內朝之在路門內者或謂之燕朝路寢者

之庭即於路門之內也注云因燕羣臣在寢故謂之燕朝左傳成六年齊獻子將新中軍且為僕大

世子公族朝于內朝注云內朝路寢廷是也惠士奇云左傳成六年齊獻子將新中軍且為僕大

夫杜注大僕也晉謀遷都諸大夫皆在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于寢庭指內朝路寢庭蓋三朝惟內

之所掌也金鶚云晉釋宮云兩階間謂之鄉中庭之左右謂之位指內朝路寢庭蓋三朝惟內

是也周書鄭保篇云王在野昧爽立于少庭王告周公旦大開篇亦有少庭皆謂朝廷也案惠金說

朝也又大匡篇云王乃召冢卿三老三吏大夫百執事之人朝于大庭彼大庭對少庭言之則當

即治朝之廷蓋廷庭亦可通解孔注謂是公堂之庭誤內朝路寢雖有堂階然王抵朝則立兩階

間南鄉是仍在庭不在堂也王三朝制詳闕人及朝士疏云王圖宗人之嘉事則燕朝者文王世

子公族朝於庭不在堂也王三朝制詳闕人及朝士疏云王圖宗人之嘉事則燕朝者文王世

於內朝內親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注云謂以宗族事會即此注所謂嘉事謂為宗族之

人圖謀昏冠之事昏冠為大宗伯嘉禮之一故曰嘉事也國語魯語敬姜欲室公父文伯饗其宗

禮彼宗人圖事而饗在路寢之堂明圖事之朝亦在燕朝也賈士相見禮疏引論語鄉黨云孔

子與君圖事於庭圖事於堂蓋約鄭被注義三朝惟路寢內朝有庭有堂亦內朝圖事之證也江

永云路寢門內之朝君之視之也常有四一為與宗人圖嘉事文王世子公族朝于內朝鄭云謂

以宗族事會是一為與羣臣燕飲禮所言之也一為君臣有事謀議也四事外則君與四方之賓

復視內朝鄉黨所記是也一為羣臣以立端服夕見亦是君臣有事謀議也四事外則君與四方之賓

燕亦在寢非朝禮又或臣燕見於君土相見禮所謂君在堂升見無方階辨君所在亦非朝禮孔

子侍坐侍食對問政對儒行皆是燕見時也大僕職王視燕朝則前正位掌摯相本不止一事鄭

以宗人圖嘉事解之舉一邊耳非謂燕朝專為宗族視也又云三朝唯路寢有堂有階孔子異姓

之臣而攝升堂則燕朝無分同異且燕宗族時必有異姓一人為賓注云同宗無相賓客之

道黃以周云凡圖事在燕朝也君與卿圖事注云圖謀也謀事者必因朝止圖宗人嘉事已也

大夫北面士東面此言燕朝之位也君與卿圖事注云圖謀也謀事者必因朝止圖宗人嘉事已也

案江黃說是也江所舉四事唯燕飲非朝禮餘皆足補鄭義蓋兩外朝並立位唯內朝為圖事及

燕之朝或立於庭或坐於堂禮云朝不坐注謂大夫坐於上士立於下是也雖抵朝正禮

必在中庭而升堂圖事亦自有位次據文王世子說公族朝于內朝者貴者以齒在路寢庭以官

當正其位矣至燕朝位則此經無文據文王世子說公族朝于內朝者貴者以齒在路寢庭以官

是內朝與外朝不同黃以周云禮命入卿位在燕朝疏引鄭注云內朝者貴者以齒在路寢庭以官

卿位本不止公族其位仿燕禮故謂之燕朝亦不止宗人也然諸侯朝禮士族揖燕禮公不揖

士朝禮君在兩階間謂之鄉燕禮故謂之燕朝亦不止宗人也然諸侯朝禮士族揖燕禮公不揖

但云君南鄉不全用燕禮公在階東面之文亦以此又云燕禮卿大夫皆少進北而其位仍在

立于西方東面北上其位皆在階東面之文亦以此又云燕禮卿大夫皆少進北而其位仍在

中庭之東非正中庭燕朝之位蓋同鄭注曲禮云卿路門內北面以始入門之位言其注聘禮

云卿西面以揖後所居之位言兩注若異以燕禮文參之自通又云內朝才兼同異姓其注聘禮

大夫朝於內朝皆在東方或西面或北面自有定位故同姓在西方面東面亦以官分即大朝觀在

與異姓同朝內朝即如此若西面或北面自有定位故同姓在西方面東面亦以官分即大朝觀在

廟中以同異姓分亦同姓西面北上不得東面觀禮所同姓西面異姓東面是也然則公族之
得東面者為燕朝卿大夫之位而在東方有定能公族不得不然也故曰公族朝于內朝於東面北
上案黃說是也內朝公族位在西方東面猶治朝王族故士位在路門之右東上其大夫本位蓋
亦在庭東北面與諸大夫位同與王族亦東西相對也鄭曲禮注謂路門內有卿位則本不謂內
朝唯注說與文王世子義亦無違也 **王不眠朝則辭于三公及孤卿** 辭謂以王不眠朝之
曲禮注說與文王世子義亦無違也 **王不眠朝則辭于三公及孤卿** 辭謂以王不眠朝之

有疾不 **疏** 王不眠朝則辭于三公及孤卿者江永云大夫治朝燕朝此不眠朝謂不眠治
者以其人眾不能備告故唯辭公及孤卿也 **注** 云辭謂以王不眠朝之意告之者此亦用今
字作視也 **注** 云辭猶告也王無事必日視朝今有故不視朝則大夫以王不眠朝之意告公
卿使不疑且無久埃也引春秋傳者文十六年經夏五月公四不視朝公羊傳云公曷為四不視
朔公有疾也引之者證彼不眠朝因有疾之故此不視朝雖不必有疾亦必有故然後不視也

周禮正義卷五十九終

周禮正義卷六十九

瑞安孫詒讓學

小臣掌王之小命詔相王之小禮儀

小命時事所勅問也 **疏** 王臣掌王之小命詔相

大僕職事並以大小相備所掌略同賈疏云大僕所云大命及祭祀賓客詔相之者是大此小臣
大僕之佐故掌其小者也 **注** 云小命時事所勅問也者廣雅釋詁云敕語也勅即敕之借字詳

宰夫疏云小法儀趨行拱揖之容者此亦注用今字作法也賈子新書容經云行以微聲之容臂
不搖掉肩不下上身體似不則從容而任趨以微聲之容飄然翼然肩狀若坏足如射箭此趨行之

容也說文手部云拱斂手也要服記注云吉時拱向左手要時拱向右手儀禮經傳通解引書
大傳云立則警折拱則抱鼓又司儀有天揖時揖土揖此拱揖之容也古之揖者今之拱手詳大

祝及司儀疏賈疏云謂若趨以采齊行以肆 **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正王之燕服位** 時也燕居
夏天子相同姓之等皆有容儀而詔相之 **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正王之燕服位** 時也燕居

疏曰王卒食 **疏** 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正王之燕服位 **疏** 王臣掌王之小命詔相
文端而居 **疏** 孤卿為朝臣其復逆正王之燕服位 **疏** 王臣掌王之小命詔相

之賈御僕疏謂此官亦掌大夫士復逆非也詳彼疏 **注** 云謂燕居時也者謂退居燕寢時引大
僕正王之服位王眠治朝燕朝皆云正位彼為王眠內外朝行禮時之服位也孔子燕居孔疏引

鄭目錄云退朝而處曰燕居引玉藻曰王卒食玄端而居者證王燕居之服也賈疏云彼在王
路寢中食訖退適燕寢服玄端朱裳而居之案王燕服玄端當玄裳賈說未瑋詳司服疏云彼在王

之燕出入則前驅 **疏** 燕出入則前驅 **疏** 王臣二人執戈先二人後喪大記亦云大夫士既殯而
君往焉小臣二人執戈先二人後喪大記亦云大夫士既殯而

注說王出入乘車則此官為前驅步行則此官亦執戈先後王而立彼注使階賈彼疏謂據

如之鄭司農云王之所不與謂非郊廟尊祭則王不與也則賜之禽也凡祭祀王之所不與也則賜之禽也

言大宗伯云若王不與祭則賜之禽也此與彼義同也禽者鳥獸通名詳施人疏云都家亦如之

祀與都宗人注云都王子弟則立其祖王之廟也祭祀子為宗並有先王廟故亦有賜禽注

鄭司農云王之所不與謂非郊廟尊祭則王不與也先鄭謂王廟非尊祭祀王尚不與明公

卿等自祭祖廟王不與可知賈疏云後鄭不從者後司服六冕所祭皆王合親為何有非郊廟王

不與者乎故不從之云則賜之禽公卿自祭其先祖則賜之禽也者此謂公卿大夫自祭其先是其常事何有

王皆賜之禽也論案若如先鄭說公卿自祭其先祖則王本無與法經不當云王所不與故後

鄭不從云玄謂王所不與同姓有先王之廟者賈疏云若然經都家謂畿內三等采地則文云祭

祀是畿外同姓諸侯魯衛之屬也周公出文王故魯立其廟是魯有先王之廟也但王子弟封畿內

于周廟杜注云周廟文王廟也周公出文王故魯立其廟是魯有先王之廟也但王子弟封畿內

外者必別子為宗始於五廟外特立祖王廟非宗凡祭祀致福者展而受之臣有祭肉

國疑不得立文王廟賈並舉之似未審詳都宗人疏

於君所謂歸昨也展謂錄視其牲體數者大牢則以牛左肩五個

肩胛折九個少牢則以羊左肩七個特牲則以豕左肩五個

謂歸昨也者膳夫注云此福謂諸臣祭祀進其餘肉歸昨於王是也致者都家宗人致之祭僕也

詳膳夫疏云展謂錄視其牲體數者內宰注云展猶錄也此致福即致牲體故知展謂錄視其體

數也云膳夫數者大牢則以牛左肩胛折九個少牢則以羊左肩七個特牲則以豕左肩五個者

並據少儀說致福注彼注云折斷分之也皆用左者右以祭也羊豕不言胛因牛序之可知賈

疏云凡祭祀周人尚右故右胛皆祭故以左胛致人祭言大牢天子大夫已上少牢謂天子之士

言肩胛謂折九個者則一體折為三段則牲少體不得全

自外皆然以人多故也皆用前體者前體貴故先用也

御僕掌羣吏之逆及庶民之復與其弔勞羣吏以下疏羣吏之逆及庶民之復者此復

詳掌其弔勞明經文不兼羣吏也庶民亦有弔勞者蓋軍旅大役之事效死服勞或蒙優禮非

孤卿復逆注云羣吏以下者小司寇朝士注義並同賈疏云大僕掌諸侯復逆小臣掌三公

史之矣案鄭賈說非也羣吏猶言羣臣凡大夫士皆為羣吏小臣職孤卿中不得兼大夫士也

三年傳魏絳授僕人書杜注云僕人晉侯御僕是諸侯御僕亦掌羣臣復大祭祀相盥而登

相盥者謂奉饗授巾與登謂為王登牲體於

特牲饋食禮主人降盥出舉入乃七載

禮云時有奉樂授巾之事故云以無正文故云與以疑之也詒讓案此亦謂相王盥也特牲饋

在區北宗人東面取巾振之三面而戶卒執巾者受少牢饋食禮及士處禮經已戶盥並有奉

樂授巾之節王尊不就洗盥與戶同也又內則云進盥少者奉樂長者奉水請沃盥卒授巾注

云樂承盥水者巾以挽手國語吳語越行成於吳曰一介婦人登升也亦有司徹乃升注云升牲體

一月之時陽氣俛仰黃泉之下萬物被施前俯而後仰故謂之冕也
猶僂也僂平直貌也亦言文也立上而下下前垂珠有文飾也云皆立冕朱裏延紐者此皆字統
下五采縹三十有二就為文明其為五冕之通制司服注云六服同冕者首服尊也是其義賈疏云
古者縹麻三十升布染之土以立其下以朱衣之於冕之上云延者即是上玄者凡冕體周禮無
上文下朱覆之乃以五采縹緹貫五采玉垂於延前後詒讓案凡五冕皆麻為之論語子罕篇云
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眾集解孔安國云古者縹麻三十升布以爲之純絲也故從儉
詩周南葛覃孔疏引鄭論語注說與孔同蓋春秋以後所改易此經在周初未有純冕之制則無
不用麻也江水云古布幅二尺二寸當今尺一尺三寸七分半若朝服十五升之纁倍於衣之例孔
冠升倍衣唯喪服斬衰三升冠六升則然自齊衰以下則非倍半之數矣禮無冠倍於衣之例孔
誤釋耳麻冕之布亦不過十五升如今尺之一分容九縷已是細密難成矣金鶚云冕服玄衣纁
裳以象天地五冕皆用玄色之布覆其上而纁其裏亦象天地之色弁師玄冕朱裏朱當是黃朱
即纁色也地色多黃純朱非所以象地故古人象入地皆用玄纁穀梁傳三年疏冕上玄下纁可
知弁師朱即纁也案江金說也是也朱裏玉藻注亦作纁裏釋名又云纁下依鄭士冠禮注義纁爲
三入朱爲四入深淺小別色人同也管子輕重己篇說天子五時各服其方色之纁於禮無文不
爲典要賈說冕體廣長之序並據漢禮器制度文左傳桓二年孔疏云阮諶三禮圖漢器制度
云冕制皆長尺六寸廣八寸天子以下皆同沈引董巴輿服志云廣七寸長尺二寸應劭漢官儀
云廣七寸長八寸沈又云廣八寸長六寸者天子之冕廣七寸長尺二寸者諸侯之冕廣七寸
長八寸者大夫之冕但古禮殘缺未知孰是案王制孔疏引皇侃說諸侯卿大夫之冕與沈文同
同疑不足據又依賈說冕玄表朱裏皆用布王制疏謂朱裏應以纁爲之與又據國語魯語說
諸侯夫人纁紵纁謂延亦纁組爲之用絲不用麻今案古者麻冕則延亦當用麻魯語以延與紵
並舉或據後世純冕之制與張惠言云冕武之色無文約以玄纁爲之案張說是也武蓋亦玄表
而朱裏與延色同經舉延紐而不及武者文不具也注云冕服有六而云五冕者大裘之冕蓋

無旒不勝數也者辨黃丕烈校改作連是也詳大率疏旒俗字當作旒詳後賈疏云按司服祭服
六服皆連冕言之今此惟云五冕者但此弁師所掌冕以旒爲主祭天用大裘取質其冕亦當無
旒爲質故此不數之惟有五冕耳論議案司服冕服六此云五冕者凡冕服以衣章爲別異大裘
而冕亦被衾衣衣冕相同故不數也鄭謂大裘之冕蓋無旒於經無文故爲不敢質定之辭本非
篤論陳祥道陸佃王昭禹鄭燾戴震金榜孫希旦張惠言並據玉藻天子玉藻十有二旒而黃度王應麟
祭之日王被衾以象天戴冕藻十有二旒則天數也明大裘被衾衣冕十有二旒而黃度王應麟
今攷大戴禮記禮三本篇荀子禮論篇並云郊之麻冕陳祥道云古者五冕皆麻至孔子時乃去
麻用純然郊冕猶用麻所以示復本也案陳說是也若然晚周之世郊祀之冕亦止麻純則別不
等旒之有無則周初裘冕非無旒之冕可知公羊宣元年何注云弁加旒曰冕左傳桓二年疏引
宋衷世本注云冕冠之有旒者是有旒乃謂之冕古書無言冕無旒者惟周書王會篇說戎王朝
請侯之事云天子而玄纁無旒孔注以繁露爲旒攻天子受朝服變冕不當無旒蓋文有駁
誤互詳司服疏云延冕之覆在上是以名焉者玉藻注云延冕上覆也賈疏云玉藻注言雖不同
義則不異皆以玄表覆之在冕上也以爵弁前後平則得弁稱冕則前低一寸餘得冕名冕則便
也以低爲號也玉藻孔疏云用三十升之布染之爲玄覆於冕上出而前後冕謂以版爲之延
覆上故云延冕上覆也但延之與版相著爲一延覆在上故云延也故弁師注延冕之覆在上是
以名焉與此語異而意同也皇氏以弁師注冕延之覆在上以弁師經有冕文故先云冕延之覆
在上此經唯延文故解云延冕上覆今刪定諸本弁師注皆云延冕之覆在上皇氏所讀本不
同者如皇氏所讀弁師冕延之覆在上是解冕不解延今按弁師注意云延冕之覆在上是解延
不解冕也皇氏說非也案據玉藻疏是皇侃所見舊本此注作冕延之覆在上唐時定本則與今
本同賈疏謂此注與玉藻注不同又以延低一寸餘故得冕名釋注是以前後引而出長故名爲延
疑亦冕在延上與皇本同今詳審注意實謂延覆冕上前後引出而長故名爲延爾雅釋詁云延
也皇賈說並誤延字又作延左桓二年傳衛統紵延紵注云延冠上覆也案冠弁並無延杜言冠

者冕之通稱也云紐小鼻在武上并所貫也者說文糸部云紐糸也又金部云鈕印鼻也廣雅釋器云鈕謂之鼻案凡器物之有空窾可穿糸者並得稱鼻冕鼻謂之紐猶印鼻謂之鈕也武者玉藻云編冠玄武鄭彼注云武冠卷也古者冠卷殊賈疏云紐者綴於冕兩旁垂之武兩旁作孔以并貫之使固其牢固也戴震云延有紐自延左右垂并貫之以為固案戴說是也賈云紐綴於冕者謂綴於延下也冕延與武殊納之禮冠之梁與武殊故必於延下綴紐下垂及武復於武旁為空與紐空正相直而後以并橫穿紐武之空與延髮相貫為固注不云在延下而云在武上者以延同故下垂正當武左右之上非謂紐與武連也若冠當簪者廣裘以冠其無由相屬也紐之材蓋與冠之紐武并貫之處若今漢時冠卷當簪所貫者於上下之廣及隨緣之表以冠其者賈疏云古冠之中央患士奇云士冠禮禮備廣終幅長六尺康成云繼今之續梁也韜髮而結之徐爰曰古者有冠無續冠有續以冠之為之後世施續于冠因裁續為帽然則古曰繼漢曰續宋曰帽阮元云廣裘以冠繼謂以冠繼之廣裘為之廣裘也案阮說是也蓋注所謂卷即武也繼與繼同士冠士昏禮之繼內則之繼注並以冠繼乃古之冠梁續之有梁者亦謂之繼故說文糸部云繼冠用之此禮經之繼也若漢人所云冠繼乃古之冠梁續之有梁者亦謂之繼故說文糸部云繼冠織也漢書示帝紀注引李斐云齊國舊有三服之官春獻冠續為首服冠續即謂織成冠續梁之材也然古冠梁廣止二寸而漢之續梁以冠繼為首服冠續即謂織成冠續則不全幅可冒髮而不可稍髮是漢之繼非禮經之繼也惟周時凡冠必先著繼而後以冠加之異制而其在下冒髻承冠則一故士冠禮注以漢之續梁況繼也然則漢人通稱冠續之梁為繼此注之冠繼即謂冠梁明矣凡冠梁覆冒前後屈而於冠卷其冠之左右旁而梁所不覆者即當簪之處也當簪之處既梁所不覆故別於卷上出為兩瓣以與簪相穿為固其廣表則與正面之梁相等但梁材以一條屈之冒髻前後而兩末咸屬於卷當簪之類紐者則左右各為一瓣以蔽髻之兩旁其下屬於卷而上與梁不相屬以此為異賈疏五采縹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求明漢時冠繼即冠梁與周時稍髮之繼迥異故不得其指

五采縹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

有一玉笄朱紘

縹文之名也合五采絲為之縹垂於延之前後各十二所謂連延也就成也

紘也紘一條兩端於武線不言皆有七者此為長衣之冕十二旒則用玉二百八十八紘也紘九旒用玉二百一十六衣之冕七旒用玉百六十八衣之冕五旒用玉百二十八衣之冕三旒用玉七十二

疏五采縹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者鄭賈讀五采縹十有二句疏云此據一縹一旒而言玉有五種以青赤黃白黑於一縹之上以此五色玉貫於縹繩之上每玉間相去一寸十二玉則十二寸就成也以一玉為一縹之使不相并也王安石王昭禹黃度林霽並讀五采縹十有二就句金縢云賈氏以就字屬下讀誤也經蒙上王之五冕立文不得專明一冕此言五采縹十有二就下言諸侯之縹旒九就其讀足以明矣此皆據一旒為說先陳就數次陳玉為於玉言皆互文也朱大詔亦云天子云諸侯之縹旒九就焉玉三采於諸侯言縹旒則五采縹之為於玉可知於諸侯言縹旒九就則天子縹旒十有二就可知於諸侯言縹旒三采則天子五采玉可知五采一成為一就就自指縹旒言疏謂以一玉為一縹之使不相并也賈疏云以玉笄貫之又說足證鄭賈之誤云玉笄朱紘者以美玉為持冕武之笄追師所為者也賈疏云以玉笄貫之又以組為紘仰屬結之也金鵝云古者冕弁上有笄下有環弁所以固冕弁亦以縣瑱也皮弁章弁者弁皆有笄亦皆有環若安髮之笄則服玄冠繼布冠者皆有之孔廣森云王之冕言紘不言瑱諸侯又無紘皆文不備其瑱天子亦以玉安注云縹雜文之名也者聘禮注云縹案曰縹案縹縹皆雜織采絲為之與司凡縹縹席典瑞縹藉義略同云合五采絲為之縹垂於延之前後各十

二所謂連延也案連延謂延前延後深達不關垂旒鄭說非也詳前白虎通義縹為延器云天子

麻冕朱綠縹垂十有二旒者法四時十二月也案此經王冕縹玉並五采而禮器云天子冕朱綠縹注云朱綠似夏殷禮也周禮天子五采縹白虎通及獨斷並以朱綠縹為周禮金縹通之云五采縹但言朱綠以此二采下達於大夫士案金說與班蔡合亦通唯春秋疏三改訓質文篇縹黑統首服縹黑白統首服縹白赤統首服縹赤皆不備五色則與此經義不能強合矣云就成

也者與瑞注同云繩之每一而實五采玉者此鄭讀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為句凡五采備為圭
 而即就也每一旒采十二就即十二而實五采玉者此鄭讀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為句凡五采備為圭
 玉繅藉之制以釋此冕繅謂亦采別為等采備為就然則天子五采繅則一就為五等一好十二
 就凡六十等於文太綉疑非也竊謂冕繅合五采繅為繅與繅藉畫章不同畫章聚數就為一十二
 合繅則以一就為一旒蓋每旒一道備五采一成一則十二就即十二旒也以其一就即是一旒故
 經止著十二就九就之文而不必別言旒數若如鄭說則經不言一冕之旒數而反詳一旒采色
 之就數詳略失當於文例疏矣諸侯三采以下並同其旒玉采次注無說玉藻孔疏引臯氏沈氏
 說云旒垂五采玉依飾射侯之次從上而下初以朱次白次蒼次黃次玄五采玉既質偏周而復
 始其三采者先朱次白次蒼二色者先朱後綠案臯沈孔依射侯之次以推旒玉之采未詳是否
 又此王五采玉及下文諸侯瑋玉三采並以眾玉而備多采分之則一玉各自為一采不得相兼
 而依許叔重說則是一玉而兼備五采三采蓋與鄭義絕異詳後疏云十二旒則十二玉也者通
 典嘉禮引此注作十二旒旒則十二玉案旒即旒之俗杜氏所據此注蓋重存字十二旒者鄭嫌
 本無存故補其義旒則十二玉者謂每一旒有十二玉每就開蓋一寸者就開謂采色一而之開鄭玉藻
 注說遂延云天子齊肩孔疏云以天子之旒十有二就每一就其以玉者九寸七寸以下皆依
 二寸故垂而齊肩也言天子齊肩則諸侯以下各有差降則九玉者九寸七寸以下皆依
 旒垂而長短為差云朱紘以朱組為紘也者說文系部云紘冠卷也重文紘紘或從弘案冠卷與
 紘異物許不宜合為一段玉裁校本依玉篇作冠冠紘是也左傳桓二年孔疏云魯語稱公侯夫
 人織紘延知紘亦織而為之士冠禮言組纓組紘知天子諸侯之紘亦用組也孔疏云紘唯王
 朱耳諸侯以青祭義曰諸侯為精百畝冕而紘紘躬乘乘大夫士以緇緇士冠禮稱弁皮弁緇組
 紘下不結又國語魯語章注云冕曰紘紘紘之無紘者也從下而上不結賈疏云謂以一條繩上
 組一頭於左旁弁上一頭繞於頤下至句上於右相弁上繞之是也鄭注士冠禮云有弁者屈
 組以為紘垂為飾無弁者纓而結其條彼有弁據皮弁弁弁此五冕皆有弁與彼同此言屬於武

者據弁實武故以武言之其實在弁案賈說是也紘屬於弁當武處故注通言之云冕繅於武
 云繅不言皆有不皆者者賈疏云謂王之五冕繅則有十二有九有七有五有三其玉旒皆十二故
 繅不言皆有不皆者則九旒以下是也玉言皆則五冕旒皆十二玉玉言皆則五冕旒皆十二玉
 有不皆者非也五采繅十有二就上立冕朱衣延經皆字十有三就下又有皆字謂每就十二
 玉也然則天子五冕皆玄冕朱衣延經皆五冕皆五采繅十有二就則王之冕無不十二旒耳而曰五
 冕者正以著其共同也孔廣森云經言五冕皆五采繅十有二就則王之冕無不十二旒耳而曰五
 以此為表衣之冕與皆文不相會左傳曰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王之冕服於是取數焉
 案黃孔說是也下應當朱初說同經云王之五冕皆玄冕下云五采繅十有二就既無九七遞
 減之文又不云十二旒屬何冕則王五冕並十二旒可知禮器說天子之冕藻十有二旒亦不云
 諸冕遞減與此經文正相合詳後疏云此為表衣之冕十二旒則用玉二百八十八者唐郊祀錄
 引三禮圖說司部不如此經十二旒通關五冕故謂專據表冕其冕冕以下之旒則或於此賈疏
 云以非十二旒旒旒十二玉而後二十四旒旒旒用二百八十八王應龍謂冕旒旒旒十二玉有旒無
 後江永云大戴禮說東方朔客難皆云冕而前後遠延謂版長尺六寸自延端至武前後皆有
 鄭謂前後皆有旒此因玉藻前後遠延而誤耳前後遠延謂版長尺六寸自延端至武前後皆有
 還非謂前後亦有旒也玉藻言十有二旒未嘗言前後皆十有二旒也據疏引禮器說冕亦云飛
 於旒之前後亦皆旒也孫通失之與且表冕二十四旒旒旒用玉二百八十八如此繁重恐首不能勝鄭所
 計用玉每冕皆當去其半金榜云續漢書輿服志孝明皇帝永平二年初詔有司采周禮記尚
 書車陶簡乘輿服從歐陽氏說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氏說冕前圓後方前垂四寸後垂三寸三
 公諸侯及卿大夫皆禮緯旒垂目續塞耳王者示不應說大戴禮王江金說可正得說之誤戴
 前旒以蔽明也禮緯旒垂目續塞耳王者示不應說大戴禮王江金說可正得說之誤戴
 此亦謂冕唯前有旒淮南子主術訓說同今依其義表冕前十二旒旒旒用玉二百八十八旒旒
 之冕三旒用玉七十二者隋書禮儀志引禮說並同此即鄭謂繅有不皆者也依其說計之

江氏說無後序則侯伯子男冕皆與公同前九旒九就九玉用玉同八十一也天子之三公冕旒
 數與諸侯同又案隋書禮儀志引禮圖云鷩冕侯伯服以助祭七旒用玉九十八鷩冕子男服以
 助祭五旒用玉五十五冕諸侯服以祭其廟三旒用玉十八禮圖所說並與鄭同但依鄭說五等
 諸侯並以一冕冠五服故賈疏謂侯伯子男之冕亦據一冕如上公而禮圖謂諸侯立冕二旒則
 與鄭賈義違未詳所據又淮南子主術訓高注說冕旒云天子玉冕十二公侯挂珠九伯子男各
 應隨其命數也此亦依鄭義而謂公侯同九玉則與鄭說又小異疑傳寫之誤云纁玉皆三采者
 據上文云孤纁四就用玉三十二三命之卿纁三就玉十八再命之大夫纁再就玉八者大
 夫纁當作纁各本並誤此謂諸侯之卿大夫也隋志引禮圖云纁冕孤卿服以助祭四旒用玉
 三十二與鄭義同鄭意公侯伯孤四命前後八就以八乘四得三十二卿二命前後六就以六乘
 三得十八大夫再命前後四就以四乘二得八也賈疏云四命以下皆據典命公之孤四命公侯
 伯之卿三命其大夫二命子男之卿再命大夫一命而言詒讓案禮器說冕旒云上大夫七下大
 夫五士三注以為夏殷禮孔疏亦云周家旒數隨命數又士但得弁無旒也金鞶云此亦周禮也
 蓋大夫士有王初侯國之異王初之大夫與諸侯略等士與諸侯之大夫略等然則王初之士得
 服冕也上大夫為纁六命侯伯等而服纁冕其冕七旒下大夫四命與子男等而服希冕其冕
 五旒上士三命與大夫之卿等而服玄冕其冕三旒三公與外諸侯之大夫五旒皆不依命數又依江氏
 有九旒所以尊之也案金說也是也今依禮器說天子之卿七旒大夫五旒皆不依命數又依江氏
 說無後序則天子卿冕前七旒四十九玉大夫冕前五旒二十五玉也諸侯卿大夫旒數無文疑
 當降于臣一等孤卿同前五旒用玉二十有五大夫前旒三旒用玉九也淮南子上術訓高注云卿
 勳珠六亦未詳所據又天子孤蓋服纁冕而與卿同七旒上中下士並得服冕亦同三旒九玉此
 經不具也詳大宗伯典命司服疏云藻玉皆朱纁者藻亦當作纁賈疏云亦據聘禮記聘臣藻皆
 二采朱纁而言也云韋弁皮弁則侯伯纁飾七子男纁飾五玉亦三采孤則纁飾四三命之卿纁
 飾三再命之大夫纁飾二玉亦二采者以纁玉采數之差與冕旒同也今依禮器定五等諸侯冕
 同九旒則韋弁皮弁纁飾亦九玉三采王朝卿纁飾七大夫纁飾五諸侯孤卿同纁飾五大夫纁
 飾三玉並二采不依命數為差又左傳二十八年傳楚子玉自為纁弁玉纁杜注云弁以鹿子皮

為之璣玉之別名次之以飾弁及纁案子玉之弁蓋即以璣為璣此諸侯卿大夫皮弁得以玉為
 飾之也云弁經之弁其辟積如冕纁之就然者賈疏云以其用服非吉故無飾故辟積有就也
 張惠言云鄭蓋以天子至卿大夫皆有素纁弁之弁經服故為辟積之差等其實天子即以韋弁
 君大夫即以皮弁為弁經其得弁不得有辟積也案張說是也辟積與士冠禮皮弁服素纁義同
 彼謂皮弁之裳當要中辟積為帶鄭此注則謂弁經之弁當縫辟積如冕纁之數然經無弁積之
 文不足據也天子以下弁經之等自以冠裳為差詳司服疏云庶人用者素委貌者明不得服弁
 經也鄭謂庶人且欲從下向上因推出士變冕為纁弁之意也云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旒士變冕為
 上因言庶人且欲從下向上因推出士變冕為纁弁之意也云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旒士變冕為
 又見一命大夫衣無章士又遜之變冕為爵弁若一命大夫有旒士則不須變冕為爵弁直服無
 旒之冕矣故知一命大夫無旒也若然爵弁制如冕但無旒為異則無旒之冕亦與爵弁殊得
 謂之冕者何無旒之冕亦前低一寸餘故亦得冕名也案鄭賈說並非也無旒則不與冕依禮器
 序不辭命數一命之大夫及王之下士亦當玄冕三旒士爵弁形制當同韋弁皮弁又不與冕同
 詳大宗伯司服疏云其韋弁皮弁之會無結飾弁經之弁不辟積者亦以等降也賈疏云一命大
 夫及士互相承士不得無旒故知無此等任大椿云注云其韋弁皮弁之會無結飾與上注一命大
 夫及士互相承士不得無旒故知無此等任大椿云注云其韋弁皮弁之會無結飾與上注一命大
 冕亦三旒則弁亦當無降也云禁令者不得相僭踰也者尊卑之服各依其等若有僭踰則弁師
 糾詰之故有禁令也引玉藻曰君未有命不敢即乘服者彼文不敢作弗敢鄭彼注云謂卿大夫
 受賜於天子者歸必致於其君君有命乃服之案彼云乘者兼賜車馬言也賈疏云彼諸侯之卿
 大夫聘於天子天子賜之冕服歸國告君得君命乃服之未得君命則為僭踰故引為證也云不
 言冠弁天子以爲田服即諸侯及臣之朝服亦皮弁之類不言之者兼於韋弁皮弁也詒讓案冠
 帶素纁天子以爲田服即諸侯及臣之朝服亦皮弁之類不言之者兼於韋弁皮弁也詒讓案冠
 弁之冠委貌即玄冠詳司服疏玄冠玉飾經無文玉飾先鄭注釋服玉云冠飾十二玉賈彼疏謂
 天子冠弁與韋弁皮弁同十二玉玉韋韋孔疏亦謂諸侯及孤卿大夫冠弁采玉之數並同二弁理

或然也云不言服弁服弁自天子以下無飾無等者禮記云端衰喪事皆無等注云喪者衣衰貴賤同孝子於親一也明天子以下至於士喪服制度並同故經不也

周禮正義卷六十終

周禮正義卷六十一

司甲

司兵掌五兵五盾各辨其物與其等以待軍事

疏 五兵五盾各辨其物與其等以待軍事者賈疏云五兵五盾各有物色與其善惡長短大小之等按此下有舞者兵及厥五兵直云以待軍事者五兵五盾以軍事為主故也注云

五盾千櫓之屬其名未盡聞也者說文盾部云盾也所以捍身蔽目又木部云櫓大盾也釋名云盾也跪其後避刃以隱也文大盾也平者曰吳魁本出於吳為魁帥者所持也隆者曰漢

之本出於蜀獨所長者曰步盾步兵所持與刀相配者也狹而短者曰子盾車上所持者也今謂之曰露見是也狹而長者曰步盾步兵所持與刀相配者也狹而短者曰子盾車上所持者也今謂

小解也以縫版謂之木給以犀皮作之曰犀盾以木作之曰木盾皆因所用為名也廣雅釋器云吳魁千版楛版也案楛即伐也毛詩秦風小戎蒙伐有苑傳云伐中干是也五盾蓋即詩傳

之中干及魯名所說步盾車盾之類總舉大數無五者之名故云未盡聞云等謂功沽上下者司動注云等猶差也賈疏云功謂善者為上等沽謂能惡者為下等也必知有此法者見菜人職云

書其等以饗工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下上其食明兵盾亦當然案功沽詳酒正疏鄭氏云五兵者戈也載付矛夷者蘇氏演義引世本說五兵義同兵者戎器之通名故受無金刃亦謂之兵

名制並詳考工記總敘及治氏盧人職賈疏云此謂及授兵從司馬之灋以頒之及其受兵車之五兵故下注云車之五兵司農所云者是也

輪亦如之及其用兵亦如之從司馬之法令師旅卒兩人數所用多少也疏馬之灋以頒

瑞安孫詒讓學

之者司弓矢云凡師役會同頒弓弩從授兵甲之儀則此授兵亦兼師役會同有頒兵甲書費誓云善穀乃甲冑敵乃于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即魯公伐徐戎命有司治甲兵以頒受之事也天子六軍其人出於六鄉其甲兵則皆臨時官給故坊記孔疏云據司馬灋之文諸侯車甲牛馬皆計地令民自出若鄉遂之眾七十五人則遣出革車一乘甲士三人馬四匹牛十二頭恐非力之所能皆是國家所給案孔說是也左傳十一年魯鄭伯將伐許遂亦於大宮杜注云大宮鄭祖廟戰國策齊策云甲兵之具官之所私給也魯命魯人三郊三遂亦止時楨榦芻藁而甲兵不責之郊遂此皆可證孔官賦之法則車馬甲兵皆民自備非官所授詳甸計地出車之法則非其畿內四等公邑丘甸軍賦之法則車馬甲兵皆民自備非官所授詳小司徒縣師夏官敍官疏惠士奇云春秋伐莊四年楚武王授師子以伐隨因二年衛懿公將戰而國人受甲古者兵器藏於國有事而後授兵既事復還兵所謂良兵藏於玉府及內府者必非民間所造造之者繕人掌之者司甲兵戈盾弓矢各有司存說者謂周官兵器出於鄉遂以兵民誤矣案惠說足申孔義凡大師六軍出於六鄉蓋巾車授車馬質授馬而此官與司甲授以兵甲其還則亦受之唯大田羨卒盡作則車馬甲兵民間自具耳注云從司馬之法命旅卒兩少乃始出軍故從司馬法以頒之云兵輸謂師還也云用兵認出給衛守者賈疏云輸委輸也師還兵不復用則當歸之有司司兵主受所輸而藏之也云用兵認出給衛守者賈疏云輸委輸也師還兵亦未嘗有衛守意竊謂其用兵言利用之兵如牛刀之屬耳蓋古出軍斬牲以徇陳又軍事其其犒牛無為皆執戰陳之刀以殺之

祭祀授舞者兵 授以朱干玉戚之屬疏 祭祀授舞者兵者此通授眾故知其別有兵也案會說亦通

聯也 注云授以朱干玉戚之屬者明堂位云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祭統同鄭注云朱干赤大盾也戚斧也賈疏云按戈盾云祭祀授旅賁受故士戈盾司兵尊於司戈盾明所授兵據以

大武朱干玉戚也其司干所授者又是羽籥之等非干戚可知也案賈疏與司干疏說異非也司干以干名官不宜轉不掌干戚竊謂朱干玉戚以文飾為貴乃專屬舞者非戎事所用當為司

干所專掌此官所掌者蓋不飾朱玉之干戚耳鄭以朱干玉戚為釋亦非也祭統云及入舞君總干戚就舞位君為東上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然則大武之朱干玉戚蓋君所自執其羣臣以下所執則不必有朱玉之飾舞兵之干戚自有飾不飾兩種鄭賈不察而司干與司兵職掌遂混淆真辨矣

大喪厥五兵 故書厥為淫鄭司農云厥與也與作明器之役器五兵疏 日則陳之祖廟之廷葬日至城則陳之墓道及窆則奉而藏也士要禮下篇有甲冑干冑

之傳中見內也並詳司裘疏注云故書厥為淫鄭司農云淫陳也淫讀為厥立謂厥與也者二說不同先鄭為長詳司裘大帥疏云與作明器之役器五兵也者既夕禮云陳明器役器甲冑干冑鄭彼注云此皆師役之器賈疏云按既夕禮明器之用器有弓矢役器之內甲冑干冑彼雖不具五兵此既言五兵明五者皆有也論讓案厥謂陳之不為與作鄭說亦失之云士喪禮下篇有

甲冑干冑者釋文云冑字又作冑案既夕文作冑鄭彼注云甲冑冑兒

軍事建車之五兵會 同亦如之 卒之五兵則無夷矛而有弓矢疏 六軍事建車之五兵者天官敍官注云建立也建五兵故謂之兵車賈疏云凡器在車皆有鐵器屈之在車較及輿以兵插而施之故有出先刃入後刃之事論讓案凡車兵皆插於車輪詳考工記總敘疏注云車之五兵鄭司農所云者是也者御覽兵部引樊文淵七經義綱云車上五兵戈受車較酋矛夷矛乃云六建既備車不反覆注文注是也必知如先鄭義者見考工記盧人云戈受車較酋矛夷矛乃云六建既備車不反覆注云建五兵與人也以是故從司農所云也詩衛風伯兮孔疏云弓矢不在建中故不數也其實兵車皆有弓矢故司弓矢云唐大和車戰野戰在矢繫矢用諸守城車戰又禮弓注云射者在左傳曰前驅獸犬射而殺之是皆有弓矢也云步卒之五兵則無夷矛而有弓矢者司右注引司馬注曰弓矢圍受矛守戈戟助凡五兵長以衛短以衛長是也詩伯兮疏云步卒五兵與車兵異夷矛長非步卒所宜用故以司馬法五兵並同此注義它書說五兵者與二鄭多殊異肆師賈疏引五

其謂藩盾設於掌舍之車宮以在車藩得名非鄭義然與六箱合周書大明武備云輕車翼衛在戎二方亦即六箱武衛武翼扶音及輕車之制是扶音實設於兵車愚說亦得備一義也

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禮辨其名物而掌其守藏與其出入注曲直長短之數疏弓四

弩八矢之禮者司弓矢官之官法也說文弓部云弩弓有弩者弩名釋兵云弩怒也有執怒也弩亦弓之類故同官掌之云辨其名物而掌其守藏與其出入者明此官為弓弩矢受藏受用之府

也賈疏云六弓八矢各有名號物色出入者謂之受之注云曲直長短之數者此亦注用今字作法也司書注云注也賈疏云曲直者謂若王弓弧弓合九成規已下或合七合五合三

是曲者合少直者合多長短者弓八云弓之上制也中春獻弓弩中秋獻矢箠注弩成於和矢

六尺六寸中制六尺寸下制六尺是長短也中春獻弓弩中秋獻矢箠注弩成於和矢

矢箠也箠中春獻弓弩中秋獻矢箠注弩成於和矢

獸皮為之箠中春獻弓弩中秋獻矢箠注弩成於和矢

成於堅者弓弩則和中秋氣漸涼物皆堅凝以此時獻矢箠則堅也云箠盛矢器也者說文竹部

以此時獻弓弩則和中秋氣漸涼物皆堅凝以此時獻矢箠則堅也云箠盛矢器也者說文竹部

服志節注引于注云箠今謂之步又釋名釋兵云步又人所謂之箠郭注云箠弩箭器也續漢書與

所通用引呂靜云步又謂之箠服即箠之借字依揚許說則箠本為箠弩箭器此經之箠則弓弩矢

謂矣又既夕記云弓有箠此唯有矢箠而無弓箠以兵衣稱箠例之或箠內亦含弓箠與云以

獸皮為之者釋名釋兵云其受矢之器以皮曰服柔服之義也詩小雅采芣象弭魚服毛傳云魚

以為弓箠也孔疏引陸璣疏云魚服魚獸之皮也魚獸似猪東海有之其皮背上班文腹下純青今

服其毛復如故雖在數千里外可知海水之潮自相感也國語鄭語云麋孤箕服韋注云箕木名

服矢房北堂書鈔武功部引賈逵云服矢箠也彼服不用獸皮故特著其木然則凡單言箠者並

也皮箠及其頒之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楛質者夾弓庾弓以授射矰侯鳥獸者唐弓

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王孤夾庾唐大六者弓異體之名也往禮寡來體多曰王孤往

也近射用弓則射大侯者用王孤射參侯者用唐大矣學射者弓用中後習強弱則易也使者

勞者弓亦用中遠近可也勞者勤勞王事若晉文侯文公受王弓矢之賜者故書楛為韞鄭司農

云楛字或為韞非是也留師職曰射則充楛質又此司弓矢職曰澤其射楛質之弓矢言射楛質

自有弓謂王孤弓也以疏及其頒之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楛質者者說文弓部引周禮六弓

此觀之言韞質者非疏及其頒之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楛質者者說文弓部引周禮六弓

相傳讀庾故下云本或作庾案阮校是也然疑陸本正文當同弓人作庾元云當本作庾弓師儒

儒相傳讀也庾與聲類同庚則形之誤說文引矰侯作干侯亦古文省段玉裁云矰字作干與大

射禮同賈疏云此經六弓強弱相對而言王孤直往體寡來庾曲往體多故四者自對先言唐大

往來若一故退之在後也注云王孤夾庾唐大六者弓異體之名也者賈疏云即引弓人之

依先鄭射人注說則三射之侯皆正有實依後鄭中庸注說則畫布曰正為實射采侯之舉此射禮質本不為侯以楛為射桌亦通謂之質荀子勸學篇云質的張而弓矢至焉淮南子原道訓云先者則後者之弓矢質的也高注云質的射者之準也此楛質與彼義同與射侯之正質異也云樹楛以為射正者爾雅釋宮云楛謂之楛郭注云斫木質也詩商頌成式孔疏引孫炎云楛取鍛箋云鍛石所以為鍛質疏云質楛也言鍛金之時須山石為楛質故取之以為楛也詩云取厲斧斤之石矣史記范雎曰臣之質不足以為楛質非刀明甚欽為之刀質則在楛淮南子兵略曰夫失之穀梁昭八年傳云以葛覆質以為樂則質非刀明甚欽為之刀質則在楛淮南子兵略曰夫射儀度不得則格的之不中注云格射之楛質也的射準也詒案案楛者凡斬所段擊所用木石諸之通名亦謂之質鄭意此楛即斫承欽之木質故弓人注云質本楛是也然此注自訓實為射正以楛質即為樹楛以為射質與弓人注小異竊謂當以弓人注為正蓋甲革楛質甲革同物楛質亦同物故弓人職言革質而不言甲楛若如鄭此注訓實為射正甲革亦楛以為射正弓人不當獨於楛言質且弓人言質不言楛不又與射侯之正清混無邪要之弓人之質與此楛質文同義不互異兩經互勘知此注為未審矣後文及固臨言楛質者並放此云射甲與楛試弓習武也者明武射不張侯也賈疏云見下文云澤則其楛質是在澤宮中試弓習武也云射侯五十步及射鳥獸皆近射也者射侯即大射儀之干侯後內諸侯大射三侯惟干侯五十步侯道最近故云近射亦詳射人疏云近射用弱弓則射大侯者用王孤射參侯者用唐大侯者依大射儀大侯九十步侯道最遠故用王孤最強之弓參侯七十步近於大侯故用唐大強弱中之弓也賈疏云此據諸侯言之若據天子則用王孤射虎侯用唐大射熊侯用夾庾射約侯也王氏訂義引崔靈恩云或問鄭注云射侯五十步近射用弱弓當用夾庾則射大侯者用王孤射參侯者用唐大矣則列國之君得張三侯及其射時當用何弓若君用王孤卿用唐大則諸侯僭君非禮也君用唐大卿用夾庾則弱而不及亦非其義而幾內諸侯之射又用何弓若云弓之名制本非有定班授諸侯遠近之名既非所定則不得言僭列國諸侯禮自得仲侯同天子既云應等則卿用唐大亦有何嫌是以鄭注六弓亦不云天子用王孤諸侯用唐大大夫士用夾庾所以適之於外

士諸侯也案依崔推鄭義則六弓強弱為三等自王以下皆視所射侯道遠近而用之不以爵之尊卑為降殺若然幾內諸侯大射二侯用唐大射熊侯用夾庾射約侯主國卿大夫用夾庾射藥也故射人通謂之利射侯鄭以射侯五十步為近射用弱弓因謂大侯用王孤參侯用唐大是謂遠射宜用強弓矣顧弓人記析幹之法明言射遠者用執射侯近者用直鄭彼注云執謂形勢曲直宜薄直則可厚則遠射宜用曲執之夾庾有明證矣而謂射侯近者用直鄭彼注云執謂形勢曲直之弓非顯與記文違戾與鄭亦自知其說之難通又於弓人夾庾利射侯王弓利射革與質注自謂所謂矢落是也矢落非穿侯而去相復者正其不用強直之弓故也案依黃說則凡禮射有侯引大射禮楊綱相復以證成天子射用王弓其大射所謂相復者謂矢因叩擊而退復即弓人注所謂矢落是也矢落非穿侯而去相復者正其不用強直之弓故也案依黃說則凡禮射有侯者並用夾庾無三侯之分故弓人云夾庾利射侯又云覆之而餘至謂之侯弓並不用中後習說自通然則崔賈諸家緣注推論者無當於經惜矣大侯參侯詳司裘疏云學射者弓用中後習強弱則易也者賈疏云用中謂唐大往來體如一也云云使與勞者所用之弓射遠近皆可用唐大之中弓也云云使與勞者王事若行文侯文公受王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專征伐形弓以講德習射藏示子孫是平王賜晉文侯弓矢赤黑也諸晉文公弓矢之事依鄭此說則尙者春秋所云形弓旅弓當此經之唐弓大弓也故毛詩小雅彤弓也鄭以此形弓及旅弓於周禮為唐大故言勞者受得之後則以學射故云以講德習射也但唐大者是其禮強弱之名此形旅者為弓色之異稱服虔云旅弓以射甲革楛質則以旅弓當周禮之弧案得賜旅弓多形弓少則體不得過之而以形弓為學射當唐大合七或規旅弓為王弧合九成規準之周禮非其差也詒案鄭以經勞者為賜勤勞諸侯說恐未確以弓六物雅之王弧最尊侯伯有功賜弓矢為殊禮似當用王孤其唐大以授使者勞者使蓋謂諸臣出使勞蓋謂

子問勞遠臣左成十六年傳云聘弓鏃矢不出竟場楊疏引蔡信云聘問也古者以弓矢相聘問此經唐
 大以授者同科矣云故書鏃為報者黃以周云空云故書鏃或為報今脫或字司農注明言或矣
 宜與使者同科矣云故書鏃為報者黃以周云空云故書鏃或為報今脫或字司農注明言或矣
 案黃說是也段玉裁云報與鏃聲類本不同蓋因鏃聲而誤說文弓部鏃作鏃徐養原云爾雅釋
 宮鏃謂之鏃說文無鏃鏃字毛詩商頌殷武鏃云鏃謂之度度報同音案徐說亦通鄭司農云鏃
 字或為鏃非是也園師職曰射則充鏃質又此司弓矢職曰澤其射鏃質之弓矢言射鏃質自有
 弓謂王弧弓也以此觀之言報質者非者先鄭以爾雅釋器云車革前自報於射義不相家故鏃
 園師及本職後文定從鏃其矢鏃皆從其弓者一鏃百矢也每弓一鏃百矢也每弓一鏃百矢也每
 質明故書報質為鏃文也其矢鏃皆從其弓者一鏃百矢也每弓一鏃百矢也每弓一鏃百矢也每
 頤時矢鏃皆從其弓也每弓者一鏃百矢者賈疏云案文侯之命及禧二十八晉文公受弓
 矢皆云彤弓一彤矢百雖是所賜之弓矢射之弓矢約同之按詩頌云東矢其搜毛注云五十矢
 為束鄭從之至此為百矢者無正文鄭兩從不定也詒讓案鄭為一弓百矢是也其一箭矢數經
 無正文大司寇束矢注云古者一弓百矢束矢其百全與是鄭意一箭盛矢一束一束即百矢也
 然荀子議兵篇云操十二石之弩負服矢五十萬據荀卿說則一服盛矢五十凡弩夾庾利攻
 矢與泮水毛傳一束矢數合若然則每弓當二箭各五十矢與鄭義異也凡弩夾庾利攻

守唐大利車戰野戰 攻城壘者與其自守者相迫近弱弩發疾也車戰野戰進退
 非強則不及弩無王弧王弧恒服往體少者使矢不疾凡弩夾庾利攻
 夾庾利攻守唐大利車戰野戰者此辨四弩之名物與其用也強弱與弓相礙故名亦同說文弓
 部亦引周禮四弩夾弩唐弩大弩注云攻城壘者與其自守者相迫近弱弩發疾也者量
 人注云軍壁曰壘謂或攻或守二者皆用夾庾之弩弩強則引釋重緩而發不疾弱則引釋輕捷
 故發疾利於近射也云車戰野戰進退非強則不及者車戰野戰進退馳驟非強弩則矢不及遠
 故用唐大強於夾庾之弩也云弩無王弧王弧恒服往體少者使矢不疾者賈疏云案上弓有
 六等有王弧至此弩以有夾庾等四種故云弩無王弧也恆服往體少者使矢不疾者賈疏云案上弓有

弩則用與不用一張之後竟不弛故云恒服也若然恒服豈用弱者以其強弓久不
 弛則就強弱則隨體不就也又王弧往體少使之恒服豈則使矢不疾故不用也凡矢枉

矢絜矢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殺矢鏃矢用諸近射田獵贈矢弗矢用諸弋射恒矢庫

矢用諸散射 此八矢者弓弩各有四焉枉矢殺矢恒矢弓所用也絜矢鏃矢弗矢用諸弋射恒矢庫

皆可以結火以射敵守城車戰前於重後微輕行疾也殺矢言中則死鏃矢象焉鏃之言鏃也二
 皆之言制也二者皆可以弋飛鳥淵羅之也前於重又微輕行不低也詩云弋鸞與鴈恒矢安居
 之矢也庫矢象焉二者皆可以散射也謂禮射及習射也前後訂其行平也凡矢之制枉矢之屬
 五分二在前三在後殺矢之屬參分一在前二在後贈矢之屬七分三在前四在後恆矢之屬
 屬軒輶中所謂志也鄭司農云庫矢讀為人謂短之罷立謂庫讀如痺病之痺痺之言倫比疏
 凡矢者通弓弩言之說文矢部云矢弓弩矢也古者夷牟初作矢此辨八矢之名物與其用也
 注云此八矢者弓弩各有四焉者賈疏云以上文六弓四弩俱陳於下據列入矢則知八矢為弓
 弩所設故鄭分之四矢屬弓四矢屬弩也此八矢六弓四弩不相配者以四矢配四弩於義為可
 以四矢配六弓其數參差不可相當故不得相配但依六弓四弩與矢隨義相當而用之云枉矢

殺矢贈矢恒矢弓所用也絜矢鏃矢弗矢用諸近射田獵贈矢弗矢用諸弋射恒矢庫
 星飛行有光者轉人云弧旌枉矢以象弧也注云妖星有枉矢者蛇行有光相似故取彼為名枉矢星詳
 所謂蛇行有光者轉人云弧旌枉矢以象弧也注云妖星有枉矢者蛇行有光相似故取彼為名枉矢星詳
 轉人疏云今之飛矛是也各丁晏云方言箭其三鏃長尺六者謂之飛矛也此謂今射箭也文選
 閒居陳激矢蚩飛李注引東觀漢記光武作飛箭以攻赤眉飛箭即飛矛也惠士奇云漢之飛
 矛古之飛鳥也以其飛行有光一名電影六指軍用箭凡車戰以強弩矛發為翼飛鳥也影則之
 飛鳥赤莖白羽銅為首電影青莖赤羽鐵為首畫以絳縵長六尺廣六寸為光耀夜以白縵長六

尺廣六寸為流星大黃參連弩用之然則枉矢配弩明矣黃以周云庭氏以大陰之弓與枉矢射
 妖鳥之神此枉矢用諸弓之證也六箱飛鳥依鄭義言之即經之絜矢論讓案虞雅釋器云飛
 箭也子靈一擊之轉惠氏以飛鳥為即飛子其說亦通但依六箱所說則飛箭為絜矢子靈
 箭有短弩靈矢亦弩矢也黃氏謂即絜矢近是絜矢本象枉矢則亦可結火射敵若此注所云飛
 矛則指配弓之矢而言鄭自據漢制不據六箱六箱亦無枉矢之名與此注不相蒙也云或謂之
 兵矢者據矢人職有兵矢彼注云兵矢謂枉矢絜矢也云絜矢象馬者賈疏云謂輕重象枉矢也
 云二者皆可結火以射敵守城車戰者以是象妖星飛行有光故知可用火也孫子大攻篇五
 曰火隊通典兵作火墜杜氏注云墜也墜以火墜敵營中也火墜之法以鐵籠火者箭頭頸強弩
 射敵營中此枉絜二矢則五分二在前三在後微輕行疾也者賈疏云以殺矢三分一在前二在後是
 最重者也此枉絜二矢則五分二在前三在後微輕行疾也者賈疏云以殺矢三分一在前二在後是
 輕也程瑤田校改作前於後重微輕云謂其前於後殺微輕之名以其最重中則死故也云絜矢象
 重後案程瑤田校改作前於後重微輕云謂其前於後殺微輕之名以其最重中則死故也云絜矢象
 焉者賈疏云亦尤重者也云絜之言候也者丁晏云絜雅釋器云金鐵箭羽謂之絜郭注今之鏃
 箭是也行華云四鏃既均毛傳鏃矢參亨即矢人之鏃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也既夕記云鏃矢
 一乘注絜猶候也候物而射之矢也方言云箭自關而東謂之矢江淮之間謂之鏃西曰鏃
 讓案絜候聲類同行華孔疏引孫炎爾雅注云金鏃斷羽使前重也行華以四鏃配弓則不為
 弩矢鄭彼箋云周之先王將養老先與羣臣行射禮以擇其可與者以爲賓孔疏以爲大射又引
 王肅說以爲燕射據既夕記及爾雅方言說則鏃矢爲金鏃八矢之通名以對志矢之爲骨鏃也
 凡禮射亦用金鏃故亦謂之鏃矢既夕及行華之說亦即禮射配弓之矢云二者皆可以司候射敵之
 其制略同穀梁元年傳云聘弓鏃矢彼鏃矢亦即禮射配弓之矢云二者皆可以司候射敵之
 近者及禽獸者即既夕注候物而射之義近射田獵志在必中故宜司候而射之云前尤重中深
 而不可遠也者賈疏云以其三分一在前二在後故云尤重中深故殺名不可遠故用之近射也
 射讓案以其前尤重故力銳而中深勢沈而不可遠也云絜矢絜於矢絜者說文矢部云絜也
 射矢也又糸部云絜生絲纒也淮南子說山訓高注云絜七射短矢絜大給是絜者所結於矢之

種其矢則謂之絜也丁晏云史記留侯世家索隱引馬融注絜絜短矢謂之絜鄭君亦同師說云
 好高也者釋弋矢名絜之義文選賈誼弔屈原文李注引如澗云會高高上飛意也絜會聲同結
 之絜章注云絜矢名也以羽爲衛初學記武功部引賈逵云矢羽爲絜則絜又爲戰守所用矢之
 通名不徒絜弋矣云絜矢象焉者以經與絜同言用諸弋射明其制同但用之弩墨子備高臨
 蕭說連弩矢端以繩如弋射即此絜矢之類云絜之言刺也者說文刀部云刺擊也蕭刺聲類同
 黃以周云廣雅第矢箭也第作第古从竹之字多作竹第第借字以刺爲正云二者皆可
 弋飛鳥刺羅之也者明第矢亦可升高絜矢亦可刺羅各取一端爲名賈疏云解結絜以羅取
 又微輕於彼以前於重又微輕行不低也者賈疏云此又對枉矢絜矢五分者是重此於五分之重
 之用也引詩云弋與雁者鄭風女曰鸛鳴篇文此引以證弋射飛鳥之義鄭彼箋云弋絜射也
 說文佳節云惟絜射飛鳥也則弋正字當作絜經與並段弋字爲之漢書司馬相如傳顏注云
 以絜係絜仰射高鳥謂之弋射云恒矢安之則此恒矢軒輞訂是安居之矢也云庫矢象焉者亦
 疏云按弓人其人安其弓安其矢安之則此恒矢軒輞訂是安居之矢也云庫矢象焉者亦
 與恒矢同制也云二者皆可以散射也其禮射者即大射實射絜射之等皆是其習亦於此三射中
 射惟此矢云散射明散射是禮射也其禮射者即大射實射絜射之等皆是其習亦於此三射中
 爲之故并言之也詒讓案禮射不用弩則恒矢用之禮射習射絜射之等皆是其習亦於此三射中
 弓弩又將禮射前期亦有肄習之事若射義云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是也散者亞次於師田
 傳信之言互詳鹽人疎王賜侯伯有彤矢旅矢與彤弓旅弓相配其於四矢當何矢經無正文左
 賈疏云以旅矢或當恒矢詩小雅彤弓孔疏說亦同未知是否附識於此云前後訂其行平也者
 之事形以旅矢或當恒矢詩小雅彤弓孔疏說亦同未知是否附識於此云前後訂其行平也者
 訂平也詩周頌天作箋云以此訂大王文王之而平而絜長短則不能正等惟此恒矢庫矢絜
 云前後訂者凡八矢皆前與後絜長短則不能正等惟此恒矢庫矢絜

前後長短相等故其行尤平無軒輊也詩小雅行葦傳亦云鏃矢參亭亭訂字通云凡矢之制
 枉矢之屬五分二在前三在後者矢人云鏃矢里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後注云鏃短小也是也
 云鏃中鏃居三分殺一在前二在後者矢人云鏃矢七分三在前四在後者矢人云鏃矢七分三在前
 四在後注云鏃又差短小也鏃注云志鏃也習射之矢書云若射之有志鏃也無鏃短鏃亦示
 不用生時志是也案依既夕注則明器之志鏃乃無鏃故彼注云生時志鏃不鏃謂之志郭注
 云今之骨鏃是也案依既夕注則明器之志鏃乃無鏃故彼注云生時志鏃不鏃謂之志郭注
 矢恒制非明器也但禮經三射之矢皆不云骨鏃而詩行葦說禮射者則骨鏃骨鏃為志鏃明其為鏃矣
 矢審鄭意蓋謂恒矢本有二種用諸禮射者金鏃用諸習射者則骨鏃骨鏃為志鏃明其為鏃矣
 之罷者段玉裁但其人罷短之罷見典同庫從廣車聲在古音支佳部與罷在歌戈麻部聲類最近
 司農易庫為罷謂其矢短也案段述是也大同徒其民豐肉而庫注亦云庫猶短也云云謂庫讀
 如痺病之痺痺之言倫比者賈疏述注讀如作讀為段玉裁依改又改痺並為稱云鄭君意此矢
 不能短於他矢故易為痺字痺从尸卑聲在脂微齊皆次部與庫聲類近而形畧相似但痺義訓
 溼病以假借求之則痺之言倫比痺比同部也不徑云庫當為比者恐其億必故必兼聲形二者
 易為痺字乃後說其假借之指也讀為各本作讀如痺病各本作痺皆誤案 天子之弓合九
 段校是也說文尸部云痺溼病也無痺字賈疏云倫比則與安居之義同也 天子之弓合九
 而成規諸侯合七而成規大夫合五而成規士合三而成規句者謂之弊弓 禮往來
 往禮寡來禮多則合多往禮多來禮寡則 疏 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合七而成規大夫合五
 合少而圖弊猶惡也句者惡則直者善矣 而成規士合三而成規者通論弓體倨句之差率也
 賈疏云案上注而言王孤射大侯夾庚射矜侯言之則天子之弓王孤也以其往禮寡故合九成
 規諸侯之弓則唐大以其往來禮若一故合七成規大夫之弓則夾庚以其往禮多故合五成規

也士之弓則六弓之外句曲合三成規云句者謂之弊弓者賈疏云按天子諸侯三侯士與大夫
 同射近侯無與大夫別侯之法今以士合三與大夫別者以士與大夫尊卑次暫以合三者託
 之于士其實士無合三之弓也弓人疏義同黃以周云鄭注弓天以爲夾與合五王孤合九唐大
 合七賈疏因以王孤爲天子之弓唐大爲諸侯之弓夾庚爲大夫之弓此雖有合於彼注與此注
 射大侯用王孤參侯用唐天之說雖通殊不知弓人上句往禮多來禮寡云云皆以體言也下句
 利射侯與弋云云皆以用言也弓必適用豈可拘泥其體鄭此注既以王孤唐大夾庚爲異體之
 名下又別著其射矜侯與大侯參侯之異用亦以見公有用王孤大夫有用唐大未可拘泥其體
 也案黃說是也此經雖以四等之體分屬天子諸侯大夫士而其用之則仍視所射遠近以施之
 前崔靈恩所論足以明之矣况射人射矜侯則弓矜亦用夾庚不當別於六弓外制合三之弓
 賈強爲之說不可通也又案此四等成規之度以制圖術言之合九者其弧四寸度合七者五寸
 一廣強合五者七寸二度合三者百二十度也又依弓人上中下三等弓以圖率計其周上士弓
 六尺六寸合九則五丈九尺四寸合七則四丈六尺二寸合五則三丈三尺合三則一丈九尺八
 寸也中士弓長六尺九寸也下士弓長六尺七寸合七則四丈四尺四寸合五則三丈一尺五寸
 合三則一丈八尺九寸也天子與兩籥皆直而兩限則曲其度之贏臚無可詳則其孤豈真數亦無從計算
 耳又古書說天子以下弓制文多差異如荀子大略篇云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盧弓此並以漆飾爲等差不論弓體強弱
 羊定四年何注云禮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盧弓士盧弓此並以漆飾爲等差不論弓體強弱
 與此經義不相涉也云句者謂之弊弓者說文句部云句曲也賈疏云但句之至極無過合三合
 三之外雖別言句者還指合三者而言耳案賈本弓人注義也凡弓有往來禮則有弊弓則指極
 雅行葦云敦弓既句毛傳云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是玉弧之屬亦得謂之句此經弊弓則指極
 句合三之弓而言皆據角弓反張不被弦而合之從合九合七合五合三降殺以兩故言衰也云衰
 差也賈疏云此皆據角弓反張不被弦而合之從合九合七合五合三降殺以兩故言衰也云衰
 體寡來禮多則合多往禮多來禮寡則合少而圖者凡弓合之成規皆爲正圖之形其分之則合
 多者曲勢微直合少者曲勢多來禮寡則合少而圖者凡弓合之成規皆爲正圖之形其分之則合

操射決也所以拘弦以象營章系著右巨指許意似亦謂生人射決通用象骨為之惟依許說則
 抉與蝶同詩艾蘭云童子佩蝶毛也云蝶也釋文决又作决此正許所本鄭詩箋則云蝶之言
 於也所以握弓手指鄭說與毛許小異攷禮經又有極大射儀朱極三注云極猶放也所以士指利
 於也二注云極以器指放弦令不掣也生者以朱草為之而三死用纊又二明不用也費彼疏謂
 極與決為藉周書器服說王明器有朱極黃以周云鄭意決以象骨為之蝶以草為之所以極齋
 手指者即士禮注所謂決以韋為之藉有韋是也韋以藉決用正王棘若擇棘組繫不復言蝶組繫即蝶系
 韋系者右巨指通言之蝶自統于決故士要禮決用正王棘若擇棘組繫不復言蝶組繫即蝶系
 所異者生用韋系死用組系而韋以藉決生用也至禮經之極又別一物非即蝶也決之蝶以
 撥右手巨擘極以韋系指將指無名指以鉤弦極以放弦二物迥然不同案依黃說則蝶即抉
 之韋藉毛詩與鄭詩箋禮注不過通言析言之別其說甚析韓非子說林篇辨執持杆彼抉字
 變從革韋革同物疑亦據蝶言之凡著抉者唯一而極則三其數亦異貴大射疏非是持杆彼抉字
 抉拾極三者並有此經有抉拾極者亦文不備也云韋為之著左書裏以韋為之者亦申詩家說
 破先鄭拾為引弦之物也大射儀注云送射韋也朱韋為之著左書裏以韋為之者亦申詩家說
 又云其非射時則謂之拾拾斂也所以蔽廣斂衣也曲禮野外軍中無擊以纊拾矢可也注云拾
 謂射韋內則有佩玦捍注云捍謂拾也言可以捍弦也決即抉之借字捍與杆同管子戒篇云拾
 弓脫軒賈子新書春秋篇云丈夫釋玦軒軒亦杆之異文說文韋部云韋韋部云韋韋部云韋韋部
 施於管轄與決亦不同物許書此解蓋誤段玉裁據文選李陵書蘇武書李注引作管衣近是黃
 以周云自說文有韋射臂決之訓楚辭王注史記索隱遂以決為射韋并抉拾亦不分矣案黃說
 是也凡拾送韋杆四者同物韋為凡祖時蔽廣斂衣之通名史記滑稽傳云希韋鞠隨又張放傳
 云朝夕相韋蔽上食是也其射時箸之取其捍弦故謂之捍亦取其遂故又謂之遂非射時則
 無取捍遂之義故謂之拾大射鄉射兩篇於說抉拾則云拾於袒決遂則云遂一篇之中立文有
 異其明證也自先鄭以決拾互易毛許又提決于韋廣雅釋器云掌詔王射射之節疏注云
 拾捍韋也又提韋與拾捍韋為一物名實紛習並與禮經不合掌詔王射射之節疏注云

當射之節者大宰注云詔告也賈疏云王射先行燕禮以大夫贊王弓矢之事受之疏王
 為賓賓與王為耦所告之事亦如大射禮大射正告公之儀贊王弓矢之事受之疏王
 之事者此與大僕為官職也注云授之受之者大僕注義同賈疏云案大射禮大射正授弓小
 臣授矢天子禮人授之受之按大僕職已授之受之此又為者大僕尊大僕贊時此官助贊也
 李鍾倫云蓋大僕授受於王此官掌弓矢又以弓矢授受於大僕與案李說是也賈意蓋亦如是
 授受弓矢同是射射之事故兩職立文不別實則繕人不與王為授受與大僕所贊微異也燕禮
 記云君射既發則小臣受弓以授弓人胡匡衷謂諸侯以小臣當大僕弓人即此繕人攷工記有
 弓人為弓不與射事案胡說亦是也繕人屬司弓矢故亦得謂之弓人彼諸侯射小臣與弓人為
 人受此天子射大僕與繕人為授受正足相比例也凡乘車充其籠箠載其弓弩者以矢疏
 籠箠充以矢皮之乘車之閒巾車王要車有小服既夕記云主人乘惡車犬服注云箠箠箠箠箠
 乘車有兵服也此矢箠與彼略同鄭珍云車箱外三面皆有闌其式前之闌金鼓在焉金鼓之下
 則置矢房弓箠左傳哀二年趙鞅為軍將執金鼓而曰吾伏殺鳴血鼓音不衰公子重耳言左執
 鞭右屬鞬鞬韋昭云左執弓右屬手於房以取矢皆其驗案鄭說是也凡車外三面闌有箠以
 居用器及兵器詳與入疏箠即魚服詳司弓矢疏賈疏云繕人惟主王所乘之車而言凡乘車
 則除革路之外玉象木之車車皆有右備制非常皆充其籠箠及所載弓矢注云充籠箠者
 以矢者賈疏云以籠是盛矢器可知也既射則斂之斂箠之也詩云彤弓既射則斂之者此家上
 云充之明所充實者是矢可知也既射則斂之斂箠之也詩云彤弓既射則斂之者此家上
 載兵以備不虞射與不射車止亦斂之賈疏謂此惟據上乘車有弓矢者既射遠斂取箠之案乘車
 弓也形弓昭兮受言藏之者小雅彤弓篇文毛傳云彤弓朱無會計少不計疏注云彤弓敗多少
 云凡用弓矢者弗用則更則區敗多少有會計此王用弓矢者無會計者亦所以優尊也

寡人掌受財于職金以齎其工市財用之直疏寡人者亦當作寡詳敘官疏云掌受財

市財用之直者掌皮歲終則會其財疏注云亦受財於彼也注云齎其工者給

工必自擇齎材故此寡人以財給工疏注云亦受財於彼也注云齎其工者給

之直亦謂之齎工即治氏矢人弓人請工是也疏注云亦受財於彼也注云齎其工者給

制中士服之弓長六尺六寸謂之上制下士服之弩及矢疏注云亦受財於彼也注云齎其工者給

賈疏云皆據凡人長短為上中下士非所謂命數者也疏注云亦受財於彼也注云齎其工者給

案劉說亦通引弓人職者證三等尺度之異也疏注云亦受財於彼也注云齎其工者給

亦無正文且弓之長短既不同明矢亦當有差等其矢之差等及箭亦未聞也疏注云亦受財於彼也注云齎其工者給

等箭亦如之春獻素秋獻成疏注云亦受財於彼也注云齎其工者給

等而言三等蓋據長短為三等法矢人注矢長三尺者假設言之弩既無長短之文矢亦未聞長

短也若然箭隨矢長則弓之矢箭與弓矢齊弩之矢箭亦與弩矢齊但矢既未聞故箭亦未聞也

注亦訓功為成與典婦功云秋獻功義同疏注云亦受財於彼也注云齎其工者給

素獻成注云形法定為素飾治畢為成此矢箭亦然又賈士要禮疏云以其言素素是未加飾書

名又經言獻材是未新治明素是形法定新治訖可知又言成是成就之名明知飾治畢也

其等以饗工疏注云亦受財於彼也注云齎其工者給

與後鄭同姜兆錫謂書其等即承上三等之制亦通云以制其饗食也者國語周語大臣饗其

草注云饗食也先鄭蓋謂饗工即頌工之稟食賈疏云按下文自有上下其食此文饗據以酒香

羊莊四年何注云牛酒曰犒加藥飯曰饗後鄭意此饗工與外饗酒正職饗士庶子略同蓋於春

秋獻素獻成之時別以酒香勞工亦謂之饗與稟食異也云上工作上等其饗厚下乘其事試

其弓弩以下上其食而誅賞疏注云亦受財於彼也注云齎其工者給

百工也鄭注云日省月試考校其成功也既讀為餽餼廩稍食也亦引此文為證凡庶人在官

者則減其食劉台拱云賦功則書其等以饗之獻功則乘其事以進退誅賞之疏注云亦受財於彼也注云齎其工者給

計也者率夫注義同云計其事之成功也者會計其所作弓弩矢箭等物成功之多少功苦也云故

書試為考之謂考之而善則上其食者徐養原云考與試字異義同故經作試字而注以考字釋

大者所齋工之財及弓弩矢屨出入其簿書棄人藏之者小宰八成云聽出入以要會先鄭注云要會諸計最之簿書此簿書即弓弩等出入之要會也賈疏云以棄人是弓矢官之主故皆有簿計今見在者棄亡則於簿書除去不著但計其見在之數著之以待會也

戎右掌戎車之兵革使戎使謂王使以兵有所誅斬也春秋傳曰戰以殺晉梁弘御**疏**掌戎

兵革使者戎戎僕田漢為官職也戎僕注云戎車革路也師出王乘也自將賈疏云戎右者與君同車在車之右執戈盾備前非常并充兵革使役謂執兵者甲之使也詒讓案凡在車有役使之

事並右掌之公羊成二年傳齊景公伐莒父為右使公下取次穀梁成五年晉伯尊也輩者不共使道車亦道右共使可知矣注云使謂王使以兵有所誅斬也者以經云兵革使則是在軍有誅斬之事用兵革者當使戎右也引春秋傳者左文二年傳文彼以戈斬囚即兵革使之事故引以證**詔贊王鼓**既告王當鼓之**疏**又助擊之者大宰注云詔告也州長注云贊助也賈疏云

大僕已贊王鼓此亦**傳王命于陳中**為王大**疏**注云為王大言之也者王以命告戎右會同是助擊其餘面也

同充革車謂居左也曲禮曰乘君之乘車不致曠左**疏**注云會同王乘金路猶以革路實是也此言充革車故知猶以革路從是也然則會同從王者不止革路戎右所充則唯革路耳云路云凡會同軍旅弔于四方以路從是也

充之者謂居左也者圍師注云充猶居也凡乘車尊者居左御居中者右而三若王自在軍乘革路則王居中戎右居右御居左今王既不乘革路則止有御右二人故以戎右充王之虛位居左者從王平時乘車法也其馭則依常法居中其右則虛之不參乘與大僕前驅之車小異而大同也引曲禮曰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者證乘王車居左之事彼注云君存惡空其位又彼上文云

祥車勝左注云空神位也祥車葬之乘車孔疏云乘車謂君之次者也王者五路王自乘一所以祥車從行臣若乘此車不敢空左若曠左則似祥車近於凶時故乘者自居左也案依鄭書注義顧命次路為五路之制即武車也孔以次路**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鄭司農云敦器名

為五正路乃魯孔傳義與鄭說不合詳典路**疏**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也辟法也玄謂將飲血者先執其器為魯陳其載辭使心皆開辟也役之者傳敦血授當飲者

疏盟亦冢上會同為文謂因會同而盟封人所謂大盟也此雖不涉兵車事以殺牲割牛耳等亦用兵器故使戎右乘掌之注鄭司農云敦器名也者玉前若合諸侯則其珠璽玉敦注云敦樂類又引先鄭云玉敦飲血玉器是也詳彼疏云辟法也

者鄭師注同先鄭意此辟盟為依盟法而飲血也其義迂曲故後鄭不從云玄謂將飲血者先執其器為魯陳其載辭使心皆開辟也者賈疏云凡盟先割牛耳盛於珠盤以玉敦盛血戎右執此敦血為陳其盟約之辭使心開辟乃飲之詒讓案此破先鄭義也毛詩大雅召曼傳云辟開也說文門部云關開也凡經典辟訓開者皆關之借字然執器陳辭使心開辟謂之辟盟亦無見文竊謂敦有蓋飲血時必先開其蓋而後盟是為辟盟士喪禮朔月奠用瓦敦有蓋又云敦敢會鄭彼注云會蓋也此辟盟猶云敢會而盟矣二鄭說並未安云役之者傳敦血授當飲者者謂尸盟者

先飲餘皆以尊卑次第偏飲**贊牛耳桃茆**鄭司農云贊牛耳者春秋傳所謂執牛耳者故書茆為

並戎右持敦血傳授之也**疏**贊牛耳桃茆滅杜子春云贊牛耳者春秋傳所謂執牛耳者故書茆為為之及血在敦中以桃茆拂之又助之也耳者盛以**疏**注鄭司農云贊牛耳者春秋傳所謂執牛珠盤尸盟者執之桃鬼所畏也茆者帶所以掃不祥**疏**耳者者見左定八年及哀十七年傳並詳玉府疏云故書茆為滅杜子春云滅當為厲者徐養原云厲滅亦同香詩小雅正月八章結厲滅威通協論謹案茆從列聲與厲亦聲近相通詳山虞疏要祝先鄭注亦云桃厲則先鄭蓋從杜讀後鄭以禮記左傳並云桃茆故從今書作茆也云玄謂尸盟者割牛耳取血助為之者亦訓贊為助也黃以周云先鄭意春秋傳所謂執牛耳者即周官之贊牛耳後鄭以執與贊義自別故云

臣執之故季羔有吳公子姑曹衛石髓之對其實皆贊牛耳者也故先鄭云然天子尸盟贊牛耳

諸侯天子之戎右方伯尸盟贊牛耳者亦必方伯之臣故宋之盟叔向兩言尸盟若與方伯之臣盟者或
不傳凡王與諸侯大盟王為尸盟即自執牛耳戎右但贊助其事而已不得執也春秋時尸盟者或
與男巫左耳故也云及血在教中以桃茹拂之又助之也者明贊桃茹在贊牛耳後為兩時事也
文詳司尊彝之淮南子云桃鬼所畏也者藝文類聚果部引莊子云插桃枝於尸連灰其下童子入
畏桃也宗懷荆楚歲時記云桃者五木之精厭伏邪氣制鬼魅是古有鬼畏桃之說又左昭四年
傳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孔疏引服虔云桃所以逃凶也續漢書禮儀志云周人木德以桃為梗言
氣相更也此說用桃之義與鄭異而為拂除不祥之意則同云茹者帶所以掃不祥者說文艸部
云茹芳也芳華也者即芳之借字檀弓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茹執戈鄭彼注云茹在者可掃不
祥又玉藻膳於君有華桃茹注云茹葵帶也案草部今之蘆菴葵即今之葵也二相類亦通稱
左傳襄二十九年杜注云茹葵帶與鄭義異孔疏云茹是帶蓋桃為棒也毛詩傳曰茹為佳佳若
謂亂穗也杜云茹葵帶者今世所謂若帶者或用亂穗或用黍稷是二者皆得為之也程處田云
說文梨黍稷也芳謂之茹宜為掃蕪黍稷亦宜為掃蕪今北方掃蕪皆用黍稷禱釋文云茹黍若
黍稷釋梨以茹為在葵之者杜氏以為黍稷陸氏則黍若並釋據杜陸說是茹梨通矣然案說文以
去桃是桃茹異用矣賈疏云殺牲取血勇有不祥故執此二者於血側也

齊右掌祭祀會同賓客前齊車王乘則持馬行則陪乘
齊車金路王自整齊之車也前之
事則兼玉路之右然則戎右兼田右與

疏 掌祭祀會同賓客前齊車者與大馭齊僕為官縣也
事則兼玉路之右然則戎右兼田右與

十二年巡守時於方岳及東都諸侯及股國在畿外侯國則皆乘金路又曾子問說天子巡守
以遷廟主行載於齊車亦金路也云王乘則持馬者持馬與旅賁氏持輪義同謂王升車之時齊
右則立馬旁扶翼維持之也注云齊車金路者據齊僕掌取金路故知齊車以金路為主也云
王自整齊之車也者敍官齊僕注云古者王將朝親會同必齊是齊車以齊戒為名祭統云齊之
而義可互通云前之者已駕王未乘之時者以下云王乘則持馬明此齊車是已駕王未乘之
之時曲禮云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鄭彼注云監駕且為馬行此齊車謂已駕未乘
之時然則將駕齊僕前已駕齊右前二者並為止馬行也云陪乘參乘謂車右也者說文自部云
陪重土也引申為副貳之義凡右亦謂之參乘詳敍官疏云齊右與齊僕同車而有祭祀之事則
兼玉路之右者以經別無玉路之右而此職兼掌祭祀故知兼玉路之右但會同賓客齊僕馭金
路則戎右與齊僕同車其祭祀大馭馭玉路則齊右與大馭同車金路與玉路同馭不同也云
然則戎右與齊僕同車者敍官戎右注云此充戎路之右田獵亦為之右焉是也賈疏云以其玉路
齊田與馭俱有齊右道右戎右三者不見祀右及田右祭祀時亦名凡有牲事則前馬正見牲
禮曰馭馭下宗廟式齊牛也曲疏注云王見牲則拱而式者賈疏云凡男子立乘前視五衛若有
明為王式而下前馬道右云式則下前馬曲禮注云車右君式則下前馬曲禮注云車右君式則下
亦為王式而下前馬道右云式則下前馬曲禮注云車右君式則下前馬曲禮注云車右君式則下
容君雖乘車出廟門迎牲及牽牲時君已下車故齊右亦下而前馬與案會說亦通云越王其身
行備驚奔也者以居前當向王故卻行且止馬使緩行故云備驚奔國語越王其身
為御昌寓驂乘張若謂朋前馬前在馬前也莊子徐乘無鬼篇云黃帝將見大魄乎其方明
異也引曲禮曰國君下宗廟式齊牛者證王見牲則式之則此注所引是也賈子新書容經云小禮與
此所引不同以彼下文大夫士下公門式齊馬例之則此注所引是也賈子新書容經云小禮與

同禮作範不作犯蓋故書也易範園天地之化馬王肅張作犯園古二字通用并說範為正字則
 犯為假借字與今義迥異案段說是也鄭從犯者取僕僕為義許從範而云犯範性則亦兼取
 犯義矣云以善為棘伯為神主者釋文云善劉音負一音倍案說文神部云善艸也廣韻十五海
 云善黃蓍草也漢書東平王雲傳云治天善孤出立石束倍草并祠之顏注云倍草黃蓍草也倍
 倍並與善同是古野祭有束善草為神主之法說文說範謂善為棘伯為神主者謂於三者之中
 取道中所有草木暫以依神本無定物故許說不同賈疏謂善為棘伯為神主者謂於三者之中
 但用其一以為神主則可是也又案祖敬之神經注無文曾子問疏引崔氏云宮內之犧祭古之
 行神城外之犧祭山川與道路之神案崔靈恩說蓋據聘禮注義惠士奇云祖道本祭行神祖在
 城門外行則廟門外之禮焉以故知釋敬不祭山川也案宮內城外兩犧祭神不當有異惠說近是
 祝以黃金勺前馬之禮焉以故知釋敬不祭山川也案宮內城外兩犧祭神不當有異惠說近是
 今攷行爲天子七祀之一地示之小祀也祖神即道神風俗通義祀典論及獨斷並謂為共工氏
 之子脩宋書歷志引四民月令又謂為黃帝之子累祖曾子問疏亦云道神名崇蓋即本崔靈說
 諸說不同要皆人鬼之配食者竊疑宮內廟門外之行與國門外之隆殺遂迥異廟門外之行天子
 配之其較壞制亦略同而行道有遠近之殊其祭之時地及禮之隆殺遂迥異廟門外之行天子
 宗所出入歲必一祭此恆禮也國門外之祖則非王出國門無祭法祭亦無常時以此為異故聘
 禮云釋幣于行此廟門外之行也記云出祖釋幣載祭酒脯此國門外之祖也行近則唯釋幣祖遠
 則有祭明其神同而地異猶之社神同祭后土而大社王社亦有大小之異矣云既祭之以車灑
 之而去險無險難也者說文車部云灑車所踐也既祭則驅車報轅轅壞而行亦無所不踐行道
 乃制賢及脾為俎奠于主南又設盛于俎東祭肉腎一脾再又五祀之禮皆既祭徹之更陳鼎俎
 設饌于筵前迎尸略如祭宗廟之儀詩大雅生民箋云取羝羊之體以祭神又燔烈其肉為尸蓋
 馬孔疏謂諸侯天子較祭祭亦有尸依聘禮卿大夫較祭用酒脯則無尸曾子問疏說亦同據此則
 天子祖道之較與卿大夫用釋奠禮不同當有迎尸之節經注並不言者文略引春秋傳曰跋涉
 山川者左襄二八年傳文引以證較為行山之義也聘禮記注引春秋傳跋涉亦當與

彼同云自由也者道右注同云王由左取禁制馬使不行也者凡王平時乘路皆居左馭者執轡
 居中今大取將下祝故王由左暫代馭者執轡以禁馬使止不行以俟祭較也此與大僕王出
 入則自左馭而前驅微異彼車行而大僕自馭此車止而王暫自馭行時大馭仍居中馭也又戎
 僕犯較為王在軍乘革路當居中戎僕則居左馭其犯較亦王暫居中代馭與乘玉路異也云故
 書較作罰杜子春云罰當為較較讀為別異之別者段玉裁說讀為誤此字既定作較矣不當又易為別也
 禮改作較讀較音如列三字聲類同也讀如今本作讀為誤此字既定作較矣不當又易為別也
 故亦如之先鄭注禮云伏謂伏犬以主車轅之是也引詩云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較者大雅
 與祭牲之脂燕之於行神之位馨香既聞取羝羊之體以祭神案生民詩言后稷郊祀之禮有較
 子諸引以爲證杜云轅犬詩以壯羊者聘禮記注說較祭云其牲犬羊可也詩泉水疏云據天
 則天子不用羊詩云取羝或當如孔說諸侯也六牲之次羊尊於犬不應天子異禮也管子問及左傳昭七
 年孔疏說並同案杜意或當如孔說諸侯也六牲之次羊尊於犬不應天子異禮也管子問及左傳昭七
 未允僭聘禮賈疏申鄭義則謂犬羊各用其一未必並用是二牲除所有用之無天子諸侯之異
 賈說似得鄭禮賈疏申鄭義則謂犬羊各用其一未必並用是二牲除所有用之無天子諸侯之異
 詩傳曰較道祭也謂祭道路之神則疑引毛傳而申其義引聘禮曰乃舍較飲酒于其側者此聘
 禮記文較道祭也謂祭道路之神則疑引毛傳而申其義引聘禮曰乃舍較飲酒于其側者此聘
 也釋舍古通用鄭彼注云祖始也既受聘享之禮行出國門止陳車騎釋酒脯告也卿大夫處者於始
 也道路以險阻為難是以委土為山或伏牲其上使者為較祭酒脯所告也卿大夫處者於始
 之飲酒於其側禮畢乘車較之而遂行舍於近郊矣毛詩泉水傳亦云祖而舍較飲酒於其側曰
 餞重始有事於道也云禮家說亦謂道祭者此禮經舊說與詩家說同杜引詩禮說亦兼明較祭
 即祖道之祭左昭七年傳云夢襄公祖杜注云祖祭道神會及祭酌僕僕左執轡右祭兩軛
 子問云諸侯適天子道而出注云祖道也並與此較祭同

法也謂與下三面之材轉式之所封持車正也說文車部云軌車軌前也軌車凡聲周禮曰立當
 前軌立當當前軌即大行人立當車軌之異文蓋軌軌軌字形相近遂多岐五此注上文禮曰故書
 依段校本云軌為軌此承彼而定其字與義云軌當為軌軌謂車軌前也段校本今以轉人注證之此
 云軌當為軌猶彼云軌是此云軌謂車軌前猶彼先鄭云軌謂車軌前也段校本今以轉人注證之此
 上文明為軌之軌字同蜀石經亦正與彼合徐從孔謂此當作軌亦無違蓋軌為與下前及左右三面材之
 也至轉人後鄭注軌法之訓與杜許及先鄭軌前之訓亦無違蓋軌為與下前及左右三面材之
 通名而此文及少儀皆明其各有所當杜及二鄭義實相成不必專持一端也互詳彼疏云或讀
 下三面材增成先鄭義明其各有所當杜及二鄭義實相成不必專持一端也互詳彼疏云或讀
 車軸端之鍵曰璽亦曰新謂制轂之璽璽貫軸頭有似又首之弁鄭皆不從故引之在後段玉裁云
 是亦通依杜鄭說則新直凡駁路行以肆夏趨以采薺行謂大寢至路門趨謂路門至應門
 是謂禮不必有此字也

疏凡駁路行以肆夏趨以采薺者此言應門以上內駁路奏樂為節之舒疾必與樂相應也賈
 疏云樂師亦有此法彼下有車亦如之即上云行趨者據步迎賓客注此既駁路亦云行趨
 者此雖駁路行趨遲疾准步迎賓客為法故雖車亦行趨也注云凡駁路謂五路也者賈疏云
 此大駁惟駁玉路而云謂五路者大駁雖駁玉路以經云凡所舍廣則餘四路亦准玉路為法故
 寢及門故鄭據大寢為正也云肆夏采薺樂章不用迎賓客至於乘車皆自內而出自外而入經路
 謂於大寢之中趨謂於朝廷及鍾師疏云行謂大寢至路門趨謂路門至應門者樂師注亦云行者
 內即治朝所在與樂師義同也賈疏云鄭注樂師云反入應門路門亦如之此注不言亦同於彼
 也者應門外亦應有樂師節但無文故鄭亦不言也詒讓案應門外不得開樂當即以驚和為節詳
 後凡駁路儀以驚和為節和舒疾之法也驚在衡

疏外駁路舒疾以驚和為節也應門以外距大寢

包道不得聞樂故即以在車驚和之聲必相應保氏五駁所謂鳴和鸞也經解云升車則有驚和之音仲
 謂車行舒疾之節與鸞和之聲必相應保氏五駁所謂鳴和鸞也經解云升車則有驚和之音仲
 也上燕居云和鸞中采齊大戴禮記保氏篇云馬動而鸞鳴鸞鳴而和應聲曰和和則敬此御之節
 則不鳴疾則失音明得其和也此並以引白虎通云車所以有和鸞以正威儀節行舒疾也又云舒
 傳云驚在衡和在軾前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聲曰和和則敬此御之節
 春紀高注玉燭寶典引月令章句文選東京賦薛注引白虎通魯詩傳楚辭離騷王注呂氏春秋孟
 在鸞曰驚秦風駟騶傳引月令章句文選東京賦薛注引白虎通魯詩傳楚辭離騷王注呂氏春秋孟
 也說苑說鸞驚云鸞在鸞四馬則八鸞說文金部云鸞人君乘車四馬鸞八鸞鈴象鸞馬賦注說
 注並與鸞驚解注同案依鄭駟騶說則田鸞在鸞與乘鸞在衡異故賈疏及駟騶說並謂此
 依鄭說亦宜置鸞於衡今鸞驚大戴禮詩毛氏二說許案又明著鸞在鸞之訓是鄭亦不能堅持
 其說故駟騶疏引五經異義載鸞大戴禮詩毛氏二說許案又明著鸞在鸞之訓是鄭亦不能堅持
 以證鄭為兩解今致異雖並列戴毛兩說然續漢志注又申毛駁故曰詩云八鸞鈴象鸞馬賦注不
 驚也又曰駟騶驚鸞知非衡也蓋亦異許案之語則又申毛駁故曰詩云八鸞鈴象鸞馬賦注不
 從鸞在衡之說也桓二年左傳孔疏云案考工記輪崇車廣衡八鸞乎以此則衡之所容唯兩服馬
 耳詩駟騶每言八鸞當謂馬有二鸞鸞若在衡衡兩馬各置八鸞乎以此則衡之所容唯兩服馬
 云鸞馬之在鸞其說甚精鄭詩禮注說舛異自當以鸞驚為定解至和之在軾案許君及兩孔氏
 說及許鄭高成無異說惟說苑及左傳與垂四鸞主天和質而王同主地法夏而王驚與垂二鸞
 三代改制質文篇說主天和質而王驚與垂四鸞主天和質而王同主地法夏而王驚與垂二鸞

主地法文而王同此說驚數與詩義不合不足據也云皆以金為鈴者經解注義同續漢與服志注引于注云和驚皆以金為鈴亦從鄭義廣雅釋器云和變鈴也公羊官十二年何注云宗廟制切之刀環有和鈴有驚則和驚自是鈴之通名不必定在車也鈴詳申車疏據鄭說則和驚同為金鈴以所在異名許君說文義亦同惟玉燭典引月令章句說驚路云驚鳥名也以金為驚鳥懸鈴其中施於衛上以金謂之驚也案蔡高亦謂驚有衛而云以金為鳥在衛和在軾鳴相應和後世不能復致鐘銅為之飾以金謂之驚也案蔡高亦謂驚有衛而云以金為鳥在衛和在軾鳴相應和後世為說續漢與服志載乘輿金根安車五立車並驚鳥立衛是也古疑無是謂蔡據以釋月令史記禮書正義引皇侃說同並誤也漢書五行志顏注云和鈴也以金為之施於衛上驚亦以金為驚鳥而銜鈴焉施於轡上此亦同蔡氏驚鳥銜鈴之說而以和在衛驚所謂和變也禮記云行前朱鳥足據又崔氏古今注云五路銜上金鈴者朱雀也口銜鈴鈴謂驚所謂和變也禮記云行前朱鳥驚也前有驚鳥故謂之驚驚口銜鈴故謂之雙鈴今或為雙或為驚一而義異也崔說亦本漢制然依說文則驚正字驚段借字崔氏謂金鈴為驚所銜鈴為驚析變驚為二尤非又楚辭玉疑七國以後之修制王注云驚驚鳥也以玉為之著於銜彼驚用

周禮正義卷六十一終

玉疑七國以後之修制王注云驚驚鳥也以玉為之著於銜彼驚用

周禮正義卷六十二

周禮正義卷六十二

瑞安孫詒讓學

戎僕掌馭戎車

出王乘以自將疏王掌馭戎車者與戎右為官聯也注云戎車革路也師出

類掌王倅車之政正其服

倅車者之衣服疏注云倅車也者射人云大師令有爵者乘

副也又諸子云

國子之倅注云故書倅為卒司農云讀如物有副倅之倅倅卒聲類並同左

乘車大晨倅車

屬馬大晨大倅也音相似案據司馬法大前驅為前軍大晨即大倅為後軍則倅

亦通名倅車詩

小雅綿蠻云命彼後車謂之倅之倅鄭箋云後車倅車也云服謂眾乘戎車者之衣服謂

此服也言眾乘

戎車者之服則副車十二乘及廣關幸經之倅皆服是也案賈說是也左傳三年傳

也殊異犯輶如玉路

之儀凡巡守及兵車之會亦如之疏犯輶如玉路之儀也云及兵車

之會者謂有征討

之事而合諸侯大宗伯云時見曰會是也注云如在軍掌凡戎車之儀凡

車眾之兵車也

書序疏注云凡戎車眾之兵車也者對前云戎車為王自乘之戎路明此凡戎

臣之兵車是也。兵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孟子盡心篇亦云：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引之者，證戎車為衆兵車也。

齊僕掌馭金路以賓。以待賓客。注云：馭，執轡也。齊，齊侯也。同諸侯也。朝，朝觀宗，遇，饗食。

皆乘金路，其遽儀各以其等為車。送逆之節。節，謂王乘車迎賓客及送相去遠近之數者。賈疏云：受享於廟，則迎之日及出車送。注云：大行人云：上公九十步，介九人，擯者五人，廂中將幣三享。鄭注云：朝先享，不

言朝，朝正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受費於朝，無迎法。受享皆無迎法。今言朝，朝觀宗，遇饗食，皆乘金路者，謂特性云：朝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受費於朝，無迎法。受享皆無迎法。今言朝，朝觀宗，遇饗食，皆乘金路者，謂

因此朝，朝觀宗，遇而與諸侯行饗食在廟，即有乘金路迎賓客之法也。案大行人說：公侯伯子男朝，位注云：朝位，謂大門外賓下車及王車出迎所立處也。王始立大門內，交擯三辭，乃乘車而迎之。

賈彼疏亦云：春夏受費在朝，無迎法。朝後行三享，在廟。天子親迎，曲禮孔疏引熊安生說：正同，即賈所本。綜核此與大行人兩注，並不云迎賓有春夏秋冬之異，則鄭意自謂四時朝並無迎賓享。

並有迎賓。熊賈說非鄭指曲禮疏，又引崔靈恩說：則謂春夏朝享並有迎法。秋冬並無其說，尤陳祥道云：齊侯朝觀宗，遇皆乘金路，各以其等為車。送逆之節，蓋春朝夏朝，並有迎法。秋冬並無其說，尤

禮並同。金鷄云：大行人所謂朝位，賓主之閒，不言何時是四時皆同也。齊侯且明言朝觀宗，遇送逆此四時皆迎之，確據則諸家謂春夏迎賓而秋冬不迎者，誤矣。郊特牲云：朝觀天子不下堂而

見諸侯朝觀宗，遇皆謂之親，必無迎賓之法。周官一經，凡諸侯四時皆朝，皆止言朝觀而此備舉四時之名，正禮通上下之情，乃有迎賓之法。周官一經，凡諸侯四時皆朝，皆止言朝觀而此備舉四時之名，正

見諸侯晚來，王亦待之隆也。賈疏謂饗食有迎賓法，視諸家為優，借并謂春夏受享亦均，但本鄭說謂迎不通也。案陳金並謂朝觀宗，遇四時同禮，深得經注之指。金謂享無迎賓亦均，但本鄭說謂迎

也。凡四時常朝，朝而無迎賓，享後禮，禮則當有迎賓。蓋朝享純乎君臣，故無迎法。禮及饗食，純乎賓主，故依諸侯相朝禮，有迎法。經云：朝觀宗，遇，皆乘金路，而言鄭賈謂此迎賓，朝則在享，其饗

食親，迎則又唯在饗食，不知禮實與饗食同有車迎之。注實朝觀宗，遇之通禮也。互詳大行人疏。又案詩小雅：蕭蕭，云：諸侯燕見，天子必乘車迎於門，是燕禮雖輕，亦有車迎。此經注並不

具也。云上公九十步，侯伯七十步，子男五十步者，證送逆相去遠近之數。賈疏云：大行人文，彼據受享於廟，非饗食禮也。引之者，欲見饗食非鄭指也。引司儀職曰：車逆拜，辱又曰：及出車送者，證天

子待諸侯與諸侯自相朝同。賈疏謂據受饗食之禮，亦非。

道僕掌馭象路以朝夕燕出入其遽儀如齊車。朝，莫夕。疏云：馭，象路者，與道右為官。聯

鄉飲酒，義云：朝不廢，朝莫不廢。夕注云：朝夕，朝莫也。左成十二年傳云：百官承事，朝而不夕。又昭十二年傳云：楚右尹子革夕，杜注云：夕，莫見孔疏云：且見君謂之朝，莫見君謂之夕。哀十四

年傳：稱子我夕，晉語：稱叔向夕，皆謂夕見君也。案孔說是也。左傳：朝夕，以臣見君為文。此朝夕以王為事，見羣臣為文。其義適也。凡常朝皆在旦，有事則有夕。朝夕同，在內外朝，故亦通謂之朝。巾

車云：象路以朝，於王季日三下，文雞初鳴，日中及莫。三至是事，親得通稱。朝夕日中及莫，亦通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下，文雞初鳴，日中及莫。三至是事，親得通稱。朝夕日中及莫，亦通

得稱王乘車出視朝，自路門外治朝，至象門內外朝，皆以其在宮中行事，皆稱燕案。賈說非也。朝夕者，謂王乘車出視朝，自路門外治朝，至象門內外朝，皆以其在宮中行事，皆稱燕案。賈說非也。朝夕

三朝，故小臣云：王之燕出入，則前驅注云：燕出入若今游於諸。觀掌貳車之政令。副，武亦

苑是燕出入自專。屬燕游與朝朝夕為二事。賈并為一殊誤。掌貳車之政令。副，武亦

謂武車即象路之副車。書顧命有次路典路賈疏引鄭書注以爲象路之貳。周書器服篇云：次車

謂武車即象路之副車。書顧命有次路典路賈疏引鄭書注以爲象路之貳。周書器服篇云：次車

謂武車即象路之副車。書顧命有次路典路賈疏引鄭書注以爲象路之貳。周書器服篇云：次車

謂武車即象路之副車。書顧命有次路典路賈疏引鄭書注以爲象路之貳。周書器服篇云：次車

賈疏云凡田亦謂四時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大夫發止佐車也時有是馬晉馬之事
注云提猶舉也者說文手部云提挈也舉對舉也引申之提與舉義亦通漢書刑法志顏注引
李奇云提舉也淮南子倣真訓提挈天地高注云一手曰提挈舉也提挈義同云晉書也者
此假借之義廣雅釋詁云抑按也按音聲近義通云使人扣而舉之抑之皆止奔也者說文手
部云扣牽馬也為王御田車則牽馬而舉之為諸侯田車則牽馬而抑之皆以止馬令不急奔
賈疏云提遲於馳皆使尊者體舒車者體促之義也惠士奇據毛詩鄭風大叔于田傳云馳馬曰
緩於馳也云馳放不扣者說文馬部云馳大驅也廣雅釋詁宮云馳奔也謂不牽馬任其奔馳即詩
所謂
磬也

駭夫掌馭貳車從車使車 貳車象路之副也從車戎路之副也使車驅逆之車也注云貳車象路之副也者賈疏
知之也王安石云貳車副車姜兆錫云貳車通謂諸侯車貳車佐車之屬對文則分俸貳佐故
文則通名貳也會劍亦據少儀乘貳車必式注貳車副車非象路獨得是名案王姜會說是也
王昭禹李光坡莊存與說同司戈盾云軍旅會同授貳車戈盾軍旅乘革路會同乘金路而威名
貳車則貳車不專為象路之副大行人說五等諸侯來朝各有貳車乘數不同亦不必皆象路也
蓋分言之則象路稱貳車戎路稱俸車田路稱佐車通言之則王五路之副各十二共六十乘統
稱貳車此職之貳車蓋咳五副路而言不專屬象路之副也互詳道侯疏云從車戎路田路之副
也者謂即戎僕之俸車田僕之位車也賈疏云見戎僕與田僕俱不言貳田與戎俱是職煩故知
兼此二者也不掌玉路金路之副者二者事暇蓋車僕不共掌也姜兆錫云從車即道右職從王
之車莊存與云卿大夫從王乘公車案姜莊說是也王安石王昭禹李光坡並釋從車為屬車義
亦略同據道右云自車上論命于從車彼官掌馭象路而有從車則從車非戎路田路之副明矣
射人云有大賓客則作卿大夫從司士云凡會同作士從賓客亦如之諸子云會同賓客作羣子
從此從車即彼諸臣從王者所乘之車與副車備王自乘者異鄭賈亦並失其義又凡王行自乘

一路其四路亦從行典路云凡會同軍旅于四方以路從是也彼從路即五正路與貳車從車
不同則非此官所馭也互詳道右疏云使車驅逆之車者賈疏云以使役勞劇之事故知是驅逆
之車也王安石云使車使者所乘之車案王說亦是也王昭禹李光坡姜兆錫莊有可會劍說並
同此車為奉使者所乘司士云作士適四方使及行夫傳遞之事並所乘用田事驅逆之車雖亦
咳於其中而**分公馬而駕治之** 乘謂六疏分公馬而駕治之者公馬即校人之馬與牛人
實不止此也**校人之六馬也** 賈疏云馭馬自主駕脫故知此駕治者是調習之也
此公馬乘六物則不止戎馬矣注云乘謂六種之馬者六種之馬即
校人之六馬也賈疏云馭馬自主駕脫故知此駕治者是調習之也

校人掌王馬之政 政謂差擇養乘之數也月令曰班馬政也疏掌王馬之政者官所畜之馬以給王事者別於民
且曰古者聚馬不害民之財用國馬足以行軍公馬足以稱賦不是過也章注云國馬民馬也十
六井為一有戎馬一匹牛三頭足以行軍公馬公之戎馬也稱舉也賦兵賦也案章說非也巨出
戎馬一匹文出司馬法此乃計井出車之制其馬出於民間有兵事鄉遂軍不足用乃調發及之
此非常聚於王爾也圖且所謂國馬者乃鄉遂之軍馬馬實所給者故曰足以行軍所謂公馬者
乃邦國六閑之馬官所養以給事者即此經之公馬故曰足以稱賦當訓為預謂充預給官府
之用章並失其義韓非子解老篇云戎馬之則將馬出彼戎馬蓋即指國馬將馬即指王馬公馬
也此職六物雖有戎馬然止備王戎路俸車及從行公卿大夫宿衛士庶子之用巨句軍賦無與
於國馬之數鄭荅趙商已論之矣詳後疏注云政謂差擇養乘之數也者數石經攷異引蜀石
經作政亦通賈疏云經辨六馬是差擇也下云凡須良而養乘是養乘也引月令曰班馬政者仲
夏季秋二令並有此文仲夏注云馬政謂養馬之政也季秋令案教田獵為文注云馬政謂齊
其色度其力使同乘也此注似引仲夏注云馬政謂養馬之政也季秋令案教田獵為文注云馬政謂齊
夏令文賈疏謂專據季秋令未堪**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

物用馬一物駑馬一物 種謂上善似母者以次差之玉路駕種馬戎路駕馬給宮中之役疏種馬
路駕齊馬象路駕道馬田路駕田馬馬給宮中之役疏種馬

禮記卷之六十一 四

云師趣馬取夫僕夫帥之名也者師帥帥之圍師也圍師帥圍趣馬帥圍師取夫帥趣馬僕夫
帥取夫皆轉相帥領云趣馬下士取夫中士則僕夫上士也者賈疏云序官有趣馬下士卓一人
徒四人取夫中士二十人無僕夫士數之文以此文官尊者管率者取夫既中士明僕夫上士可
知易祓云鄭以僕夫為上士非也玉路之僕曰大馭金路之僕曰齊馭象路之僕曰道僕木路田
僕也華路戎僕也總而名之為僕夫五僕中惟道僕田僕為上士大馭戎僕為中大夫齊僕為下
大夫黃度李鍾倫姜兆錫說並同吳廷華亦云以經義言則大馭當掌種馬之僕種馬駕玉路也
戎僕當掌戎馬之僕戎馬駕革路也齊僕當掌齊馬之僕道僕田僕當掌田僕其說致塙蓋析言則五僕分
其所掌之路辨之案易吳諸家謂僕夫即大馭戎僕齊僕道僕田僕其說致塙蓋析言則五僕分
也鄭於臧僕釋為馭五路之僕說自精塙而於此僕夫乃以為馭僕之外別有是官復肌定其爵
為上士以增彼官之僕夫御夫也彼將率所乘不必戎僕御故毛以御夫釋之御夫即馭夫蓋散
夫謂之載矣毛傳云僕夫御夫也彼將率所乘不必戎僕御故毛以御夫釋之御夫即馭夫蓋散
謂一通此以僕夫帥領馭夫也一乘四匹三乘為阜則十二匹二阜為繫則九乘三十六匹六繫為
上云乾之策二百一十四乘二百一十六乘康伯注云易乾之策也者乾為馬說卦傳文又繫辭
無耦又地六成水北方地二生火南方天三生木東方地四生金西方天五生土中央是謂陽無匹陰
匹陰有耦應取生數一二三四五善取成數六七八九十若然東方南方生長之方故七為少陽
八為少陰西方北方成熟之方故九為老陽六為老陰不取十者中央配四方故也是以易之六
爻卦畫七八交稱九六七八九六既配四方故九六皆以四乘之乾之六爻以四乘九四九三十
六六爻故二百一十六是為乾之策也云至校變為言成者明六馬各一廐而王馬小備也者以
鄭知六馬各一廐者以言為至校變云六廐與六物之數適相當故謂六廐成校經語雖似上蒙良馬而實也

關下無馬為文是良馬每廐二百一十六匹馬三之則六百四十八匹合計六廐五良一馬共
一千七百二十八匹也段令此六廐全為良馬則當減四百三十二匹文選吳都賦劉達注云校
人中大夫掌王田獵之馬一校千二百九十六匹劉說正以良馬六廐計之蓋漢魏周禮經師有
此義但良馬止五物而廐有六勢無由合故鄭不如此計數也云校有左右則良馬一廐者四百
三十二匹五種之數也以其數五之得二千一百六十四乃十廐良馬五種之數也賈疏云經云
二廐良馬一種之數也以其數五之得二千一百六十四乃十廐良馬五種之數也賈疏云經云
六廐成校據一廐言之故四百三十二匹校有左右則十二廐為十二廐若據一廐為二百一
十六匹據兩廐倍之故四百三十二匹校有左右則十二廐為十二廐若據一廐為二百一
與良馬數遠不相當故先就良馬五物計之也云驚馬三之則為千二百九十六匹五良一馬之
三千四百五十六匹然後王馬大備者惠士奇云二廐良馬一種四百三十二匹以三良馬之得
一千二百九十六匹乃二廐驚馬三良馬之數也以十廐良馬五種之數與二廐驚馬三良馬之
數相并得三千四百五十六匹乃五良一馬一驚馬三廐之全數也引詩云駉牡三千者駉風定之方
中文鄭箋云國馬之制天子有六閑馬六種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邦國六閑馬四種千二百九
十六匹人美之先君兼此駉而有之而馬數過禮制今文公滅而復興與能富馬有三千雖非禮
制國美之先君兼此駉而有之而馬數過禮制今文公滅而復興與能富馬有三千雖非禮
與王馬之大數正同云駉也者駉官注同云駉馬自圉至馭夫凡馬千二百四十八匹則一趣馬八趣馬凡五百
二廐則一圍八趣馬凡十六匹則一師八師凡六十四廐一百二十八匹則一趣馬八趣馬凡五百
十二廐千二十四匹則一馭夫是四自圍至馭夫總馬千二百四十八匹也云與三良馬之數不相應者
賈疏云依經八計之得此千二百四十八匹其三良馬有千二百四十八匹故言不相當云八皆互為
六字之誤也者賈疏云若作六計得千二百九十六匹與三良馬數合故破從六也云師十二匹
趣馬七十二匹則馭夫四百三十二匹矣然後而三之者鄭意破八為六則六麗二六凡十二匹
而一師以六乘十二凡七十二匹而一馭夫為六師三十六廐合計亦四百三十二匹兩數正同再
以三十二

之得千二百九十六匹與經三良馬之數相應也又案鄭必破八為六者亦以依經師以上皆積八成數則不能成卓惟改八為六則每卓一圍師六卓一趨馬三十六卓一以依經師八卓一僕夫於卓繫之數亦正合也云既三之無僕夫者不駕於五路車之也者以良馬一繫三十六匹則有一馭夫一馭二百十六匹則有一僕夫今駕馬依鄭說則四百三十二匹始有一馭夫其數已不相當而駑馬之師至馭夫而止雖三之至千二百九十六匹之多亦不更設僕夫明以不駕五路車之故不設貴官也賈疏云按此經乘馬一師四圍三乘為卓卓一極馬三卓為繫繫一馭夫二按序官云趣馬下士阜一人徒四十人即此以云阜一馭馬各自師至馭夫中士天子十有二

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陳敷之差每壹為一閑諸侯有齊馬道馬田馬大夫有田馬各一閑其馮馬則皆分為三

疏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者王十二閑半之以為邦國之

注云六閑六閑之闕周禮諸侯有六閑馬晉制與此經合也詩魯頌駉孔疏云閑謂馬之所在有門部云閑閑也漢書百官公卿表顏注云閑閑養馬之所也詩魯頌駉孔疏云閑謂馬之所在有為十二廐即是閑廐義同故又謂一廐為一閑鄭意上文六廐或校校有左右是一校六廐左右合道梁莊二十九年新延廐傳云延廐者法廐也范注引此經釋之亦云每廐一閑云諸侯有齊馬兩故於六種之中去上二種取下四種以充邦國之用又天子良馬五種各二閑其馮馬三良馬閑則有三倍之數并處二閑今邦國六閑馬四種若亦如天子之制良馬三種各二閑其馮馬三良馬天子制有八閑非六閑所能容故謂邦國及家皆良馬每種止一閑馮馬三良馬則又分處三閑與蕃國注金路以封同姓及公以難此注謂此邦國不分五等則同姓及公之金路固當用齊馬而侯伯以下乘象革木三路者不立檢用齊馬又夏官敘官邦國有軍制亦應有兵車鄭注四種亦

而謂不得備戎馬於理實難通吳氏疑之是也且五路之中革路卑於金象則六馬之中戎馬不

所駕巾車革路以封四衛在邦國為子男之車則五等諸侯通得乘之況邦國無大小各立軍制

偶順文便不為尊卑之定次而鄭即據之以為邦國無戎馬非至論也致毛詩魯頌駉傳云諸侯

六閑馬四種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馮馬其說與鄭此注異審審毛意蓋即以馬質三物戎田

注義則種戎齊道田五馬並為良馬毛既別數戎田而種馬又玉路所駕諸侯所不得乘則良馬

內無種戎田三馬可知竊疑毛所謂良馬者殆兼指道齊二馬也蓋據巾車金路同姓以封象路

異姓以封之文諸侯同姓乘金路者當有齊馬無道馬異姓乘金路者當有道馬無齊馬以其齊

侯不定故統咳之曰良馬此毛君依此經為傳之微惜也今謹依毛義定邦國四種之馬曰凡諸

與丁同凡乘象路以下者其馬為齊戎田駕其金路象路蓋其駕齊馬以其事略同也戎路以下所駕馬

得乘象路而亦得具道馬以資祭行禮之馬不可與戎事同也依此差之則與此職及巾車馬質

諸文無不通也又案依鄭說為優而魯頌駉反據鄭以通毛謂毛以齊馬為良馬道馬為戎馬名實

八百六十四匹賈疏云趙商問校人職天子十有二閑馬六閑凡一千二百九十六匹家四閑凡

六百四匹賈疏云趙商問校人職天子十有二閑馬六閑凡一千二百九十六匹家四閑凡

六百四匹賈疏云趙商問校人職天子十有二閑馬六閑凡一千二百九十六匹家四閑凡

六百四匹賈疏云趙商問校人職天子十有二閑馬六閑凡一千二百九十六匹家四閑凡

九十二匹者謂三良一良四匹三良千二百九十六匹謂三良一良千二百九十六匹
二良千二百九十六匹者謂三良一良四匹三良千二百九十六匹謂三良一良千二百九十六匹
三良千二百九十六匹者謂三良一良四匹三良千二百九十六匹謂三良一良千二百九十六匹
四良千二百九十六匹者謂三良一良四匹三良千二百九十六匹謂三良一良千二百九十六匹
五良千二百九十六匹者謂三良一良四匹三良千二百九十六匹謂三良一良千二百九十六匹
六良千二百九十六匹者謂三良一良四匹三良千二百九十六匹謂三良一良千二百九十六匹
七良千二百九十六匹者謂三良一良四匹三良千二百九十六匹謂三良一良千二百九十六匹
八良千二百九十六匹者謂三良一良四匹三良千二百九十六匹謂三良一良千二百九十六匹
九良千二百九十六匹者謂三良一良四匹三良千二百九十六匹謂三良一良千二百九十六匹
十良千二百九十六匹者謂三良一良四匹三良千二百九十六匹謂三良一良千二百九十六匹

以所產爲同氣一以心外矣案吳說是也置意蓋謂古駕車必用杜故使三杜各產一杜與馬父爲
四杜然袖釋鄭意自以三杜一杜爲一乘而謂古駕車必用杜故使三杜各產一杜與馬父爲
一者三杜一杜之疏注云欲其乘之性相似也物同氣則心一者賈疏云是使三杜各產一杜與馬父爲
鄭司農云四之疏注云欲其乘之性相似也物同氣則心一者賈疏云是使三杜各產一杜與馬父爲
侯之卿大夫尤不能具四閑之制故論語公治長篇以陳凡馬特居四之一也物同氣則心一者賈疏云是使三杜各產一杜與馬父爲
依鄭志說爲天子三公食大都者之制此本畿內大國與邦國之馬亦明矣至此經之家馬四閑
文子有馬十乘爲多則邦國大夫畜馬之數可知矣凡馬特居四之一也物同氣則心一者賈疏云是使三杜各產一杜與馬父爲
一者三杜一杜之疏注云欲其乘之性相似也物同氣則心一者賈疏云是使三杜各產一杜與馬父爲
以所產爲同氣一以心外矣案吳說是也置意蓋謂古駕車必用杜故使三杜各產一杜與馬父爲

正也者雖之去母也執而升之君也攻駒也者秋之服車數舍之也案先鄭云無令近即夏小
 謂雅之事非謂執駒亦騷其蹄也蓋云二歲曰駒三歲曰騷也者禮名釋言語云執騷也使長
 歸于周月令仲夏游牝別羣則繫屬駒釋文繫作執淮南子時則訓同玉燭寶典引月令章句云
 時者據說文馬部云駒弱血氣未定為其乘匹備之者賈疏云論語孔子云血氣未定戒之在色馬
 亦如此故引之而言也按月令仲夏繫屬駒注云為其壯氣有餘相蹄彼壯氣夏祭先收頌
 有餘相蹄蓄繫之不為駒弱者繫有二種此謂二歲者彼據馬之大者故不同也

馬攻特 先收始養馬者其人未聞夏通淫之後攻其特
 閒諸則或取離駒納之則法也案此夏祭先收而駒與小正五月頒馬文合亦祭先收在仲夏
 之證頌馬即頌駒也彼傳云分夫夫卿之駒者謂以駒分與卿大夫之當乘馬者宋本大戴禮記
 作分夫婦之駒誤注云先收是放牧者之先知是始養馬者祭之者夏草茂求肥充云夏通淫之後
 曰收賈疏云以其言先收是放牧者之先知是始養馬者祭之者夏草茂求肥充云夏通淫之後
 攻其特為其蹄齧不可乘用者亦謂騷其蹄齧者也說文足部云蹠也蹠即蹠之借字謂杜馬
 包悍怒喜相蹠齧必蹠之使馴而後可乘用也鄭司農云攻特謂蹠之者鄭應人注說攻駒義同
 設文馬部云騷馬也廣雅釋獸云騷馬也秋祭馬社賦僕 鄭司農云賦僕謂簡練馭者令皆善也
 五路之僕 疏 二閑之中蓋皆為置社以祭后土而以始制乘馬之人配食焉謂之馬社也引世
 本作曰相土作乘馬者土舊本誤士今據宋婺州本岳本互注本明盛本正作世本篇名詳人
 荀子解蔽篇云乘馬者土舊本誤士今據宋婺州本岳本互注本明盛本正作世本篇名詳人

曰作乘馬相土契孫也高承事物紀原引世本相土作乘馬騰作駕宋衷注云皆黃帝臣案陸未
 仲子說則相土為黃帝臣易繫辭說黃帝堯舜制九事已有服牛乘馬宋說與易合楊倬謂即契
 孫殆非也云郊司農云咸侯謂簡練馭者令皆善也者爾雅釋詁云咸善也謂簡練馭者令皆善
 其事也云郊司農云咸侯謂簡練馭者令皆善也者爾雅釋詁云咸善也謂簡練馭者令皆善
 者嫌與下講馭夫無別故後鄭補釋之 冬祭馬步獻馬講馭夫 成馬於王也馭夫馭車從
 凡五馭通解僕互詳大馭倬狼氏疏 冬祭馬步獻馬講馭夫 成馬於王也馭夫馭車從
 車使車者 疏 講馭夫者馭夫不馭五路視僕為輕故後臧僕也 注云馬步神為於害馬者引
 此經為釋又云蓋亦為壇位如零祭云此注與彼注義正同蓋謂亦為壇位以祭之也今馭馬步
 之祭它經無文鄭以漢制說之亦無據證竊疑步當讀如字曲禮云步路馬必中道孔疏云步猶
 行也左襄二十六年傳云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杜注云步馬習馬馬步蓋謂習馬之道月令五
 祀冬祭行此冬祭馬步猶人之有祭行史記封禪書有祠馬行或其遺法月令注祭行在廟門外
 賈疏云以冬時萬物成亦獻成馬於王也云馭夫馭車從車使車者者據本職文云講稱簡習
 者國語周語韋注云講習也又後注云簡差也 凡大祭祀朝觀會同毛馬而頒之 色也頒授
 此講馭夫亦謂差擇而肄習之故兼簡習為訓 凡大祭祀朝觀會同毛馬而頒之 色也頒授
 當乘 疏 凡大祭祀朝觀會同毛馬而頒之 色也頒授 凡大祭祀朝觀會同毛馬而頒之 色也頒授
 故有頒馬之事 黃注云毛馬齊其色也三者皆頒馬從王知齊其色者案毛詩傳云宗廟齊豪尚純
 也戎下云凡軍事物馬而頒之是尚力也爾雅亦云騷據宗廟至於田獵軍旅既尚力亦尚色
 是齊色不專據宗廟案賈所引小雅車攻毛傳文彼詩云我馬既同傳云同齊也是齊其色即謂
 馬同色故孔疏引李巡案賈於宗廟當加謹敬取其同色也大朝觀會同馬亦當齊色齊色即謂

馬之禮疏 將事于四海山川者與小宗伯大祝將事于四望禮略同云則飾黃駒以祭之山川地神

以土色黃故曰黃駒也案依賈說黃駒取象土色則所至山川不論在何方悉用黃駒與牧人望祀

者亦文不具也注云四海猶四方也者明此四海為王巡守所至亦此官所與經不見其馬為

山川並有祭禮此巡守過太山川則有殺駒以祈沈沈禮與者依玉川則用事焉文亦守所過大小三等

之約與彼同故云與以疑之也案此注祈沈沈釋文無音而玉川二事言與者祈沈沈以馬彼釋文引小爾

雅曰祭山川祈即祈沈詩大雅鸛反然今本小爾雅無此文依玉川二事言與者祈沈沈以馬彼釋文引小爾

宗伯疏並謂山川祈即祈沈詩大雅鸛反然今本小爾雅無此文依玉川二事言與者祈沈沈以馬彼釋文引小爾

也大宗伯山川祈即祈沈詩大雅鸛反然今本小爾雅無此文依玉川二事言與者祈沈沈以馬彼釋文引小爾

據以爲說者蓋鄭意大宗伯山川祈即祈沈詩大雅鸛反然今本小爾雅無此文依玉川二事言與者祈沈沈以馬彼釋文引小爾

而不禮川則亦用沈但禮有隆殺漢書禮志載武帝自臨決河湛白馬玉璧即用古沈馬之禮

也觀禮云祭山川祭禮有隆殺漢書禮志載武帝自臨決河湛白馬玉璧即用古沈馬之禮

彼云升沈升即祭禮有隆殺漢書禮志載武帝自臨決河湛白馬玉璧即用古沈馬之禮

傳襄九年宋災祝宗用馬于四地亦地示也祈沈沈五詳大宗伯及犬人疏云玉人職有宗祝以黃

勺也引之者證彼云馬即此黃駒對文駒爲小馬散文駒馬亦通解並詳彼疏之凡國之使者

其其幣馬 用私觀疏 其其幣馬者亦謂以馬爲幣也注云使者所用私觀者聘禮云賓觀

亦有幣馬鄭唯云私觀者觀面散文亦通故文不具詳司儀疏賈疏云言國之謂王使之下聘問

諸侯王行禮後乃更以此幣馬私與主君相見謂之私觀諸侯之臣與君同行不得私觀若特聘

則有之則聘禮私觀是也若然上文幣馬是以馬遣人法非聘故無私觀特其一耳案吳說足補

私觀者諸侯之臣於天子不敢行私觀故也吳廷華云享亦有幣馬私觀特其一耳案吳說足補

鄭義賈大行人疏謂諸侯大夫見天子有私觀此疏又謂諸侯之臣於天子不敢行私觀特其一耳案吳說足補

特性云朝覲大夫之私觀非禮也鄭注云其君親來其臣不敢私於天子不敢行私觀特其一耳案吳說足補

私見據禮經觀禮無私觀特性止席朝覲私觀之非禮而不及聘也凡軍事物馬而頒之物馬

力疏 凡軍事物馬而頒之物馬此以十二閑之馬頒授貳車及鄉大夫士庶子所乘從車使車者

詳前及馬賈疏注云物馬齊其力者齊雅釋畜云戎事齊力是也詩小雅車攻孔疏引某氏

說軍事言物馬鄭云齊其力物即是色而云齊力當與上文互以見義欲見其力有也案即

此經爲將是物戎事雖以齊力爲主亦不厭其同色無同色者乃取異毛耳物爲毛物孔疏謂此物

是也案據孔說則戎事以齊力爲主色則或齊或不齊蓋無定法又檜弓云夏后氏尚黑戎事乘

言上周下殷也是戎事馬亦各從正色但詩禮等取夫之祿爲中舉中見上下疏等取夫之

能容若云等內廢師圍等之稍食豈十二閑師圍之稍食非校人所掌乎今本作宮中不可通也注云師圍府史以下也者賈疏云土云馭夫之等言士已上說故知此是師圍府史以下中仍作稍食祿稟以曰為祿之譌案段蓋據宮正內宰廩人掌固諸職後鄭注義不為無徵然先鄭此注疑當作稍食與宮中之稍食別文則稍食不可言祿明矣蓋馭夫中下士故有祿師圍府史胥徒等馭夫之祿與宮中之稍食別文則稍食不可言祿明矣蓋馭夫中下士故有祿師圍府史胥徒之言祿其說最精審後鄭訓為祿稟似亦謂非正祿然未別白言之賈疏遂溢誤釋矣

趣馬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贊佐也佐正者謂校人臧僕講馭夫之時者賈疏云以其校人是養馬之法官之長校人既有此諸事而云佐正明佐此二者可知吳廷華云經言贊正良馬是正其養馬之法深得經義但僕與馭夫專決並尊於趣馬為其帥長趣馬不與其臧僕講之事鄭不立尊卑不辨竊疑鄭意亦以正良馬為正長馬之法但以其臧僕講之事也賈申鄭蓋未達其指趣矣云簡差也者王制注云簡差擇也詩小雅吉日云既差我馬毛傳云差擇也云節量猶相近云差擇主馬以為六等者賈疏云即上種或齊道田是也王慶

注云六節謂行止進退馳驟之節疏以為種戎齊道田為此乃六物豈得為六節且此專指贊正良馬安得以駕馬禮之案王說近是姜兆錫莊存與莊有可說同吳于治兵篇說治馬云贊其

逐開其進止人馬相親然掌駕說之頌用馬之疏掌駕說之頌者與大馭戎僕者僕道侯田後可使節六節之事

經既云贊則是佐其長官校人臧僕講馭夫之時亦兼正馬政故趣馬得贊之非謂所正即校人臧僕講之事也賈申鄭蓋未達其指趣矣云簡差也者王制注云簡差擇也詩小雅吉日云既差我

馬毛傳云差擇也云節量猶相近云差擇主馬以為六等者賈疏云即上種或齊道田是也王慶

注云六節謂行止進退馳驟之節疏以為種戎齊道田為此乃六物豈得為六節且此專指贊正良馬安得以駕馬禮之案王說近是姜兆錫莊存與莊有可說同吳于治兵篇說治馬云贊其

逐開其進止人馬相親然掌駕說之頌用馬之疏掌駕說之頌者與大馭戎僕者僕道侯田後可使節六節之事

車也注云用馬之第次者此讀頌為班也小爾雅廣詁云班次也駕說有第次者欲君其勞逸謂若左宣十二年傳云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廣雖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口入

而說也辨四時之居治以聽馭夫居謂馭夫所處治前八月已後在廄二月已後在廄八月已

前在牧故云四時也云以聽馭夫者都司馬注云聽者受行其所徵為也此趣馬聽於馭夫亦謂受馭夫之政令而行之賈疏云以聽馭夫下土屬馭夫中士故云聽馭夫注云居謂牧廄所處者

大史注云居猶處也據園師云春始收夏房馬是所居不同莊存與云房蓋今之涼棚亦在廄中不在牧地冬則納馬於閑廄則繫馬於房也云治謂執駒攻特之屬者賈疏云以是校人之事趣

馬當佐之明是此二事也

而藥攻馬疾而乘治之相醫而藥攻馬疾受財于校人乘謂驅步以發其疾知疏相

而藥攻馬疾者醫即彼官醫四人是也申鑿俗嫌篇云藥者療也以藥療馬疾即謂之藥猶擊鼓即謂之鼓動靜義通也賈疏云巫知馬崇醫知馬疾疾則以藥治之崇則辨而祈之二者相須故

巫助醫也愈趨云蓋巫馬不自醫使醫四人治之而自相助之猶天官醫師掌醫之政分凡邦之有疾病者疢瘍者造焉則使醫分而治之是亦不自醫也醫師尊故言使巫馬卑故言相也云受

財于校人者賈疏云謂共祈其氣觀其所發而養之是也齊民要術疾處乃治之者亦如獸醫凡療獸病灌而行之以節其氣注云乘謂驅步以發其疾知所疾處乃治之者亦如獸

馳驅舍而視之不驅者筋勞也張而不時起者骨勞也起而不振者皮勞也張而不噴者氣勞也

也馬死則使其賈粥之入其布于校人布泉也鄭司農云賈謂其疏馬死則使其賈粥之

入其布于校人者所以償失馬之費也注云布泉也鄭司農云賈謂其者粥其皮骨等也云賈二人者據錢官文云粥賈也者說文具部云賣街也議若育經典多段粥為之國語齊語市賤

賈二人者據錢官文云粥賈也者說文具部云賣街也議若育經典多段粥為之國語齊語市賤

賈二人者據錢官文云粥賈也者說文具部云賣街也議若育經典多段粥為之國語齊語市賤

賈二人者據錢官文云粥賈也者說文具部云賣街也議若育經典多段粥為之國語齊語市賤

賈二人者據錢官文云粥賈也者說文具部云賣街也議若育經典多段粥為之國語齊語市賤

醫貴草注云觀賣也粥醫聲類同

牧師掌牧地皆有厲禁而頒之頒馬授園疏也牧地者此與牧人及六鄉四郊之地吏為官

雅出車云我出我車于彼牧矣毛傳云出車就馬於牧地蓋就中別為蕃界以為十二閑牧馬之地故有厲禁

若山虞云掌山林之政令物為之厲而為之守禁先鄭注云厲謂遮列于之是也賈疏云言厲禁者謂可牧馬之處亦使其地之民遮護禁止不得使人輒牧牛馬也注云頒馬授園者所牧處

亦謂分而設之也賈疏去國人掌養馬者故園人職云掌養馬為牧之事語讀孟春焚收牧案此謂牧王馬也其卿大夫以下有馬者當亦有游牧之地蓋並牧師頒之矣孟春焚收牧

地以除陳疏注云焚收地以除陳生新草者賈疏云孟春謂夏之孟春也中春通淫交萬物生生新草疏注云建寅之月草物將出之時燒焚牧地除陳草以生新草也

之時可以合馬之牝牡也月令春乃合累牛牝牡也春陰陽交萬物生之時可以合馬之牝牡也秦地寒涼萬物後動疏注云牝牡也者白虎通義嫁娶篇云春者天地交

通萬物始生陰陽交接之時也蓋中春為春之中氣尤盛故游牝以順時氣云月令春乃合累牛牝牡遊牝于牧秦時書也秦地寒涼萬物後動者月令春游牝以順時氣云月令春乃合累

春分已出在收月令不空春方遊牧故鄭特釋之月令注則謂被牝馬有尙留在廄者則遲至季春乃遊之於牧其說頗牽強當以此注為允賈疏云若然彼不繫在廄亦二月通淫

則與此經合矣今此注與彼注不同者鄭君兩解故彼此不同也案月令秦書詳論人疏掌其政令凡田事贊焚萊焚萊者山疏以焚萊與焚牧事相類是牧師所習故使贊之注

云焚萊者山澤之虞者以經云贊則此牧師特贊助其事明自有專掌之者此官與彼為官聯也山虞云若太田獵則萊山田之野又澤虞云若大田獵則萊澤野以山虞澤虞既主萊事則焚萊

亦其所掌可知

庾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佚特教駝攻駒及祭馬祖祭閑之先牧及執駒散

馬耳圉馬九者皆有政教為阜盛壯也詩云四牡孔阜杜子春云佚當為逸鄭司農云馬三歲

善勞安血氣也教駝始乘習之也攻駒騶其蹄醫者閑之先牧先牧疏注及祭馬祖祭閑之先制閑者散馬耳以竹括押其耳頭動搖則括中物後遂申習不復驚

職云圉馬者圉師云掌教圉人養馬即圉馬之政教也注云九者皆有政教焉者一早馬二佚也引詩云仲夏班駝孔阜者小雅車攻篇文引之者禮馬盛壯為阜之義秦風亦云駝駝孔阜毛傳云

也引詩云仲夏班駝孔阜者小雅車攻篇文引之者禮馬盛壯為阜之義秦風亦云駝駝孔阜毛傳云也引詩云仲夏班駝孔阜者小雅車攻篇文引之者禮馬盛壯為阜之義秦風亦云駝駝孔阜毛傳云

也引詩云仲夏班駝孔阜者小雅車攻篇文引之者禮馬盛壯為阜之義秦風亦云駝駝孔阜毛傳云也引詩云仲夏班駝孔阜者小雅車攻篇文引之者禮馬盛壯為阜之義秦風亦云駝駝孔阜毛傳云

也引詩云仲夏班駝孔阜者小雅車攻篇文引之者禮馬盛壯為阜之義秦風亦云駝駝孔阜毛傳云也引詩云仲夏班駝孔阜者小雅車攻篇文引之者禮馬盛壯為阜之義秦風亦云駝駝孔阜毛傳云

也引詩云仲夏班駝孔阜者小雅車攻篇文引之者禮馬盛壯為阜之義秦風亦云駝駝孔阜毛傳云也引詩云仲夏班駝孔阜者小雅車攻篇文引之者禮馬盛壯為阜之義秦風亦云駝駝孔阜毛傳云

也引詩云仲夏班駝孔阜者小雅車攻篇文引之者禮馬盛壯為阜之義秦風亦云駝駝孔阜毛傳云也引詩云仲夏班駝孔阜者小雅車攻篇文引之者禮馬盛壯為阜之義秦風亦云駝駝孔阜毛傳云

也引詩云仲夏班駝孔阜者小雅車攻篇文引之者禮馬盛壯為阜之義秦風亦云駝駝孔阜毛傳云也引詩云仲夏班駝孔阜者小雅車攻篇文引之者禮馬盛壯為阜之義秦風亦云駝駝孔阜毛傳云

也引詩云仲夏班駝孔阜者小雅車攻篇文引之者禮馬盛壯為阜之義秦風亦云駝駝孔阜毛傳云也引詩云仲夏班駝孔阜者小雅車攻篇文引之者禮馬盛壯為阜之義秦風亦云駝駝孔阜毛傳云

為齊人言沃壤之堪
 禮所射者習射處
 則設於野秋小農功始藏水塞草枯則皆還廩是也云夏房馬者謂繫馬於房不露牧也賈疏云即趨馬辨四時之居是也云冬獻馬者賈疏云即校人冬獻馬也
 蓋之艸也注云馬蓋也者謂以草薦馬也爾雅釋器云薦謂之蓋郭注云公羊傳曰屬負茲蓋之艸也
 左文七年傳林馬驂食宜十二年傳軍行右轅左追尋皆以薦為草薦也蓋者草也素問五藏生
 成篇云色見青如草茲者死蓋以茲為草蓋也郭引公羊桓十六年傳云為草薦也蓋者草也素問五藏生
 衛康叔封布茲集解徐廣曰茲者藉席之名諸侯病曰負茲荀子正論篇注謂茲甲今之龍鬚席
 云馬既出而除之者出謂出牧時也馬在牧時以薦薦之使可避溼及出牧時國師乃徐去蓋者
 至馬入時更以新草易之云新蓋焉神之也者謂新作也則以牲血豐之也其禮蓋與
 蒙爾略同其性經無文疑當降於廟與門夾室同用誰也雜記云屋者交於神明之道也故云
 神之引春秋傳者左在二十九年傳春新作延書不時也凡馬日中而日出日中而入社注云日
 中春秋分也治當以秋分因馬向入而脩之今以春作故曰不時案此云春豈豈則脩廄亦當
 以春於周正當為三月四月五月是不必以秋分杜說與此經注鄭引左傳似謂春分馬出即可
 以脩廄然與左氏義究不甚合賈疏謂左傳孟春新延廄故云不時蓋欲參合兩經之義亦未
 知增否云故字序為訛鄭司農云當為序者段玉裁云字當作書說文廣部引周禮夏房馬許君
 從司農易字也云玄謂廄也廄所以庇馬涼也者段玉裁云說文序廄也廄堂下周屋故可以
 庇馬使涼治讓案釋名釋宮室云廄大屋曰廄廄也廄也并莫人謂之序序正也屋之正大者
 也檀弓注云夏屋今之門廄也其形勿廣而卑又漢書董仲舒傳注云廄堂邊廄也則廄廄
 之形蓋長廣而卑與廄同夏時暑熱故為長廣之屋以庇馬使涼吳子治兵篇說治馬云夏則涼
 廄涼廄即序馬也云充猶居也者小爾雅廣言云充備也漢書張湯傳注云居謂諸也此充備
 亦備備置設之意云充蓋也者說文神部云充以茅葦蓋屋釋名釋宮室云屋以草蓋曰充蓋

次也次比草為之也云蓋苦也者周即蓋之借字爾雅釋宮云白蓋謂之苦郭注云白茅苦也今
 江東呼為蓋說文神部云蓋苦也云蓋苦也者周即蓋之借字爾雅釋宮云白蓋謂之苦郭注云白茅苦也今
 也皆謂人所習之亭惠士奇云言園人養馬以鉄斬芻乃其職也漢掌畜官祈丞即此蓋謂蓋以
 其養也說文訓部云鉄斬刀也凡以鉄所斲木必以楛承之杜引齊人方言定楛字之音兼取
 其義也云楛負所射者習射處者明唯在射處射乃以楛為質的也與司弓矢二鄭注義同賈
 疏云楛質皆謂澤宮中試弓習武時所充也

園人掌養馬芻牧之事以役園師

使令焉

疏

注云養馬芻牧之事者謂芻秣牧養之事

之使園師為園人之長其職云掌

凡賓客喪紀牽馬而入陳

賓客之馬王所以賜之者詩云雖

所薦

疏凡賓客喪紀牽馬而入陳者賈疏云雖同牽馬入陳賓客與喪紀所薦有異何者若據

是也天子朝廟亦當在祖廟中陳設明器之時亦遣人薦馬及纓入廟陳之此馬謂乘駕乘車者

器最先者也注云賓客之馬王所以賜之者觀禮云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迎于外門外再拜

路先設西上諸下四亞之注云敵國賓至膳宰致饗廩人獻餼司馬陳芻韋注云司馬掌帥園人養

馬故陳芻園人職焉司馬若然此官於致饗餼時兼主陳芻不徒牽馬矣引詩云雖無予之駉車

乘馬者小雅采芻篇文亦諸侯來朝賜車馬之事故引以為證云喪紀之馬啟後所薦馬者啟後

禮莫也云祖還車馬如初又大遺奠後之薦馬馬出自道車各從其馬駕于門外西面而俟又

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大戴禮記千乘篇云東辟之民曰夷
 精以儻南辟之民曰蠻信以朴西辟之民曰戎勁以剛北辟之民曰狄肥以戾案諸書言四裔者
 皆不及貉狄官殺官貉注云東北夷儀方孔注云貉狄之別字俗作貉詩大雅韓奕其追其
 貉今朝鮮國地此經四夷蠻戎狄外更有閩貉貉者東北夷也閩者東南夷也貉雖與狄同屬
 北方而實為狄之別種之閩雖與蠻同屬南方而實為蠻之別也先鄭此注以貉為北方而羊部又
 子篇趙注云貉在北方賈疏引鄭志及書敘僞孔傳並以爲東夷說文彙部云貉北方而羊部又
 云東方貉並偏舉一方不及貉後鄭注之析矣又夷蠻戎狄四者散文亦通故秋官蠻閩夷貉
 四隸司隸通謂之四翟之隸翟與狄同師氏又謂之四夷之隸是也云云謂閩蠻之別也者職方
 孔注同說文虫部云閩東南越蛇種山海經海內南經云閩在滄中郭注云閩越即西閩今建安
 郡是也亦在岐海中文選吳都賦劉逵注云閩越名也秦并天下以其地爲閩中郡案閩即今福
 建在周爲南蠻之別也引國語曰閩羊蠻冬者證閩爲蠻之別釋文云羊李云今周禮本或無此
 字國語則有案章本國語閩作蠻賈疏云案鄭語史伯曰蠻羊蠻矣注云謂上言叔熊避難於滄
 蠻隨其俗如蠻人也故曰蠻彼不作閩者彼蓋後人轉寫者誤鄭玄以閩爲正叔熊居濮如蠻後
 子從分爲七種故謂之七閩也案賈即隱括章義攷鄭語又云羊姓夔越閩爲東南越或亦出於
 莘姓但賈以閩爲叔熊之後則古書無徵鄭章所據文義並殊賈強爲傳合恐不增也云四八七
 九五六周之所服國數也者即大行人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也職方孔注云八七九五六見非
 一之言也案孔晁不言四者蓋以四夷爲總目蠻閩貉戎狄之言非東方之夷也賈疏云鄭志趙
 商問職方氏掌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數注云周之所服國數禮記明堂位曰周公六
 職方氏四夷四方夷狄於明堂九貉即九夷在東方八蠻在南方閩其別也戎狄之數或六或五兩文
 年制禮作樂朝諸侯於明堂有朝位服事之國數夷九蠻八戎六狄五禮文事異未達其數鄭志
 職方氏四夷四方夷狄於明堂九貉即九夷在東方八蠻在南方閩其別也戎狄之數或六或五兩文
 異爾雅惟有其數耳皆無別國之名校不若明故不定若然爾雅之數與明堂同皆數耳無別國
 之名今五六者正是數耳其事鄭不若明故不定若然爾雅之數與明堂同皆數耳無別國

鬼所本然鄭彼說以釋師氏四夷之隸及韃靼氏四夷之樂則正相當若此注以四八七九五六
 並舉爲所服國數又無破先鄭之說則不以四夷爲四方夷之總目象背云掌蠻夷閩貉戎狄之
 用兵符云六蠻四夷盧注云周禮職方氏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此注義備矣大戴禮記
 之數也明堂位曰九夷八蠻六戎五狄此朝明堂時來者國數也爾雅曰九夷八蠻七戎六狄其
 夏之所服與殷之夷國東方十南方六西方九北方十有三然鄭玄以四夷爲四方九貉爲九夷
 又引爾雅其數不同及六四文闕而不定是終使學者疑於所聞也盧氏亦不從鄭志說其云周
 所服種落之數正依此注義惟云爾雅爲夏利則無爲據又疑鄭引爾雅文數不同亦非也詳後
 云財用泉穀貨財也者大率注云財泉穀也又幸夫注云用貨財也故此象釋之云利金錫竹箭
 之屬者據下文云審神養餘鼎所象百物也者左宣三年傳王孫滿對楚子云夏之方有德遠方
 則物貢金九牧錫鼎象物百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杜注云圖鬼神百物之形使民逆備之是
 神者謂鬼神百物也引爾雅曰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者釋地文今鄭注本亦九夷八狄
 亦引爾雅云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數既不同而俱云爾雅則爾雅本有兩文今李巡所
 注謂之四海之下更三句云八蠻在南方六戎在西方五狄在北方此三句唯李巡有之孫炎郭
 瑛諸本皆無也李巡與鄭同時鄭讀爾雅蓋與巡同故或取上文或取下文也此及中誤直言四
 海不列其數故引上文解之職方列其國數唯五戎六狄與爾雅注六戎五狄上下不同餘則相
 故據下文也布憲則秋官承夏官之下故同於職方焉周禮注據爾雅下文八蠻六戎五狄當四
 海者以明堂位陳周公於明堂之時其數與之等是周禮注據爾雅下文八蠻六戎五狄當四
 釋地本有兩文故此注及布憲注並引其語謂人注亦同至爾雅序義及尚書中說則鄭所見
 據或後人轉寫之誤疏矣白虎通義禮樂篇云東方爲九夷南方爲八蠻西方爲六戎北方爲五
 狄故曾子問曰九夷八蠻六戎五狄百姓之難至者也班固引孔疏釋九夷八蠻六戎五狄及明堂位
 同墨子節葬下篇又有八狄七戎則與釋地郭本同又王充引孔疏釋九夷八蠻六戎五狄及明堂位

夷依東夷傳九種曰吠夷子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李巡注曰雅云一曰支菟二曰樂浪三曰高麗四曰滿飾五曰島夷六曰索家七曰東屠八曰倭人九曰入蠻云一曰支菟二曰戎夷三曰老白四曰僬僥四曰跋踵五曰鼻息六曰天剛五狄云一日月支二曰穉狽三曰匈奴四曰單于五曰白屋論語子罕皇疏說與李略同今案夷蠻古國經記並約舉大文乃辨九州之國多錯異鄭君精博猶未聞其別國之名李范之說未知所據附錄之以備攷

使同貫利 貫事疏乃辨九州之國者說文川部云州水可居曰州昔堯遭洪水民居水中方孔注亦同賈疏云使同其事利不失其所也 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數曰

具區其川二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錫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

山安地德者也會稽在山陰大澤曰蠡具區五湖在吳南浸可以為陂澮既者錫鐵也

州者沿禹貢制也阮元云廣韻二十一震太平御覽州郡部皆引作揚州蓋州名字本從木自開成石經定從手旁後俱作揚詒譚案揚州字古書揚揚錯出宋景祐本漢書地理志述此經並作

揚州本爾雅釋地同許嵩建康實錄引春秋元命苞云地多赤楊因取名焉則當以揚為正釋名釋州國云揚州界多水水波揚也禹貢孔疏引李巡云江南其氣燥動厥性輕揚故曰揚揚輕

也爾雅釋文引太康地記云揚州漸太陽位天氣奮揚履正合文明故取名焉此說依揚字為釋張參五經文字據李巡經揚之訓所從水為俗訛故唐石經書禮爾雅皆從手宋以來版本多

沿之宋小字本明閩監本周禮作揚者蓋誤而合於古非所據舊本如是也至九州名義大抵就州中所屬山川國邑為稱諸家望文生義似皆未塙竊謂此州地苞百越揚越聲轉義亦同揚州

當因揚越得名猶荆州之與荆楚義亦相因矣禹貢云淮海惟揚州郭注云自江南至海呂氏春秋有始云揚州界自淮而南至海以東也爾雅釋地云江南曰揚州郭注云自江南至海呂氏春秋有始

為小然其西又得禹貢荆州之地按禹貢導水之漢至大別入江而爾雅曰漢南曰荆州蓋漢水揚

之名至大別山而止其曰漢南者謂大別以西漢水之南也曰江南者謂大別以東江水之南也

荆州之界當於此分朱右會云禹貢揚州北至淮東至海爾雅言殷制九州江南曰揚則北不得

淮周以淮為青州浸疑同於殷案胡朱說近是殷以淮隸徐周省徐入青故淮亦隨之蓋並沿

制也周揚州方域東至海南接越閩荒服不知所極西依胡渭說抵漢與荆界北逾江與青界東

南東北並至海西南接南越荒服不知所極西依胡渭說抵漢與荆界北逾江與青界東

城則不甚同今略舉四至入到以備攷證其詳未能究也云其川三江者賈疏云按禹貢云九江

今在廬江尋陽南皆東合為大江揚州所以得有三江者北江中江南江也書禹貢揚州云三江既

入震澤底定孔疏引鄭書注云三江分於彭蠡為三孔東入海又導漢云東地者為南江此經義與禹

貢同漢書地理志云蜀郡岷江在岷山在西北入海揚州川又丹陽郡石城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

南江在南東入海揚州川岷江在北東入海揚州川又丹陽郡石城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

者論衡書虛語云有丹徒大江有錢塘浙江有吳通陵江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篇云中江在

丹徒東過彭蠡澤又東至石城縣分為二其一東北流其一又過毗陵縣北為大江又東至會稽

餘詳繫東入于海至會稽餘縣入于海依戴校水經說與漢志三江分江水說正同又

謂其下流水所達之地經言東為北江東為中江明在彭澤東經言為北江人于海蓋經立訓如此漢自北
 海明者專流徑達非潭濤入海者故注云江至彭澤分為三流入于海蓋經立訓如此漢自北
 入江故分為北江者仍繫於漢江在中故分中江者仍繫於南江此經言於經彭澤以下首
 受江者是也故注云東通者為南江言東通北會于通即東也為南江此經言於經彭澤以下首
 方三江頭氏注地理志北江而入海言三江皆本其義者也北江中江入于海不合言人震澤為北江與
 三入震澤遠為北江而入海言三江皆本其義者也北江中江入于海不合言人震澤為北江與
 江東南入海為東江並松江不為三江此即吳越春秋所云出三江之口者孔傳為魏晉開書卷樓
 以澤廣據班志丹陽石城下云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說文江水至會稽山陰為浙江
 流澤廣據班志丹陽石城下云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說文江水至會稽山陰為浙江
 南江務謂分江水合三江言之為南江猶岷江合言之為北江班志于石城著南江源委猶于前
 之道著北江源委故志于中江言出無湖西南東至揚子入海至南江北江吳縣接志言震澤在吳西則南
 之地已互見于石城前岳道也漢烏程地在震澤之南東北與吳縣接志言震澤在吳西則南
 江至身程者為在吳南矣水經關中江不著岷江注五湖以歷湖口因澤湖口地名云江南東注于
 具區謂之五湖口東則松江出焉援郭景純江注五湖以歷湖口因澤湖口地名云江南東注于
 湖由松江入海者究莫能綜緝所經蓋中江徙流久矣北江與越三江經流由毗陵入海三江如出水
 塘孫星衍元說並略同今案三江之說以漢志最為近古可信焉江水自彭蠡以西止有經流
 獨行至彭蠡以東乃分為三以今水道校之江水自四川松潘嶺羊嶺發源過四川湖南湖北
 江西安徽經江蘇揚州府江都縣常州府武進江陰兩縣即漢毗陵縣境至通州入海此即漢志
 之北江也志於前岳道著其源於毗陵詳其委迄今二千年經流無改亦向無異說而中江江南
 則說多舛異蓋漢志謂中江出震澤至陽羨入海其逕流無可校驗水經江水流為今本有誤快江

中江下流亦無見文王象之輿地紀勝云水經云中江在丹陽蕪湖縣東南至會稽湯謨入海後
 縣河東建黃池入三湖至銀林止所謂中江東至陽羨即此是也蘇常承此江下流常病漂沒後
 築銀林五堰以望之自是中江不復東而宜錄諸水皆由蕪湖西達大江矣又文選江賦李注引
 水經注云中江東南左會蕪湖又引風土記謂蕪湖在陽羨此與漢志亦正合金氏阮氏推校眾
 說謂中江即今安徽太平府蕪湖縣南之蕪湖水古蓋本通江即此蕪湖也今宜與即漢陽之蕪湖地惟蕪
 湖太平寰宇記江南東道常州宜興縣下云荆溪漢志中江即此蕪湖也今宜與即漢陽之蕪湖地惟蕪
 其下流則顧炎武胡渭阮元並謂即今之松江東為吳淞江由上海縣入海者與金說略同陳禮
 則謂中江蓋自今荆溪入太湖流而無竭證南江依鄆說則當由今安徽池州貴池縣西分出一派
 江遺迹殆無疑義惟入海之流尚無竭證南江依鄆說則當由今安徽池州貴池縣西分出一派
 陰縣為浙江入太湖出為今江蘇蘇州府吳江縣運河即漢吳縣境也又南流至今浙江紹興府餘
 姚縣入海經兩水與浙江不相隔故鄆說亦無可案驗金氏阮氏並據鄆說以證班志顧炎武胡渭
 錢大昕洪亮吉說並同但漢志南江本云從吳南入海而分一江水自餘姚入海二文本不同吳
 與餘姚南北相距殊遠中尚隔由拳海鹽諸縣似不可并為一江漢志分江水下並云揚州州
 水經江水下流今本既謂分江水非即南江其說似亦可通川流湮徙舊說紛互難以決定謹備
 列衆說用資擊疑至漢晉以來說三江者異說甚多國語越語章注云三江吳越春秋稱范蠡去越乘
 舟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者也此亦別為三江五湖雖稱相亂不與職方同庚仲初揚鄆賦注
 云今天湖東注為松江下七十里有水口分流東北入海為婁江東南入海為東江與松江而三
 此非禹貢之三江也今按東說與禹貢職方之三江禹貢疏亦云職方揚州其川曰三江其說此別
 謂太湖以下之三江也今按東說與禹貢職方之三江禹貢疏亦云職方揚州其川曰三江其說此別

內大川其於江等雖出震澤入海既近周禮不應舍岷山大江之名而記於江等小江之說是也
吳越春秋則以浙江浦陽江剡江為三江是又專就浙東之水言之並與書禮會小江之說正
記地部陸括孔鄭書注三江義云左合漢為三孔入海者義非延徐氏之誤實非鄭注也史記正
義引括地志云禹貢三江俱會於彭蠡合為一江入于海此說與徐引鄭說略同並顯與地理志
可依據唐宋以後眾說紛異尤甚今悉無取焉云其浸五湖者釋文云浸水出魏郡武安東北入呼沱
述此經亦作浸顏注云浸古浸字也案說文水部無浸字浸之省也云浸水出魏郡武安東北入呼沱
水是浸本水名浸借為浸古浸字也案說文水部無浸字浸之省也云浸水出魏郡武安東北入呼沱
所職方孔注云九州土氣列生民利以下即上所辨人民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也云其民二男五女
則男多於女淮南子墜形訓云山氣多男澤氣多女是也云其齊宜鳥獸者周書職方作其畜宜
雞狗鳥獸於文為養蓋誤衍云其穀宜稻者淮南子墜形訓云江水肥仁而宜稻與此經揚荆交
理亦合易泰詩周南樛木孔疏引此經也注云鎮名山安地德者也者齊雅釋詁云鎮安也大司樂四
鎮注云四鎮山之重大者書舜典封十有二山鎮安地德者也者齊雅釋詁云鎮安也大司樂四
九鎮注云四鎮山之重大者書舜典封十有二山鎮安地德者也者齊雅釋詁云鎮安也大司樂四
南十二里陰會稽山在南上有禹冢禹井揚州山案今浙江紹興府山陰縣即漢故縣會稽山在東
為言厚也草木魚鼈所以厚養人君與百姓也案今爾雅無此文賈疏云按澤虞職大澤大澤大澤
水鍾曰澤水希曰藪則澤藪別矣但澤藪相因亦為一物故云大澤曰藪也云具區五湖在吳南
吳故國周大伯所藪吳越之閒有具區郭注云今吳縣南大湖即震澤是也漢書地理志云會稽郡
在吳縣之西賈疏云依地里志南江在吳南震澤在西通而南之亦得在吳南具區即震澤一也
詒讓案山海經南山經云浮玉之山北望具區郭注云今吳縣西南太湖也禹貢震澤底定偽孔

傳云震澤吳南太湖名孔疏云案周禮職方揚州藪曰具區浸曰五湖五湖即震澤若如志云具
區即震澤則浸藪為一案餘州浸藪皆具而揚州同者蓋揚州浸藪同處論其水謂之浸指其澤
謂之藪胡渭云具區以爲即震澤蓋澤自吳西南境東出為松江一名笠澤在今吳江縣界
北去吳五十里水經注云笠澤在吳南松江在右國語越伐吳與禦之笠澤越軍江北吳軍江南
者是也宋葉夢得避暑錄話云孔氏以太湖為震澤非是周官揚州藪為具區其浸為五湖既
以具區為澤藪則震澤即具區也太湖乃五湖之總名耳凡言藪者皆人資以爲利故曰藪以當
得民而浸則但水之所鍾也今平望八尺震澤之閒水瀾漫而極淺與太湖相接而非大湖自是
入於太湖自太湖入於海雖淺而瀾漫故積潦暴至無以洩之則溢而害田所以謂之震猶言三
川皆震者然蒲魚蓮芡之利人所資者甚廣亦或可隨而為田與太湖異所以謂之澤藪黃儀云
今土人自包山以西謂之西太湖水始淵深自莫釐武山以東謂之南湖水極淺蓋即古之震
澤止以上流相通後人遂混謂之太湖書偽孔傳及郭璞孔穎達鄭元諸人並謂提莫辨鄭此注則以其
亦謂之震澤五湖始為太湖書偽孔傳及郭璞孔穎達鄭元諸人並謂提莫辨鄭此注則以其
同方言郭注義同文選江賦李注引張勃吳錄云五湖者太湖之別名也周行五百餘里說文大
湖之名秦漢古書無文吳晉以後異說殊夥如水經泗水注云南江太湖在西南三百里至五湖口五
湖謂長蕩湖太湖射湖貴湖滙湖也又云范蠡滅吳返至五湖而辭越斯乃太湖之稱通稱也
東州引韋昭五湖蓋古時應別今並相連范成大吳郡志引吳地記說同太湖為五湖又云晉書太湖
湖引水通五湖也又引虞仲翔川瀆記云太湖東通常州松江水南通海衛河注云太湖通海與
荆溪水北通晉陵滙湖東通嘉興與非子初見秦篇說太湖故荆襄取洞庭五湖之名則楚南別有五湖與
異費不知孰為太湖秦舊名攷非子初見秦篇說太湖故荆襄取洞庭五湖之名則楚南別有五湖與

釋波濤又云今在汝州魯山西北通典州部說同胡渭云汝州今屬河南州西四十里廣成澤一
 名黃波周百里有灌溉之利後漢於其地置廣成苑澤水出狼泉山東南流合益泉水波水自西
 來注之又東南合濬水入汝此即波濤之波也馬融精於周官其頌廣成也鄭道元李賢杜佑咸
 非是為貢波自當作播職方之波濤當識如字不可牽合案胡說是也鄭道元李賢杜佑咸
 據馬義以波即波水其說甚瑣黃度顧祖禹林喬朱右曾並從其說全祖望波水自當以出皆不
 知波水所在而以波水其說甚瑣黃度顧祖禹林喬朱右曾並從其說全祖望波水自當以出皆不
 一陽州之漫人汝之波為是案全祖望申鄭義波水不可入濬之後波亦當屬濬州與濬其下流蓋波與濬
 四年傳云楚武王伐隨王卒令尹闔所奠教屈重除道築堤營軍臨隨人懼行成引以設者左
 彼濬水也彼杜注云濬水在義陽縣西東南入鄧水梁橋也孔疏云釋例曰義陽縣西有濬
 水出隨縣西北黃山西南逕西縣南流有濬水來會又德安府雲夢應城縣西又南流注於漢口
 漢水出今湖北隨州西北界山南流有濬水來會又德安府雲夢應城縣西又南流注於漢口
 漢水既合漢源流長五百餘里胡渭謂濬水即濬水也則建宜屬荊州在此非也者鄭意左傳之濬
 在漢東以地望定之當屬荊州其豫州浸之類又當屬此二水宜互易也漢地理志注說同說
 文水部云濬水在漢南荊州浸也段玉裁云職方荊州浸類濬濬亦互易也漢地理志注說同說
 漢曰濬浸蓋正經文之誤與鄭說濬正同也詒讓案說文水部以濬亦互易也漢地理志注說同說
 易然則許意此波濤皆為荊浸不惟如鄭說以類濬互易矣但許書波字說解不云荆浸不知
 以何水當之也云竹林竹木也者地官敘官林衡注云竹木生平地曰林云六擾馬牛豕犬雞者
 周書職方孔注云家所畜曰擾漢地理志顏注云謂之擾者言人所馴養也賈疏云此與爾雅六
 畜及周禮六牲一也案六牲詳膳夫牧人注云五種黍稷菽麥稻者後并州及月令五種注並同
 周書孔注亦從鄭說賈疏云此州東與青州相接青州有稻黍西與雍州接雍州有黍稷故知有

此四種但此九州不言麻與菽及苽鄭必知取菽者蓋以當時目驗而知故添為五種也程瑤田
 云鄭注誤醫職之五穀曰麻黍稷麥豆據月令之文其注職方氏宜五種曰稻黍稷麥菽不據月
 令若以本經他州所見有稻黍稷麥四種四種有稻而月令五穀無稻不得易本經而就月令故
 據所已見之四種而益之以菽案程說深得鄭旨漢書食貨志云種穀必雜五種顏注云即五穀
 謂黍稷麻麥豆也顏即據月令其此注義不同也豫州為周東都滎邑王畿所在大司徒所謂地
 中故六擾五種無不空淮南子墜形訓云平土之人慧而宜五穀大戴禮記千乘篇云是故立民
 之居必於中國之休地因寒暑之利 正東曰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其澤藪曰望諸其川淮
 泗其浸沂沭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一女其畜宜雞狗其穀宜稻麥 沂山沂水所出也在
 州同二男三女鄭司農云淮或為睢流或為洙 疏 正東曰青州者沿禹貢制而疊或則異釋名
 文引太康地記云青州東方少陽其色青其氣清歲之首事之始故以青為名焉說文丹部云青
 東方色也禹貢云海岱惟青州傳云東北濶海西南距岱史記本紀集解引鄭書注云東
 自海西至岱岳氏春秋有始意云東方為青州齊也案周書方域東至海南海濶淮與豫界西北
 孟諸與豫界北距岱岳與兗界東南亦據淮東北依漢志說距濬與兗界西南至桐柏與豫界西北
 距沛水與兗界北距海青州川說文水部云淮水出南陽平氏桐柏大復山東南入海水經云淮水出東
 南至淮陵入海青州川說文水部云淮水出南陽平氏桐柏大復山東南入海水經云淮水出東
 陽平氏縣治嶺山至黃淮浦縣入于海案淮水出今河南南陽府桐柏縣西南桐柏山至江蘇
 淮安府安東縣雲梯關入海泗水出今山東泗水縣東陪尾山至兗州府入運河漢志泗水兩見者
 水西南至方與入沛泗州川說文水部云泗水受沛水東入淮水經云泗水出魯卞縣北山過
 那縣西南入於淮案泗水出今山東泗水縣東陪尾山至兗州府入運河漢志泗水兩見者
 縣泗水入沛渠以後至乘氏復出也其人淮故道今為河所奪非漢志之舊案禹貢淮泗沂並
 徐州者後注謂周青州則禹貢徐州地是也云其利蒲魚者詩王風揚之水箋云蒲蒲柳孔疏引

陸機疏云蒲柳有兩種皮正青者曰小楊其一種皮紅者曰大楊其葉皆長實於柳葉皆可以為
箭幹故春秋傳曰董澤之蒲可勝既乎今又以爲箕筮之楊也案此蒲即蒲柳也與司几筵蒲筵
之蒲爲水艸異魚海魚也禹貢青州厥貢海物惟諸史記夏本紀集解引郭書注云海物海魚也
云其畜宜雞狗者狗周書職方作犬義同注云沂山沂水所出也在蓋者漢地理志云泰山郡
蓋沂水南至下邳入泗青州益山至下邳縣入泗水出東海費東西入泗一曰沂水出泰山蓋沂水
所發俗謂之魚泉俱東南流合成一川案沂山在今山東沂州府沂水縣西北七十里沂水名沂
河出縣西北百七十里歷崖山至江蘇邳州入運河漢蓋縣故城在沂水縣西北七十里鄭說本
漢志水經及說文並說並同段玉裁云許說乖異者蓋沂山即東泰山是山經同數縣今沂水
出沂水縣之雕崖山即沂山西峯也賈疏云按禹貢云海岱及淮惟徐州又云淮沂其又注云沂水
沂二水名不在青州者周貢以禹貢徐州地爲青故也云望諸明都也在睢陽者賈疏云按禹貢
云導荷澤被明都彼禹貢無望諸故從明都按春秋宋蕞澤有孟諸明都即宋之孟諸者也案今
疏云被孟諸爲孔傳云孟諸澤名在荷東北詩陳詩孔疏引書作盟諸澤在東北志敘述此經則作孟諸
爾雅釋地十莖宗有孟諸水經注云今在梁國睢陽縣東北風俗通義山澤篇云九蕞青州曰孟諸
說文艸部亦云青州孟諸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云明都澤在梁郡睢陽縣東北案望諸鄭釋
爲明都史記水經同書作孟諸或作盟諸漢志作盟諸爾雅作孟諸左傳二十八傳及諸都諸聲類
愛中篇呂氏春秋有始覽說文風俗通義並同鄭詩譜陳譜作明諸孟望明盟及諸都諸聲類並
相近禹貢孟諸在豫州周改入青州元和郡縣志云宋州虞城縣孟諸澤在府東北接虞城縣界云
十里俗號盟諸澤案漢睢陽故城在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孟諸澤在府東北接虞城縣界云
出東莞者漢地理志云琅邪郡東莞縣南至下邳入泗青州府注云術水即沂水也說文水
部云流水青州浸水經云流邪郡東莞縣西北入泗陽都縣入沂縣注云術水即沂水也說文水
睢陽宿預縣注泗水地理志所謂至下邳注泗水者也經言於陽都入沂非矣案漢東莞故城在今
山東沂州沂水縣治西北流水今名流河出沂水縣西北五十里大弁山至江蘇漢東莞故城在今

二派入於海不入泗亦不入沂與漢志水經並異云二男二女數等似與也蓋當與兗州同二男
三女者漢地理志敘及周書職方正作二男三女與鄭所定合段玉裁云鄭謂數等誤者天地化
育之道其數必不能正等也知當與兗州同者蓋竟相接二與三字易誤也俞樾云男女相等當
云一男一女不當云二男二女其誤明矣鄭司農云淮或爲睢者段玉裁云睢與淮形聲皆相近
徐養原云漢書地理志陳留汝南郡界首受狼湯水東至取慮入泗汝漢之陳留在職方亦爲豫
州之境而取慮屬臨淮已入職方青州界以此爲青州川固無不可然淮爲四瀆之一睢水源流
雖長豈能與淮敵青州之川斷無舍淮而數睢之理故知爲字之誤云流或爲洙者段玉裁云洙
與洙部分不同而聲相近如公叔戊世本作朱檀弓作北鄭云尤當爲朱也今本檀弓作木蓋誤
治讓案漢地理志云泰山郡蓋臨樂山北入泗班許皆不云青州浸或本非是河東曰兗州其山
文水部云洙水出泰山蓋臨樂山北入泗班許皆不云青州浸或本非是

鎮曰岱山其澤藪曰大野其川河沛其浸盧維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

擾其穀宜四種 岱山在博野在鉅野盧維當爲雷雍字之誤也禹貢疏禹貢制也兗州者沿

當作沈釋名釋州國云兗州取兗水以爲名也疏文類聚州部引春秋元命苞云兗之言端也信

也蓋取兗水以爲名焉爾雅釋文引李巡云濟河開其氣專實厥性信謹故曰兗兗信也案春秋

緯及釋名云取水爲名是也說文口部釋沈州云九州之渥地也故以沈名焉亦與沈相近沈

水即沈水也俗通作濟致工記總敘亦作濟詳前豫州卷疏禹貢云濟河惟兗州史記夏本紀

春秋有始覽云孔傳云東南爲兗州西北爲濟州也高注云河出其北濟經其南案周兗州方城東至海南海
岱與青界西距東河與冀界北據九河與幽界東南依漢志說據維與幽界東北亦至海西南據
雷夏與豫界西北距東河與冀界北據九河與幽界東南依漢志說據維與幽界東北亦至海西南據
兗州云九河既道爲孔傳云河水合爲九道在此州界平原以北是又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
華陰東至于砥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降水至於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

爲逆河入于海漢地理志云金城郡河關縣河水行塞外東北入塞內至章武入海說文水部云
一源出于國南入于海案禹治河故道自積石西來至今鄂爾多斯左翼後旗唐東受降城折而
南流入職方雍冀二州境禹貢王劉所謂西河也至今陝西潼關關漢華陰縣折而東流入職
方豫州境禹貢王制所謂南河也過大區山南至今河南衛輝府海縣漢陽縣宿胥口又折而
東北流合後黎陽以上諸禹貢故道自大區以下舊蹟溼廢河不復自碣石入海至漢王莽時東
王河徙之後黎陽以上諸禹貢故道自大區以下舊蹟溼廢河不復自碣石入海至漢王莽時東
河又改道與周定王時復不同故漢志謂之故大河即周定王時河也其利縣入海則仍東周
舊迹章武在今直隸天津府天津縣境水經河水上流亦與古同其黎陽以下別著故道即漢志
所謂故大河也其利縣入海則仍東周舊迹章武在今直隸天津府天津縣境水經河水上流亦與古同其黎陽以下別著故道即漢志
與縣境唐宋以後河流通徙尤不常 國朝道光以前大河至江蘇淮安府安東縣入海成豐園
河又北徙自山東武定府利津縣大清河入海與水經利縣入海之道相近此古今河道之略也
爲俗宗者何言萬物更相代於東方也風俗通義山澤篇云泰山曰岱宗岱者長也萬物之始
陰陽交代爲五嶽之長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篇云泰山曰岱宗岱者長也萬物之始
故城在今山東泰安府泰安縣東南三十里泰山在縣北五里禹貢岱在青州周改入兗云大野
在鉅野者漢地理志云山陽郡鉅野大野澤在北兗州縣志敘述此文又作秦壘案鉅大義同壘
野古今字爾雅釋地十藪云魯有大野郭注云今高平鉅野縣東北大野澤是也風俗通義山澤篇
云九壘兗州曰大野在鉅野縣北史記夏本紀集解引鄭書注云大野在山陽鉅野北各鉅野澤
鉅野澤廣云南通洙泗北連濟河舊縣故城正在澤中城之所在則鉅野澤也行東北出爲大
野矣元和郡縣志云鉅野縣即漢故縣鉅野澤在縣東五里元末爲河所決今泗爲平陸禹貢大野在徐
山東曹州府鉅野縣即漢故縣鉅野澤在縣東五里元末爲河所決今泗爲平陸禹貢大野在徐

州周無徐州故入兗州云盧維當爲雷雍字之誤也者胡謂云周禮多古字當似盧維似維以字
形相近而誤案胡說是也此盧維鄭破爲雷雍漢書地理志敘則作盧維志又云琅邪郡其侯國
禹貢維水北至都昌入海兗州案維水出琅邪箕屋山東入海徐州浸夏書曰維滿其道案徐州浸
此經之維即維水說文水部云維水出琅邪箕屋山東入海徐州浸夏書曰維滿其道案徐州浸
當作兗州浸許蓋亦從班說不破字通典州部及易被黃度顧祖禹錫李光坡方苞莊有可
林喬蔭說並從之水經云維水出琅邪箕屋山東入海徐州浸夏書曰維滿其道案徐州浸
州北境之箕屋山至萊州府昌邑縣東北入海曰淮河口盧水漢志敘述此經同而不著其說顏
注則云盧水在濟北盧縣鄭康成讀曰雷非也則顏讀盧亦如字攷漢志云泰山郡盧縣濟北王
都此即顏所謂齊北盧縣其地唐屬濟陽郡故通典釋此盧維云盧水在濟陽郡盧縣是杜亦從
顏說也呂飛云盧維二水名維即禹貢維滿其道之維水經云維水出瑯邪箕屋山東入海其水亦從
東武縣西注云維水又西北右合盧水即久台水也地理志曰水出瑯邪橫嶽故山在東武縣故
城東南世謂之盧山也西北流逕昌縣故城西東北流齊地記曰東武城東南有盧水其水又東
北流逕東武縣故城東而西北入維滿在禹貢屬青州而周之兗州實侵夏青州之地故山鎮曰岱
山康成破盧維字爲雷雍引禹貢以垂之蓋見禹貢兗州之域無盧維故也案禹說本黃度趙一
清是也漢志有二盧水又有二盧縣以垂之蓋見禹貢兗州之域無盧維故也案禹說本黃度趙一
山國北平有盧水至高陽入河並不云兗州浸至漢志所謂盧水也然志雖有云盧水所在也然志
不云有此水又琅邪郡橫嶽久台水此水經維水注所謂盧水也然志雖有云盧水所在也然志
漢志城國有盧縣水經沂水注云盧川水出盧嶺山東南流逕城陽之盧縣故蓋縣之盧上里
也又東南注于桑泉水據鄭說則今本漢志慮乃盧之誤蓋以水名縣也顧祖禹云山東濟南府
長清縣盧城在縣西南二十五里案此即漢齊北之盧縣其地跨今泰安府平陰縣境內並無
盧水則顏說殆不足據綜校班志桑經肥如之盧水在今直隸深澤縣北境於周當屬幽州北平
是皆不爲兗州隸惟入維之久而台水於兗爲近故其趙呂並以此爲兗浸之盧其水今出山東青州

以二水並舉於義可通周州東逾嶺跨位及大野皆禹貢徐青地故維於禹貢雖屬青州而以

周與地論之其下流入濰之處大半屬周州其上游則與岱宗東西相去不過三百里以之隸究

未為險越若周青州則北界距岱但能有沂泗不得及維與禹貢之青地絕異也引禹貢曰雷

隸變與濰別史記夏本紀及漢地理志並作雍與鄭同僞孔傳云雷夏澤名雖注二水會同此澤

史記集解引鄭書注云准水沮水曰胡渭云二水合以注澤則言雍固可該沮也案准沮二水在雷澤

西北平地也元和郡縣志說同胡渭云二水合以注澤則言雍固可該沮也案准沮二水在雷澤

山東曹州河注以禹貢之雍即魯子河又即說文水部之濰不知禹貢准沮並入雷澤不與河通今

濟陰郡成陽禹貢澤在西北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云雷澤在濟陰成陽縣西北一十餘里

陽故城西北十五里即舜所獲也案城陽即成陽漢成陽故城在今山東曹州東北六十里雷澤在成

州有稻麥西與冀州相接也 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其澤藪曰苾蒲其川涇渭其浸渭

洛其利玉石其民三男一女其畜宜牛馬其穀宜黍稷 嶽山嶽也及苾蒲在涇渭在涇陽

即洛出懷德鄆司農云 疏 正西曰雍州者沿禹貢制也御覽州郡部引春秋元命苞云雍壘也

其氣蔽壘厥性急凶故曰雍雍壘也又引太康地記云雍州兼得梁州之地西北之位陽所不及

陰氣壘悶故取名焉禹貢云黑水西河惟雍州爾雅釋地云河西曰離州雍即離之隸變公羊莊

十年徐疏引鄭書注云雍州界自黑水而東至西河也呂氏春秋有始覽云西方為雍州秦也案

周雍州方城東距西河與冀界南據渭與豫界西界西或北界北狄並荒服不知所極東南距華

陰與隴界東北亦距西河西南依胡渭說滄海與滄海界西北亦戎狄荒服東南北三方與禹貢

略同惟黑水於周代經籍無所見疑滄於戎狄則西境感矣詳後云其山鎮曰嶽山者玉引之云

嶽下山字涉上下文而衍爾雅釋山釋文漢書郊祀志注後漢書明帝紀注引此皆無山字非也

石經始衍山字而各本遂沿其誤據鄭注云嶽嶽也則本無山字可知或謂注者去山字非也

也此云會稽嶽無也則經文本無山字而非鄭之省文明矣周書職方篇有山字亦後人依俗本周

禮加之據孔注云華山西嶽也嶽吳嶽也則亦無山字可知案玉說是也云其澤藪曰苾蒲其川

涇內者周書職方注華山西嶽也嶽吳嶽也則亦無山字可知案玉說是也云其澤藪曰苾蒲其川

文水部地理志云隴西首陽首南為崑崙同穴山在西南渭水所出東至崑崙山隴州浸也水經

源水部云渭水出隴西首陽首南為崑崙同穴山在西南渭水所出東至崑崙山隴州浸也水經

源水部云渭水出隴西首陽首南為崑崙同穴山在西南渭水所出東至崑崙山隴州浸也水經

源水部云渭水出隴西首陽首南為崑崙同穴山在西南渭水所出東至崑崙山隴州浸也水經

源水部云渭水出隴西首陽首南為崑崙同穴山在西南渭水所出東至崑崙山隴州浸也水經

吳山為研山州南八十里之嶽山為吳嶽諸說互異未知孰是竊謂吳山漢志雖云在縣西而岡
 嶽綿亘延及其南與嶽山只是一山自周尊研山曰嶽山俗又謂之吳山或又合稱吳嶽史記遂
 析嶽山與吳嶽為二山而研山之名遂隱其實此二山者周禮總謂之嶽山禹貢總謂之研山周
 以漢志為正案胡說是也嶽山即禹貢之研山周以為西都之嶽詩入嶽嶽高孔疏引鄭志云周
 都豐鎬故以吳嶽為西嶽金鶚謂當為中嶽其說近是詳大司樂疏漢并縣故城在今陝西鳳翔
 府隴州南三里嶽山在州西四十里云及岐蒲在研者明嶽與岐蒲同在研也漢地理志云右扶
 風研北有蒲谷亭說文艸部云離州莊園字別作圃水經渭水篇注云研水出研縣之蒲谷鄉發
 在研縣北蒲谷亭說文艸部云離州莊園字別作圃水經渭水篇注云研水出研縣之蒲谷鄉發
 中谷漢為荻蒲葦案荻蒲葦亦在全隴州西四十里蒲谷鎮云渭水出涇水出安定涇陽開頭
 山東南入渭離州之川也案漢涇陽故城在今甘肅平涼府平涼縣西南涇河出縣西四十里扶
 頭山東南入渭離州之川也案漢涇陽故城在今甘肅平涼府平涼縣西南涇河出縣西四十里扶
 風柳邑有幽靜詩幽國公劉所邑案內水不出幽地鄭云在彼者據詩而言引詩大雅公劉曰
 納坻之即者證納水在幽地也毛詩作芮鞫之即詩釋文云芮本又作芮毛傳云芮水壓也鞫究
 也鄭箋云芮之言內也水之內曰隩水之外曰鞫案毛詩不以芮為水名鄭亦從之其此注文義
 並異漢地理志云右扶風研芮水出西北東入涇詩芮鞫雍州川也顏注云阮讀與鞫同詩芮鞫
 之即韓詩作芮鞫鄭此注即據韓班義也坻鞫鞫字並通廣雅釋云左馮翊也案內水出今平涼
 府華亭縣西隴山東麓至崇信縣入涇云洛出懷德者漢地理志云左馮翊也案內水出今平涼
 州歸德北夷吟中東南入渭段玉裁云左馮翊當作北地漢志北地歸德洛水入河入河者入渭
 以入河也此總舉其源委也左馮翊德洛水入渭此言其入渭之處鄭蓋忘漢志別有洛出歸德之文遂誤以為出懷德
 出歸德至懷德而入渭懷德非其所出之處鄭蓋忘漢志別有洛出歸德之文遂誤以為出懷德
 殆亦偶有不照也洛水禹貢謂之漆沮偽孔傳云漆沮亦曰洛水出馮翊北水經渭水注云渭水
 東過華陰縣北洛水入焉關關以為漆沮之水是也淮南子墜形訓云雒出荆山高注云荆山禹

貢北條荆山在左馮翊懷德縣南有荆梁原離州浸也案淮南書之雒當即沮之借字蓋沮水
 入洛洛亦通沮故高以雒為雍浸矣漢懷德故城在今陝西同州府朝邑縣西南三十里漢歸
 德故城在今慶陽府合水縣東北百里洛水又過耀州合漆水至朝邑縣入河舊至華陰縣入渭
 之白於山經中部縣東沮水來入亦稱沮水又過耀州合漆水至朝邑縣入河舊至華陰縣入渭
 東至渭口入河自明時改流不南入渭今洛口南去渭口三十里豫州維水字亦作洛與此異詳
 前疏鄭司農云豈或為研蒲或為浦者豈蒲葦即研水芴地研豈音亦相近徐養原云水經注研
 水決為荻蒲葦爾雅曰水決之澤為研研之為名實兼斯義
 浦者滌之省文也說文艸部數字注作豈圃圃與蒲古字通

耳李賢所說不若淮南注之是也漢無慮廢縣在今寧州府廣甯縣無間山在縣西
 里云溪養在長廣者漢地理志云琅邪郡長廣縣養澤在西秦地圖曰劇清地幽州敷風俗通義
 山澤篇云九嶷幽州曰奚養在長廣縣東秦漢長廣故城及養澤並在今山東登州府萊陽縣
 東五十里云舊出萊蕪者漢地理志云泰山郡萊蕪原山出水所出東至博昌入遼幽州府萊陽縣
 即舊之或體禹貢又作濰在青州濰川縣東南六十里原山在縣南九十里濰水出其陰至樂安縣入
 萊蕪故城在今山東濟南府濰州濰川縣東南六十里原山在縣南九十里濰水出其陰至樂安縣入
 清水泊由泊東北入海云時出般陽者漢地理志云平乘郡博昌縣時水東北至鎮定入馬車瀆幽
 州濰水經濰水篇注云時水出齊城西北二十五里平地出泉即如水也亦謂之源水至石洋
 水所出因時水運博昌城北故博昌縣下云時水東北至鎮定入馬車瀆惟水經注云出齊城西北
 二十五里後鄭云時出般陽在地理志屬濟南郡在郡國志屬齊國水經注云出齊城西北
 志齊郡臨淄入海者也漢志如時兩見故如水出臨淄而時水不著所出齊城西北至石洋
 津至梁鄒入海者也漢志如時兩見故如水出臨淄而時水不著所出齊城西北至石洋
 出齊城其實班與鄭不異也漢般陽故城在今濟南府濰州濰川縣西齊城在今青州府濰縣北
 水今名烏河出臨淄縣西南恩公山至高苑縣東境入小清河云四擾馬牛羊豕者并州宜五擾
 注云馬牛羊豕犬豕五擾之中犬為小牲故去之周書孔注亦從鄭義云三種黍稷稻也云杜子春讀經為奚者
 同賈疏云西與冀州相接冀州宜黍稷幽州見宜稻故知三種黍稷稻也云杜子春讀經為奚者
 風俗通義並作奚與杜讀同 河內曰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其澤數曰楊紆其川漳其浸

汾潞其利松柏其民五男三女其畜宜牛羊其穀宜黍稷

疏 河內曰冀州者沿禹貢制也說文北部云冀北方州也釋名釋州國云冀州取地以為名也
 其地有險有易帝王所都亂則冀治弱則冀強荒則冀豐也爾雅釋文引李巡云兩河開其

氣清厥性相近故曰冀或近也爾雅釋地云南河開曰冀州郭注云自東河至西河呂氏春秋有
 始覽云兩河之間為冀州晉也高注云東至清河西至西河爾雅釋文引韋昭漢書注云東西南
 是也史記正義曰河內又引馬融云在河東河北故河內之東南河內之北案馬說蓋即周官傳文其說
 至華陰東至衛州東北入海曲饒冀州故言河內案周冀州方域東距東河與西河西北據汾水南
 豫界西距西河與東河界北入海曲饒冀州故言河內案周冀州方域東距東河與西河西北據汾水南
 與并州西面有河失之孟西子梁惠王篇云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史記則無河
 昭謂四州有河失之孟西子梁惠王篇云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史記則無河
 子無急上魏王書云郡此並以近者河內河外大縣數十漢地理志云魏地其界自高陵以東盡河
 東河內及漢之河內郡此並以近者河內河外大縣數十漢地理志云魏地其界自高陵以東盡河
 小異云其澤數曰楊紆者楊周委也云其浸汾潞者潞周書作露亦聲同字通云其五男三女者
 唯一水者清漳潞二原同委也云其浸汾潞者潞周書作露亦聲同字通云其五男三女者
 三女周書作二女注云東山在魏州注者爾雅釋地云順帝改曰永安是鄭時已為永安此注據地理志
 云河東郡潞縣霍大山在東冀州注者爾雅釋地云順帝改曰永安是鄭時已為永安此注據地理志
 故仍其故名霍山虞夏時以為中嶽禹貢謂之大岳賈疏及詩唐諸孔疏引禹貢注云大岳在
 河東故潞縣東名霍大山是也案漢魏縣即今山西霍州治霍山在州東南三十里注云大岳在
 未開者爾雅釋地十藪云秦有楊陸雅釋文云陸本或作紆南子陸形訓云秦之楊紆高注云
 秋有始覽云秦之陽華高注云陽華在鳳翔或曰在華陰西淮南子陸形訓云秦之楊紆高注云
 楊紆蓋在馮翊池陽一名具關又格統謂在扶風縣則直以於陽紆之矣案山海經中山經陽
 惠士奇云高誘所云皆臆說也郭景純謂在扶風縣則直以於陽紆之矣案山海經中山經陽
 其地在弘農上維河在東北洛注於洛門水出焉而東北流注於河結紆之水出於其陰鄆道元謂
 紆之山三千有四百紆之山河伯無夷之所都居是惟河宗氏自崇周漚水以西至於河宗之邦陽

篇云沽河從塞外來南過海陽孤奴縣北西南與濰餘水合為濰河也濰水又南逕濰縣為濰河魏土
故城東俗謂之西濰水也沽水又南左會鮑邱水世所謂東濰也濰水又南逕濰縣為濰河魏土
地記云城西三十里有濰河是也又鮑邱水篇云鮑邱水入濰通得濰河之稱矣案杜氏所說密雲縣之濰
西又南至濰縣北入海注云鮑邱水入濰通得濰河之稱矣案杜氏所說密雲縣之濰
水者水經之鮑邱水鄭注所謂東濰水也即今之白河其水不見於漢志水經所謂沽河與濰餘
水合為濰河者即今直隸之沙河漢志漁陽郡漁陽之沽水亦不云即濰水其所經濰縣濰河漢郡
國志屬漁陽郡前志字作路與上黨濰縣異按之地望 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恒山其澤
已在濰易之東北當隸并境冀浸之濰必非此諸水也

藪曰昭餘祁其川庫池嘯夷其浸涑易其利布帛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五擾其穀

宜五種 恒山在上曲陽昭餘祁在祁康池出曲城嘯夷祁夷其出平舒涑出廣昌易出故安五

耳此州界揚州豫雍雍與禹貢略同青州 疏 正北曰并州者亦沿舜十二州制也禹貢爾雅

則徐州地也幽并則青冀之北也無徐梁 疏 呂氏春秋並無爾雅釋文引春秋元命苞云并

稱而言併也陽合交併其氣勇壯抱誠信也又引太康地記云并州不以衛水為號又不以恒山為

河與雍界北接北狄注云恒山在上曲陽者漢地理志云常山郡上曲陽恒山北谷在西北并州山

方有常也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篇云恒山為北嶽巡狩篇云北方為恒恒者常也禹物伏藏於北

在今直隸定州曲陽縣西四里恒山在縣西北百四十里互保定府以西及山西大同府東境云

昭餘祁在祁者爾雅釋地十藪云燕有昭餘祁郭注云今太原郡縣北九澤是也爾雅釋文引蘇

本祁作底音近假借字漢地理志云太原郡九澤在九澤是為昭餘祁并州藪風俗通義山澤篇

云九澤并州曰昭餘祁在祁縣北呂氏春秋有始覽說九藪云燕之大昭淮南子雲形訓又云燕

之昭余不云祁者省文也水經汾水篇云汾水又南過大陵縣東鄭注云汾水於縣左逕為昭

地理志曰九澤又名之曰滹洩之澤俗謂之郿城洩又云太谷水西接郿澤是為祁藪也即爾雅

所謂昭余祁藪矣秦漢郿縣故城在今山西太原府祁縣東七里有昭餘祁藪其水久涸蓋祁藪故蹟本延跨今

星與平遙縣接界又今山西太原府祁縣東七里有昭餘祁藪其水久涸蓋祁藪故蹟本延跨今

郿縣境後乃獨瀦為郿泊耳至嘯夷與昭餘祁迴異鄭注并為一與濰水篇注自相違伐誤也云

別河首受庫池河東至平舒入海案庫池禮器作惡池注云惡當為呼聲之誤也呼池嘯夷并州

川是也墨子兼愛上篇又作嘯池字並通漢函城故城在今山西代州繁峙縣東百里滹沱河出

縣東北百二十里秦戲山入直隸界至獻縣南分為二派復合至天津府靜海縣入海云嘯夷祁

夷與出平舒者漢地理志云代郡平舒縣夷水北至桑乾入治又靈巨濰河東至文安入大河并

州川說文水部云濰水起代郡靈巨東入河濰水即嘯夷水并州川也案代郡舊作北地今從段

校改水經濰水注云那夷水出平舒縣之故城南濰中注于濰水不云即嘯夷水又濰水篇云濰水

出代郡靈巨縣高是山至博陵縣入易鄭注云嘯夷非祁夷曰與者疑而未定之辭也案漢志代郡
是之山濰水出焉東流注于河者也李惇云嘯夷非祁夷曰與者疑而未定之辭也案漢志代郡
靈巨縣注云濰河并州川水經注曰濰水即嘯夷之水蓋嘯夷音相近而二名嘯夷即濰河也并
涓戴震林喬蔭莊有可說並同祁夷水即今山西大同府靈巨縣北靈巨故城在縣東十里祁夷水在縣
北濰水今名唐河出山西源州南翠屏山至直隸安州東南入白洋淀云涑出廣昌者漢地理
志云代郡廣昌涑水東南至容城入河并州涑說文水部云涑水起代郡廣昌東入河并州涑案
代郡舊作北地亦據段校改水經巨馬水篇云巨馬河出代郡廣昌涑山至勃海東平舒縣入
海鄭注云涑水也於平舒城北南入於庫池而同歸於海也案漢廣昌故城在今直隸易州廣
昌縣北涑水今名拒馬河出縣北雁古路至東安縣會桑乾河入清河水出故安者漢地理
志云涑水今名拒馬河出縣北雁古路至東安縣會桑乾河入清河水出故安者漢地理

鄆西山至泉州縣入于海矣漢故安縣即今直隸易州治易水在州南三十里源出西山龍華店
 西北會濡水至新城縣會拒馬河俗曰白溝河云五稜馬牛羊犬豕者周書孔注曰因北方宜稻之地
 中難為緩故去之云五種黍稷菽麥稻也者豫州注曰其大者耳者說文曰部云曰魯也謂一州
 少故易之云凡九州及山鎮澤藪言曰者以其非一曰其大者耳者說文曰部云曰魯也謂一州
 之內山澤川浸其數眾多不能備詳故略舉其大者言之云此州界揚州豫州雍州之北其地周
 者賈疏云略同者不失本處雖得備詳故略舉其大者言之云此州界揚州豫州雍州之北其地周
 之青州并州故知也詒讓案周九州方域與禹貢同異經記史志並無明文以其山川澤藪約略
 有幽州并州故知也詒讓案周九州方域與禹貢同異經記史志並無明文以其山川澤藪約略
 攷之揚州東南界蓋與彼同而北則禹貢距淮周淮入於海並與彼異豫州南北與彼略同東則孟諸入青
 界亦當同而西則梁境又北漢東地對入於海並與彼異豫州南北與彼略同東則孟諸入青
 西北並略同而南則梁境又北漢東地對入於海並與彼異豫州南北與彼略同東則孟諸入青
 華離細別則無由校覈矣云青州則徐州地也者禹貢云海岱及淮惟徐州又曰淮沂其又曰浮于淮泗是
 至岱南及淮周不立徐州而以其地為青州其方域亦東至海而南則逾淮而與揚州北雖不待
 而距岱與齊界與禹貢徐州境略同也胡渭云周青州疆域與禹貢大異鄭云徐州地蓋以其山
 鎮曰沂山其川淮泗其浸沂沭知禹貢徐州地蓋以其山鎮曰岱山其澤藪曰望諸知禹貢於豫州曰道
 知徐并於青也賈云周之青州於禹貢徐州岱山大野皆入於兗是青亦不全得徐也鄭亦言其大略
 而己又云賈疏以兗州侵禹貢青徐之地者蓋以其山鎮曰岱山其澤藪曰望諸知禹貢於豫州曰道
 自河東至濟與禹貢同其徐州自濟東至海亦與禹貢同而周則言河不言濟蓋其地越濟而不
 得岱矣岱南為徐北為青徐州曰大野既緒是知侵禹貢青徐之地也兗界跨濟唯周制有然云
 得并則青兗之北也者謂別依舜十二州制析青州之北為幽冀州之北為并於禹貢九州之外
 之地以爲幽并胡渭地理志云周既克殷於二代而損益之改禹徐梁二州合之於雍青分冀州
 之地以爲幽并胡渭地理志云周既克殷於二代而損益之改禹徐梁二州合之於雍青分冀州

則大矣周禮幽州冀州并州與虞制同賈云周之冀州小於禹貢以其北有幽并然不唯小於禹
 貢亦小於周禮也又云周幽州其川河涉其浸晉時皆禹貢青徐之地也兗界跨濟唯周制有然云
 之地在青域者周時皆割入幽云無徐梁者周九州既增幽并故省此二州也漢書地理志顏注
 云東據華山之南西距黑水以周九州疆域攷之禹貢梁州蓋亦分入荆豫二州不徒雍也胡渭
 云東至大別凡在漢水之南者皆為荆州然則禹貢梁州之地荆亦兼之不盡歸於雍自大別以東
 江南之地為揚所侵而大別以西漢東之地亦皆入於豫州荆州之境縮於東北而贏於西南殷
 因於夏所損益可知也周禮荆州衡山雲夢江漢皆禹貢荆州之山水周承殷制亦有雍而無梁
 李巡注附雅言雍兼梁地賈疏言雍兼梁地而皆不及荆殆未察漢南曰荆之義耳蓋殷周
 之荆豫皆以漢水為界梁州漢北之地豫兼之漢南之地荆兼之其歸家以西則雍兼之故二代
 無梁焉又云周雅河西曰雍州疏引李巡云兼得梁州之地周禮疏云周之雍州於禹貢兼梁州
 之地然雍州西北二邊世有戎翟之患則殷周疆場未必能悉如禹貢又禹貢梁州之山水無一
 入職方者故杜氏言梁州當夏殷之間為蠻夷之國雍之併梁亦虛名耳爾雅曰雍州以河
 華山以南不在界中可知其西北亦當虧損殷周之雍實小於禹貢也賈疏云爾雅曰雍州以河
 冀州河南曰豫州濟東曰徐州河西北曰雍州漢南曰荆州江南曰揚州燕曰幽州濟河間曰兗州
 齊曰魯州詩譜曰雍梁荆豫徐揚之民咸被其化數不同者禹貢所云堯舜法爾雅所云似夏法
 詩譜所云似殷法亦與禹貢三代不同是也禹貢所云堯舜法爾雅所云似夏法
 至夏遺為九州故春秋云禹貢三代不同是也禹貢所云堯舜法爾雅所云似夏法
 引鄭注云舜以青州越海而分齊為營州冀州南曰太遠分衛為并州燕以北為幽州新置三州
 并舊為十二州也據鄭書注則周職方幽并二州實沿舜制至爾雅釋地九州賈疏謂似夏法其
 說非也詩周南召南雖無由定其必為殷制要之釋地九州與禹貢不同其非夏法固無疑也說苑
 同爾雅雜采古書雖無由定其必為殷制要之釋地九州與禹貢不同其非夏法固無疑也說苑

辨物籍說九州與澤地同惟云齊曰營州未知何據呂氏春秋有始覽說九州則與此經略同惟無并州而云泗上為徐州魯也則亦分青為徐與夏制同然無梁州則又與彼異疑晚周所分并非復周公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

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

詩云侯服于周乃辨九服之邦國者職方制畿服之官法受之大

畫為九服自采服以內與書內貢五服里數同而服名則異服各有界限故大司馬謂之九畿詳

彼疏云方千里曰王畿者謂建王國也大司馬云國畿大行人云邦畿義並同畿周書作圻字通

孔注云圻界也云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者大行人作蕃畿大行人注亦作蕃服藩正字善同聲

段借字此夷鎮藩三服即大行人所謂蕃國在九州之外者亦即布憲所謂四海是也畿服名制

詳大司馬疏注云服服事天子也者謂九服之內同服事天子故皆以服為名職方孔注云服

言服王事也國語周語韋注云服服其職業也說並略同引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

詩云侯服于周者大雅文王篇文引之者證服事天子之義

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七伯方二百里則一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

以周知天下以此率備知四海九州邦國多少之數也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以方三百里

十九方千里者四十九其一為畿內餘四十八九州各有方千里者六周公變殷湯之制雖小國

地皆方百里是每事言則者設法也設法者以待有功而大其封一州之中以其千里封公則可

四又以其千里封侯則可六又以其千里封伯則可十一又以其千里封子則可二十五又以其

千里封男則可百公侯伯子男亦不是過也州二百一十國以男備其數焉其餘以為附庸四海

之封疆陟之功亦如之雖有大國尊稱子而已鄭司農云此制亦見大司徒職曰諸公之地

方五百里諸侯之地方四百里諸伯之地方三百里諸子之地方二百里諸男之地方百里

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者以下並通計畿外封國之大數與大司徒為官職也李

光坡云此大司馬九法所謂制畿封國以正邦國也賈疏云言凡邦國者畿外要服已內有八州

州別置二百一十國總有千六百八十國故云凡也注云以此率備知四海九州邦國多少之

數也者職方孔注云周徧也廣雅釋言云率計校也天算書凡計校數法並謂之率先約計一州

千里之內地廣狹所容國數以此為率計天下四海九州所容邦國多少之數可以而知故云

所謂獲奠亦即此也此是邦國之常貢於大宰九貢中便視其國地所有之物而貢之與大行人六服朝貢每服異物者不同王將巡守則戒于四方曰各

備卒乃守攷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有大刑乃猶女也守謂國竟王將巡守者周書守

土訓及大行人疏云則戒于四方者以書豫戒之恐有不具也詩小雅出車云畏此簡書毛傳

云簡書戒命也云曰各備卒乃守攷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有大刑者此並簡書之辭周書攷作

考古今字孔注云考成也不敬則犯大刑也賈疏云職方氏既主四方諸侯故至十二年王將巡

守之時先以文書戒于四方曰各備汝當國所守境內待王之務無得失所又當考校汝所擬

供王職事若不敬戒國有大刑謂殺之也案賈疏攷為考校是也孔訓為成未瑋注云乃

猶女也者小宰注同云守謂國竟之內者此釋備卒乃守之守謂諸侯所守國竟之內也云職事

所當共其者謂天子至其國諸侯所當共其者謂天子至其國諸侯所當共其者謂天子至其國諸侯

疏及王之所行先道帥其屬而巡戒令者周書王下有者字術道上說先字帥作率古今字令

作命義同巡戒令謂行視其前所頒之戒令也注云先道先由王所從道居前其前日

所戒之令者賈疏云此謂王將發行之時即在王王殷國亦如之守則六服盡朝謂之殷國其

前巡行前日所施戒令備豫之等如前所施以不王殷國亦如之守則六服盡朝謂之殷國其

戒四方諸侯與巡守同疏王殷國亦如之者周書孔注云巡戒命亦如巡守也注云殷猶眾也者大宰

與巡守同疏王殷國亦如之者周書孔注云巡戒命亦如巡守也注云殷猶眾也者大宰

殷國即大宗伯之殷見曰同也賈疏云王有故不巡守於方岳之下則春東方盡來夏南方盡來

秋西方盡來冬北方盡來王待之亦各於其時在國外為壇行朝覲盟載之法若然則王自在國

外為之而云亦如之者亦如上文戒令四方諸侯者王殷國所在無常或在畿內國城外即為之

或向後外諸侯之國行之故有戒令之事也林喬蔭云掌客職云王巡守殷國則國君膳以牲饋

令百官百姓皆具則是天子適於諸侯賈謂或在畿內國城外即為之或向畿外諸侯之國為之

則非若巡守之有定安得謂王必有所適之國特令其具王及百官從者之性禮一同於巡守哉

然則殷國之與殷同禮必不可混而殷國之與巡守事則略同蓋王巡守四方則各朝於方岳之

下其或有故得巡一方或巡二方三方六服羣辟亦即於天子所至之國朝之是名殷國言其以

眾朝於諸侯之國異於王都故不得稱殷同而亦是天子適於諸侯故掌客所令與巡守等金鶚

之殷國者王不巡守而殷國諸侯畢會於近畿國者侯國也若在境內何謂之殷國大行人掌客

皆連言巡守殷國可知殷國與巡守略相似故職方氏亦有戒令之事其不在畿內城外明甚如

鄭賈說是殷國與殷見何異乎殷見曰見謂諸侯皆來見天子也殷國曰國謂天子出至侯國諸

侯畫朝也豈得混為一邪殷國與巡守同年其與巡守異者蓋王有故不能遠巡故止於近於王

畿之地巡行大約在侯甸二服中而令四方諸侯畢來朝也天子出在侯國有似於時巡之會四

方諸侯來朝又有似於殷見之同是合二事而為一矣案林金二說是也殷國者謂王出在侯國

而行諸侯見之禮也蓋常禮王巡守徧四方則朝當方諸侯於方岳若不徧巡守則不能徧有方岳

之朝故或合諸侯於國城外謂之殷同或合諸侯於近畿之侯國抑或巡守未訖在道適事故

不能終行亦即於所至之國徵諸侯而行朝會之禮皆謂之殷國殷國與殷同雖並在十二年王

不徧巡守時行之然一在畿外一在王都事迥不同鄭此注及大行人注並合二者為一甚誤賈

疏覺其難通乃謂殷國或在畿內國城外即為之或向畿外諸侯之國行之以幹旋其說不知殷

同在國城外殷國無在國城外之事至東都與西都通畿封則周書王會篇所載成周之會及詩

小雅車攻終所云宣王會諸侯於東都亦並為殷同非所謂殷國也又殷同當如鄭大宗伯注說

四方四時分來殷國則王至所期之國諸侯一時畢會不必六服分四時更來儻亦如殷同法則

王終年留滯所至之國以俟六服之朝無是理也賈說並失之云其戒四方諸侯與巡守同者亦

或以脩平乃守等事及王行亦先道巡戒令也

王行亦先道巡戒令也

王行亦先道巡戒令也

王行亦先道巡戒令也

王行亦先道巡戒令也

王行亦先道巡戒令也

王行亦先道巡戒令也

王行亦先道巡戒令也

王行亦先道巡戒令也

王行亦先道巡戒令也

王行亦先道巡戒令也

王行亦先道巡戒令也

王行亦先道巡戒令也

王行亦先道巡戒令也

王行亦先道巡戒令也

疏本亦作奏案廣雅釋詁云湊聚也湊字通說文水部云津水渡也道洛當川渠處津梁阻絕則行旅不通今使相湊會接聚則無不通之患司險云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川林川澤之阻而

遂其道路彼注云山林之阻則開鑿山林之事者文略之通其財利茂遷其疏注云茂遷其有無者賈

案漢書敘傳引尚書懋亦作茂懋茂字通賈說本傳孔傳鄭本尚書此文在泉陶謨注今佚義或

與孔同其數器有輕重不得疏同其數器者大行人亦云十有一歲同度量同數器注云同謂

時通畿內及邦國皆廣法式齊等之與彼為官職也注云權衡不得有輕重者大行人注云數

器銓衡也漢書律歷志云數一十百千萬也所以算數事物順性命之理也度長短者不失毫釐

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權輕重者不失黍粟又說五權云衡權者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均

物平輕重也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於黃鐘之重一兩容千二百黍

衡十二銖兩之為兩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鈞為石案依漢志說則度量權

衡通名影器管子君臣篇云衡石一稱即同權衡也賈疏云鄭知此數器是權衡者下於見度量

故知壹其度量得尺丈釜鍾不疏壹其度量者質人大行人言並作同此家上變文賈疏云此

義然咳五度舉釜鍾以咳五量釜即稟氏之誦考工記攻金之工注亦作鑪此及大行人注並作除

釜者用借字也管子君臣篇云斗斛一量丈尺一絳制戈兵一度即壹度量也並詳內宰疏除

訓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

主通下情與環人主宣上德職掌五相備也志謂志慮與環人誦王志義同謂侯國君臣之志與

猶左隱元年傳以克段為鄭志喪元年傳以討魚石為宋志也誦訓方志即外史四方之志與此

義別注云道猶言也者環人注同釋名釋言語云導陶也陶演己意也云為王說之者上訓注

云道說也國策秦策高注云說言也是道說並訓言故注釋道為言又云為王說之也云四方諸

侯也者謂六服以內諸侯也云上下君臣也者易泰象傳云上下交而其志同誦四方之傳道

也李氏集解引何安云上之與下猶君之與臣君臣相交感乃可以濟養民也誦四方之傳道

傳道世世傳說往古之事也為王誦之若今論聖德竟疏注云傳道世世所傳說往古之事

楚辭天問云遂古之初誰傳道之大戴禮記五帝德篇云宰我曰上世之傳微之說莊子盜跖

篇云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與此義同云為王誦之者韓非子難言篇云時稱詩書道法往

古則見以為誦誦注云誦說舊事案此誦與道義略同與大司樂樂語風誦義異云若今論聖德

堯舜之追矣者謂若宰我問五帝德之類皆古事之可常稱誦者也云故誦誦為傳杜子春云傳

當作傳書亦或為傳者徐養原云傳為正歲則布而訓四方布告以教天下使知世所善惡疏

疏云謂夏之建寅正月則布告訓說教也亦謂四方政事等既為王道誦之又以布告於天下使

案王制本作志淫好辟賈注改之彼注云賈謂物貴賤厚薄也賈則用物貴淫則修物貴民之志淫邪則其所好者不正此明觀新物者兼欲禁民之為淫侈也

形方氏掌制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無有華離之地杜子春云離當為離書亦或為離者掌正五等侯國之封域與封人縣師為官聯也

離絕疏杜子春云離當為離書亦或為離者掌正五等侯國之封域與封人縣師為官聯也

必破字故不從也云云謂華讀為佩而佩者兩頭寬中狹邪者謂一頭寬一頭狹段玉裁云王者地有佩邪離絕

虞模部鄭易華為佩釋佩離為佩邪離絕佩邪謂地偏長則去國遠離絕為若問以他國之地逾

竟而治之皆為邦國之不便華苦哇反音同夸廣韻集韻作英非是惠士奇云廣雅華音而也佩

與華同不正者謂之佩賈疏謂兩頭寬中狹未知所出邪亦作表佩即云字說文云汚表下也從

穴瓜聲然則佩邪猶汚邪歟徑從為直佩邪為曲又云說文玉篇皆無佩字玉篇華部華訓為華

佩邪離絕也變離言離似從子春讀又華字注云外雜之貌讀案段惠說是也鄭讀華為佩者

以其聲類相近劉徽海國算經云佩離者三望即本鄭讀也玉篇廣韻並以華為華者以其形

近誤合為一字似亦本唐以前舊話然鄭讀陸音則皆無此義玉篇廣韻並有華字苦蛙切不正是

廣韻十三佳載華英二字華即華之譌華英字則又合本華二字為之說文華部華亦讀若菜戴

侖六書故引唐本說文華作華是其證也此皆展轉謬俗不體之字與此經華字絕不相涉大司

徒保章氏有乖字並不作華注佩字亦說文所無依賈疏兩頭寬中狹之說則惠謂佩即寬近是

梓人注釋謂為頃小頃即佩表小猶虧損亦即佩狹之義廣韻九麻釋佩云佩邪離絕之兒亦即

本此注然鄭本以佩邪訓華離絕訓離疏使小國事大國大國比小國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義亦詳大司馬疏疏使小國事大國大國比小國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諸侯者證比有親義亦詳大司馬疏

山師掌山林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于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山林之名與物

陽孤桐矣利其中人用者疏以其致其珍異之物者致物即致邦國之九賁職方氏云制其賁各

害毒物及螫噬之蟲獸疏以其致其珍異之物者致物即致邦國之九賁職方氏云制其賁各

川師掌川澤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于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川澤之名與物

夷蟻珠盤魚疏注云川澤之名與物若泗水浮磬淮夷蠙珠疏注云泗水出蟻珠

與美魚案賈引書注據偽孔傳也史記夏本紀集解及禹貢孔疏引鄭注云蟻珠名淮夷之水出蟻珠

之上夷民獻此蟻珠與美魚也偽傳以淮夷為二水名殊謬云澤之在蒲者左昭二十年傳云澤

之在蒲舟絞守之亦是川澤之物故并引以為證

是此官掌三陵墳衍原隰與上山師掌山川師掌川澤合之即大司徒十等土地詳彼疏注云地名謂東原大陸之屬者禹貢徐州云東原原底平冀州云大陸既作史記夏本紀集解引鄭書注云東原大陸澤在鉅鹿郡

物之可以封邑者物之謂相其土地疏石鄭鑿莊有可並以名物

連讀王引之云山師川師皆云辨其物地官大司徒亦云辨其山川澤巨陵之字皆蒙巨陵墳衍之字當上屬為句俞樾云鄭君於名字斷句非也之名物之可以封邑者兩字皆蒙巨陵墳

衍之字當上屬為句俞樾云鄭君於名字斷句非也之名物之可以封邑者兩字皆蒙巨陵墳

則於文累矣故總言辨其巨陵墳衍之字當上屬為句俞樾云鄭君於名字斷句非也之名物之可以封邑者兩字皆蒙巨陵墳

是也封邑謂立邑而為之豈界封即大司徒溝封之封彼注云封起土界也封人云造都邑之封

二年傳物土方杜注云物相也鄭以物之屬讀故訓為相

土之事實非經義凡民所聚居大小通曰邑詳里宰疏

匡人掌達灋則匡邦國而觀其慝使無敢反側以聽王命法則八法八則也邦國之官府

側猶背違法度也書云疏與彼為官聯也注云法則八法八則也邦國之官府

無反無側王道正直疏與彼為官聯也注云法則八法八則也邦國之官府

者此亦注用今字作法也賈疏云案大宰云八法治官府八則治都鄙謂王朝官府及畿內都鄙

今云以法則匡正邦國而觀其慝即據諸侯下都鄙外內雖殊八法八則治官府都鄙即同故治

官府都鄙亦用焉云愚姦偽之惡也者胥師注云慝惡也又壞人注云慝陰姦也是陰匿姦偽之

惡謂之慝也莊子漁父篇云稱譽詐偽以敗惡人謂之慝云反側猶背違法度也者毛詩大雅何

人斯傳云反側不正直也管子七臣篇尹注云背理為反說文人部云側旁也厂部云仄側傾也

側即仄之借字背違法度即不遵八法八則也引書曰無反無側王道正直者洪範皇極章文也

記宋世家集解引馬融疏云反反道也側傾側也

擇人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以巡天下之邦國而語之道猶言也以王之志與政疏誦

氏注道國之政事者此官與掌交並主宣布王之德意相與為官聯也注云道猶言也者訓方

知王之好惡辨行之是也戰國策齊策云孟嘗君燕坐田贅曰車軼之所能至請掩足下之短誦

足下之長此誦王志與彼義同詩大雅縣云予曰有奔走毛傳云喻德宣譽曰奔走蓋近此誦

之職矣賈疏云誦志者在心為志欲得使天下順從若擯取王之使萬民和說而正王面疏

使民之心曉疏使萬民和說而正王面疏使萬民和說而正王面疏

而正鄉王疏使萬民和說而正王面疏使萬民和說而正王面疏

部云何鄉也少儀曰尊壺者備其鼻此面即備之段字今少儀何亦作面孟子梁惠上篇趙注云

面者向也廣雅釋詁云面嚮也鄉向嚮字並通正王面猶司儀云正主面也云使民之心曉而正

鄉王者此萬民即邦國之民也擇人巡行誦道萬民皆聞之故得心曉而正鄉王易革上六象傳

云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即使萬民正王面之義賈疏請向諸侯說之使諸侯化民而民向王失

都司馬掌都之士庶子及其眾庶車馬兵甲之戒令庶子卿大夫士之子疏掌都之士

眾庶車馬兵甲之戒令者賈疏云此王都司馬故序官注都王子庶子所封及三公采地也司馬主

其軍賦若王家有軍事徵兵於采地都鄙則都司馬以書致於士庶子有此眾庶車馬兵甲之戒

令士庶子受而依行之貴族子弟從軍者眾庶即丘甸所出土徒則平民也若然士庶子及眾庶皆

官疏士庶子即都之貴族子弟從軍者眾庶即丘甸所出土徒則平民也若然士庶子及眾庶皆

司馬注義同謂凡卿大夫士之子通為庶子與宮伯注分士為適子庶子為支庶異今案卿大夫之子已命者為士未命而在官者為庶子都家貴族之子弟亦然皆無適庶之分詳宮伯疏云車馬兵甲備軍發卒者車馬兵甲皆戎事所用故知備軍發卒以國濬掌其政學

疏 以國濬掌其政學者釋文政作正云本亦作政案政正字通國法即國大小司馬諸官之官法此官受之以治都中士庶子眾庶之政學也王引之云政當讀政事之政小司徒凡用眾庶則掌其政教卿大夫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政學即政教也宋人詔云王讀是也春官有都宗人掌禮者也秋官有都士家士掌刑者也則更官之都家司馬掌兵者也以國法掌其政學者即大司馬四仲治兵之法案此政當從王朱讀王謂政學猶言政教尤塙蓋自施教者言之謂之學其義通也諸子掌國中士庶子云掌其戒令與其教治此都司馬亦掌都士庶子眾庶之政學猶彼之教治也彼又云若有兵甲之事則授之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此以國濬掌其政學蓋以大司馬之軍法掌其政以授之車甲保氏之教濬掌其學也小司馬軍司馬諸官亦必有掌六軍教學之法今職佚無可攷耳注云政謂賦稅也者亦讀政為征也小宰注云征謂賦也凡其字或作政或作正或作征以多言之宜從征又大司徒注云政稅也賈疏云正謂軍之賦稅無田稅泉稅之等案此政當讀如字王引之云征稅與學道並舉殊為不倫朱大詔云此官專掌守禦不掌賦稅案王朱說是也云學脩德學道者諸子云國子存遊泮使之脩德學道鄭據彼為說古者道藝之教通於士民以聽國司馬

疏 以聽國司馬者受行其所徵為也若宮正掌宮眾亦云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是其比也

疏 以聽國司馬者受行其所徵為也凡歲事之戒令皆聽之注云聽之受而行之也此義與彼同所徵為謂征役法令之屬都司馬皆受國司馬之命而行之云國司馬大司馬之屬皆是者此國謂王國對都為采地言之與職喪國有司義同賈疏云經國司馬不云大則小司馬軍司馬與司馬皆得稟其戒令

家司

馬亦如之

大夫家臣為司馬者春秋疏家司馬亦如之者此敘官文誤移於此其家司馬也臣為司馬者賈疏云按字官云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鄭云家卿大夫采地正卿也公司馬國司馬也卿大夫之采地王不特置司馬各自使其家臣為司馬主其地之軍賦往聽文於王之司馬其以王命來有事則曰國司馬若然是卿之小都大夫采地皆家自置司馬之明秋傳者賈疏云左氏昭二十五年叔孫氏之司馬謖反言其眾曰若之何莫對又曰我家臣也取知國彼是諸侯卿家自置司馬此王之卿大夫之家亦自置引諸侯家法者自置是同故得引義也

溫州府 四 卷